

《千字文解音》(Thiên Tự Văn Giải Âm)：今存印本四种，无序文，编者不详。其中二本为成泰庚寅年（1890）印本；一本为维新三年（1909）印本，用越南文注音；另有一本为观文堂成泰庚寅年（1890）印本。此书为《千字文》的喃译本，收录1015个汉字字头，每个汉字字头右边用喃字注解。

《字典节录》(Tự Điển Tiết Lục):《字典节录》是一部汉字字典,收录汉字7094个,有释义。分壹、贰两册,共160页。范公搆(字廷宜)编撰于嗣德五年(1852),卷首附序文一篇,未列凡例。其内容为先列被释字,下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注音,后释义,不举例证,无义项出处。《字典节录》卷尾附有“二联字”、“三联字”、“四联字”、“二字相似”。

《难字解音》(Nan Tữ Giải Âm): 今存抄本一种, 是一部汉文难字字典。这部字典收录汉字字头1066个, 下面用双行小字注解, 内容有喃字注音、喃字释义、汉文注音及汉文释义, 一些汉字字头右边有汉字小字, 为使用常用汉字给字头注音。关于此书的编撰者、年代等问题均不详。

(四) 双语辞书之属

《日用常谈》(Nhật Dụng Thường Đàm)：范廷琥(1768—1839)撰于明命八年(1827)。此书为汉越双语、汉喃双文的词典，有小引及目录，共收2480词目，按32门类排列。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锦文斋嗣德十年(1857)和有文堂嗣德三十四年(1881)刻本各一种。《日用常谈》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较为流行的工具书式教科书，代表了越南中世纪二元文化、双语言、双文字教程类型。

《南方名物备考》(Nam Phương Danh Vật Bị Khảo): 邓春榜 (1828-1910) 编撰。今存印本二种, 版式不同。此书为汉喃双语辞典, 题善亭邓文甫撰并序于成泰辛丑年 (1901), 含引文、目录各一篇。正文按类分成天文、地理、时节、身体、疾病、人事、人伦、人品、官职、饮食、服用、居处、宫室、船车、物用、礼乐、兵、刑、户、工、农桑、渔猎、美艺、五谷、菜果、草木、禽兽、昆虫等, 保存有大量的汉越通用词汇。

《指南备类》(Chỉ Nam Bì Loại)：今存抄本一种。依序文可知此抄本乃据重印本抄录，故有再版序。此书有简明注解供读者使用。此书为汉喃双语辞典，分天文、地理、草木、禽兽、农耕等目。

三

1.越南古辞书的渊源研究,尤其是与明清的《字汇》《康熙字典》等中国传统字书的关系。越南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最受汉字文化影响的国家,却尚未发现具有独创性质的大型字典。诸如《字典节录》《村居便览》《难字解音》《嗣德圣制字学解义歌》等文献均具有“字典”的性质,内容却是摘抄《字汇》《正字通》和《康熙字典》,或是摘录中国古典文献而成。越南为什么没有原创性的大型字书?这些摘抄类字典摘抄的标准为何?摘抄的基础上有没有创新?这些文献中是否保存了中国已经失传的文献,是否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这些问题与越南地区的语言文字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3.越南音韵类文献研究。越南音韵类文献众多,除《翻切字韵法》《诗韵辑要》《钦定辑韵摘要》

4.越南训诂类辞书以及“音义”研究。除《三千字历代文注》《道教源流》《万法指南》《诸经日诵集要》《大方便佛报恩经注义》外,还有《新编传奇漫录》《征妇吟》等诗文集类作品中也保存了大量训诂材料。越南训诂类文献材料主要引自中国古典文献,引用之丰富超乎想象。通过整理这些文献,首先可以了解中国文献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两国间的书籍交流情况等。有的文献在国内已经失传或尚未被学界所知晓,对于文献研究有重要意义。“训诂”类辞书以训释词语为主,通过中越词汇的对比,发现哪些词是越南所特有的,这些词又是如何产生的。在此基础上,探讨研究越南的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与特点。“音义”类文献主要以“佛经”音义为主,多是中国书籍的重抄重印本或多种文献的汇集。首先,它保存了大量的训诂材料,可以为训诂研究与语言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从佛教文献的角度,可以研究中越两国佛教之间的源流关系,探讨中越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

6.越南的双语辞书类文献研究。越南双语辞书类文献丰富,真实地记录汉语词汇在越南的样貌以及越南对汉字词汇的创造。一方面通过考察越南语对汉语的选择和接受,研究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重新审视汉语汉字的特点。一方面通过越南语对汉字、词汇的影响,可以研究越南语、喃字的特点。从汉语辞书发展史来说,越南双语辞书是汉语辞书发展史的域外延伸与变异,也是研究越南辞书发展史的重要材料。此外,此类辞书类目的设置、词目的分合都侧面反映了中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对于研究越南汉字传播发展史、越南汉字文化生态学、越南汉语词汇、比较文字学、语言接触,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何华珍、李宇、王泉 / 越南汉喃小学类文献整理研究导论 ● 183

跨境視域下的“漢字學”命題

一以漢字“木部”為例

海村佳惟（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海村惟一（日本/福岡國際大學）

[目次]

-
- 一. 緒言
 - 二. 漢字“杌”的“原典性”認知
 - 三. 漢字“杌”的“他者性”認知
 - （一）日本的“杌”字“他者性”認知
 - （二）韓國的“杌”字“他者性”認知
 - 四. 漢字“木部”的“自我性”認知
 - （一）日本的“木部”的“自我性”認知
 - （二）韓國的“木部”的“自我性”認知
 - 五. 結語
 - 〈參考文獻〉
-

概要

【要旨】在編纂《日藏唐代漢字鈔本字形表》時，我們感到最煩惱的是關於日本的“國字”的問題，因為“國字”的字音只有訓讀而沒有音讀，就此牽涉到中國和韓國如何認知“國字”的問題。由此，跨境視域下的“漢字學”命題便嚴肅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也對此進行了認真的調研和思考，最終解決“漢字文化圈”的學術定義問題。先以現代漢字文化圈中日韓三國的字典和辭典，即中國的字書為《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1998）、《現代漢語詞典》（第七版，2017）等；韓國的字書為《大漢韓辭典》（1957）、《漢字辭典》（修訂本，1999）等；日本的字書為《國字字典》（1990）《新漢語林》（2005）《新字源》（2010）等為調研對象，以“木部”為例，考察和調研其對漢字的“原典性”、“他者性”認知的現狀，主要是“自我性”認知的現狀。更為重要的是從跨境視域來分析這三者的現狀，思考“漢字學”命題，為日後科學定義“漢字文化圈”



作堅實的鋪墊準備。此文合適本次學術會議的主題“第四次產業革命時代人文學的卓越性—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的新模式探索”，將為建構漢字文化圈漢字大數據創建理論體系。

【關鍵詞】漢字學 (Hanzi Morphology)；國字；日字；中字

【作者簡介】海村佳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博士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东亚汉字学及其应用，日本汉学。（上海 200062）
海村惟一，福岡国际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汉字学。

漢字在越南的發展歷史及其特點與現今狀況

丁克順

越南翰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

一. 在越南的漢字歷史概括

漢字是由中國西漢末期(公元前) 開始傳入越南的, 並且逐步擴大影響。特別是於趙佗¹⁾的「南越國」時期, 漢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約開始。在中國直接統治的時期, 大約從東漢(公元后)至10世紀前, 也一直延用漢字為書寫系統。即使在10世紀越南獨立後, 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廣「儒學」與建立「科舉制度」, 使得漢字的正統地位, 開始有系統和大規模的傳入越南。到了越南陳朝13世紀以後, 漢字已經成為越南政府以及民間的主要文字, 此時大量的漢字著作開始出現, 最著名的就是黎朝15世紀編撰的《大越史記全書》一套國史。漢字在越南也叫做「儒字」, 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字。同時, 上層社會把漢語文字視為高貴的語言文字。朝廷的諭旨、公文、科舉考試, 以至經營貿易的賬單、貨單都用漢字書寫, 小孩讀書也像當時中國一樣先從「三字經」開始, 接著讀「四書」、「五經」, 學習寫作古漢語文章詩詞。因此, 當時越南的文學作品也是以漢文、漢詩的形式記錄留存。一般來說, 漢字用於行政、教育(科舉)、學術著述、和古典文學之創作。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以漢字寫成的文章基本上並不按照越南語的文法規則書寫, 也不採用越南語的辭彙, 而是純粹的用古漢語的文法寫成。故此, 這些漢字著作是漢文著作, 而與當時的越南語口語有很大差異。

所以, 在漢字逐漸傳播開後, 一些越南人開始嘗試以漢字作為基礎, 以創造新的文字來紀錄越南本民族語言。這些字就是喃字。大約在11世紀的時候喃字開始出現, 陳代13世紀的時候, 越南文人開始用喃字進行文學創作。此間最著名的文學作品莫過於阮攸 19世紀寫成的《金雲翹傳》。越南上層社會由於有很濃厚的「尊漢」思想, 一直很排斥這種文字, 國家教育機關也沒有將它作為正式文字看待, 也沒有對它進行整理規範的工作。儘管此間的胡朝(1400-1407年)或者是西山阮朝富春朝廷(1788-1802年)政權之統治者曾經重視喃字, 並且將其提升到國家文書用字的地位。

儘管有喃字, 但漢字在越南任然得到重視一直1945年八月革命之前。

實際上, 漢文(文言文)也是古代東亞諸國的共通文書系統, 在中國、韓國、日本也同樣被使用。然而, 它完全由漢字組成, 與越南本民族的越南語差異較大, 在書面上與越南人的口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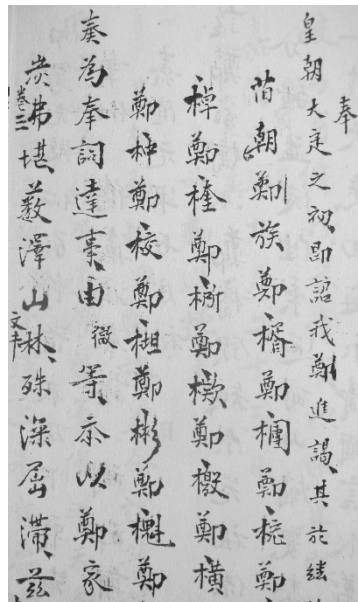
¹⁾ 趙佗(前 240 年代—前 137 年), 嬴姓, 趙氏, 名佗。秦朝南海龍川令, 南越國創建者, 是南越國第一代王和皇帝, 在位至前 137 年, 號稱「南越武王」或「南越武帝」。

上難以達到統一。

二. 在越南的漢字特點

越南的漢字由中國傳入，使用方式也基本與中國相同，但越南人也在一些特殊的場合創造了新的字以便使用，主要是增加部首。

十六世紀，因莫氏家族的姓氏有草頭，在後世的政局變亂之中，莫氏改姓莫為蔡、范、蕃、(++了) Lèu，但均保持了草頭(++)。也有家族使用其他的部首，如黎氏用「玉」部首。十七、十八世紀執政的鄭氏，人名均採用「木」字部首，太祖鄭根，之後是鄭松，鄭柏，鄭森。除了有木部的一些漢字，其它都加入木部，如鄭家世譜里面的胥，團，青，奎，所，款，魁等名字。



鄭家世譜

鄭家在17-18世紀是越南君主貴族，及其名字都加入木部是以為比平民鄭族的區別。

為了幫助學習漢字，越南人很重視拆字詩的形式，同時也提升了人民學習記憶漢字的興趣。拆字詩通常要體現詩韻和詩體，並使用特殊的字進行表現。拆字形式如解釋每個漢字所構成的部分如：旁邊站著兩個太陽，黑暗永遠(暗字)，或女子戴帽等誰(安字)，太陽斜下佛寺(時字)，女兒有子(好字)，西國有人名曰佛，東門無草不成蘭(亻西國：佛字)等。其中最代表的是德字以詩歌而解釋(行，十，四，一，心)。這樣，漢字拆字包括形體和意義等方面。其中，大部分都是常用的漢字。越南胡志明領袖的《獄中日記》的《拆字》一首漢文詩，有一個句子：囚人出去或為國。意思這樣：囚字，如果把裡面的人字出去并把或字填下來就成國字。

這是最基本的使用字形的拆字，運用漢字的各個部分。漢字正是運用多種字形方式靈活創

有關漢字的讀音，在越南出現漢越音，是漢字在越南的音讀。漢語和越南語的接觸從先秦就開始，漢唐以來更為頻繁。這一大批漢語字，詞的讀音是多次借入越南語里的。在越南的漢越音根據翻切方法來讀，如牝(Tan)婢忍切，忍音；惠(Hue)胡桂切，協音惠等。

在原漢字文化圈國家中，日本、韓國跟越南在引入漢語詞彙的時候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漢字的古漢語發音，但是只有越南文引入漢音的時候，連聲調都一併保留。雖然越南文將古漢語的貳入聲調歸入了貳去聲調（銳聲與重聲）中，卻還是完整重現「平上去入分陰陽」的八個聲調，因為入聲字帶有p, t, c/ch韻尾，非常容易同去聲字分別開來。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詩歌格律的任務是營造出詩歌作品的和諧節奏，所以詩歌格律成為每部文學作品的藝術信號。漢越讀音能保存中國唐詩的音調和節奏是壹個極為珍貴的價值。

然而，當漢字涉及到越語時它們的讀法已經被越南本地化以適合越南語語音系統了。這種讀法大約在10世紀完成，並穩定地使用到現在。這種讀音類似國語，一字一字都可以和中文直接對應。雖然第一次聽到越南人說漢越字，但只聽讀音你還是能猜猜是什麼意思。知道如何正確地使用漢越字會幫當時越南人的表達法更加清晰，簡潔。對越南當代的越語，漢字音還得到保留並具有巨大的作用。

三. 漢字所用的現狀

經過長時間以漢字與喃字為載體，越南前輩們遺留下來漢喃文獻和文化的遺產，包括大量的漢喃書籍、碑記、鐘銘、鄉約、家譜等，而其中最多的且最重要的部份，現在都存藏於越南漢喃研究院圖書館。漢喃研究院藏有的手稿之歷史是從14世紀至1945年的。其中古籍二萬多件，絕大多數由喃字（包括京、儂、瑤等族的喃字）和繁體漢字寫就。此外有五萬件石碑、銅鐘、磬、木牌等銘文拓片，一萬五千件木刻版，歷史可追溯到4世紀至20世紀。約有50%的收藏是越南本國的文學和歷史作品，剩下的則與地理、儒學，佛教、碑文等學科有關。

現今絕大部分越南人不能了解此古籍。但是漢字對越南文化及其語言仍然具有大影響。

目前在大眾傳媒中，越南語（其中大部分越南語詞匯都是被稱為「漢越詞」的越南語漢源詞匯，其後為該詞對應的漢字）被濫用得很厲害。這種深根固蒂的陋習很難改，如：「yeudiem」（需要注意的是，某些漢越詞的漢字與中文詞匯相同，但意旨卻有差異）」被誤作「diemyeu」（弱點）、「cuucanh（hv. 究竟）」被誤作「cuugiup」（救助），甚至有一些文人也會把「khiemnha（欠雅）」這個詞寫成「trangnha（莊雅）」。

成千上萬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卻只有淺薄的詞匯知識，甚至不知曉與學校相關的最基礎的詞匯，如：hoc phong（學風）、mon phong（門風）、dong song（同窗）、dong mon（同門）等。

如果學生可以養成學習漢字及使用漢越與越文詞典的良好習慣，上述的現象是肯定不會存在的。如果說60年前胡志明主席提倡維護越南語純粹性是因為擔心漢越詞的泛濫使用，如：把「sanbay」（飛機場）說成「phitruong（飛場）」、把「nui lua」（火山）說成「hoa diem son（火焰山）」、把「ta nga」（潛水艇）說成「tiem thuy dinh（潛水艇）」，可是，在目前的教育狀況下，人們甚至連「diem（艷）」字意味着「明亮、如火焰般耀眼」、「tiem thuy（潛水）」是「在水面下的活動」的意思都不知道。如今人們還喜歡再用古老的漢越音如侵食（xamthuc）如「海邊被侵食」這句子等，盡管現代越語已有另外純越的越詞。

在京都昇龍里面本有地名「龍墀」，皇帝設朝的地點，但已把龍墀寫成「龍池」，由于有longtri同音。雒(Lac)越古越國的名稱被寫成樂(Lac)越，或徵王的京都稱峰(phong)州被寫成風(phong)州；地輿(du)志寫成地余(du)志，聖躬(cung)萬歲成聖窮(cung)萬歲等。由于不知道漢字，因此已把同音異義的漢越詞弄錯了。

由此可見，在現時的狀況下，最近我們積極地鼓勵有關學漢字的題案。首先為了維持越南語的純粹性的办法就是學習漢字。并且讓人們的精神素養通過漢字所承載的傳統文化得以塑造。

“古今字”的用字變化及原因

李運富（北京師範大學/鄭州大學）

一 什麼是“古今字”

“古今字”是古代學術史上出現的一個概念，最早見於漢代訓詁注釋材料中。通常使用“古字”“今字”對舉或“古今字”連稱等方式來表述。例如：

（1）《周禮·夏官》：“諸侯之纁旂九就。”鄭玄注引鄭眾：“纁當為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

（2）《禮記·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鄭玄注：“《覲禮》曰：‘伯父實來，餘一人嘉之。’餘予，古今字。”

例（1）的注釋是說在記錄{五彩絲繩}義這個詞項時，古代用“纁”字而漢代用“藻”字，它們“同物同音”。例（2）的注釋說明，在記錄{自称}義的詞項上，時代早的《禮儀》用“余”字，時代晚的《禮記》用“予”字，它們構成“古今字”關係。

古代學者提出“古今字”的目的是為了解讀文獻，通常用大家熟知的“今字”溝通功能相同而比較生僻的“古字”。如：

（3）“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為道，不耐无乱。”形，声音动静也。耐，古书能字也。后世变之，此独存焉。（《礼记注疏》卷十一）

（4）“适足以曳君自损也。”善曰：晋灼曰“曳，古贬字也。”（《文选》卷八李善注）

例（3）注指出“耐”是“能”的古字，二者構成古今字關係，後世文獻中古字“耐”多數都被改成今字“能”，只有《礼记》保留古代的用字習慣，倘若沒有訓釋者的溝通，後代讀者很難理解“耐”字的功用。例（4）的“曳”後代讀者也是很陌生的，李善引晋灼注指出“曳”是“貶”的古字，意思就明白了。

關於“古今字”的訓詁目的和用字實質，清代段玉裁有非常精準的認識。他說：

《經韻樓集·卷四》：“凡鄭言古今字者，非如《說文解字》謂古文籀篆之別，謂古今所用字不同。”

《說文·亼部》“今”字注：“古今人用字不同，謂之古今字。”

《說文·八部》“余”字注：“余、予古今字。凡言古今字者，主謂同音，而古用彼今用此，異字。若《禮經》古文用余一人，《禮記》用予一人。”

《說文·言部》“誼”字注：“凡讀經傳者，不可不知古今字。古今無定時，周為古則漢為今，漢為古則晉宋為今，隨時異用者謂之古今字。”

可見古人所說的“古今字”是個訓詁學概念，屬於異時用字問題。凡是不同時代的文獻記錄同一詞項而使用了不同的字，都可以叫“古今字”。其要點有三：一是“同物同音”，即音義相同，在文獻中記錄同一詞項；二是“文字不同”，使用一組不同的字元來記錄同一語言單位；三是使用時代有先後，先“古”後“今”，但“古今”相對無定時。

二 “古今字”的用字變化現象

“古今字”是不同時代記錄同一詞項而使用的不同字符。那麼這些不同的字符是什麼關係，為什麼它們能夠記錄同一個詞項？這就得分析古今用字不同有哪些現象。

1. 古代用甲字，後代用乙字，甲乙為異體字關係

【蕢一蕢】《說文解字·艸部》：“蕢，大萍也。從艸賓聲。”段玉裁注：“《釋艸》曰：蕢，萍，其大者蕢。毛傳曰：蕢，大萍也。蕢蕢古今字。”在表達{大萍}的詞項上，古代用“蕢”字，後來用“蕢”字，形成古今字。記錄{大萍}義是“蕢”的本字本用。《說文》未收“蕢”字，據《詩經·召南·采蕢》“于以采蕢，南潤之濱”毛傳“蕢，大萍也”，“蕢”也應是{大萍}義的本字。“蕢”和“蕢”屬聲符不同的異體字關係。

【犇一奔】《漢書·禮樂志》：“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顏師古注：“犇，古奔字。”在表{奔跑}詞項時，古代用“犇”字，後來用“奔”字，形成古今字。這組“古今字”是因造字方法不同而形成的異體字。《說文》：“奔，走也。從夭，責省聲。與走同意，俱從夭。”“奔”的本義即{奔跑}，《詩經·小雅·小弁》：“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犇”字不見於《說文》，從三牛會意，構意為群牛奔跑，本義也是{奔跑}，《荀子·大略》：“故古行五十，犇喪百里，贈贈及事，禮之大也。”

2. 古代用借字，後代用本字

古代字少，很多詞語沒有專用字符，只好借用同音近字記錄。後來出於種種原因，某些詞語產生了本字，於是某些詞語的古代用字和後代用字就形成借字與本字的關係。

【或一惑】《說文解字·死部》“殍，戰見血曰傷，亂或為殍，死而復生為殍。從殍次聲。”段玉裁注：“亂或為殍。或、惑古今字。”《心部》“惑”字段注：“亂也。……古多段或為惑。”在{疑惑}的詞項上，“或”是古字，“惑”是今字。“或”的本義是{邦國}，{疑惑}義沒有本字，假借“或”來記錄，後來專門造出从心的“惑”字來記錄“或”的这个假借義，“惑”是{疑惑}義的后造本字。

【牙一芽】《說文解字·竹部》：“管，如簾，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段玉裁注：“物開地牙四字有脫誤，當作物貫地而牙。貫、管同音，牙、芽古今字。古書多云十一月物萌，十二月物牙，正月物見也。”在表達{萌芽}詞項上，古代用“牙”，後代用“芽”，形成古今字。“牙”的本義是{大牙}，假借為{萌芽}義，後來以“牙”為聲符，以“艸”為義符取意草木萌芽，造出“芽”字專門記錄{萌芽}義。所以，“牙”和“芽”是假借字和後造本字的關係。

3. 古代用本字，後代用借字

也有相反的情況，古代使用的是本字，後代反而用借字。

【敷一杜】《央掘魔羅經》：“杜門不出，事業斯廢。”《玄應音義》卷五“杜門”條：“古文敷，同。徒古反。《國語》杜門不出，賈逵曰塞也。塞，閉也。”“杜”在此表{閉塞}義。玄應指出“敷”是“杜”的“古文”。《說文解字》：“敷，閉也。從支，度聲，讀若杜。”敷的本義為{閉塞}。而“杜”字在《說文》中訓“甘棠也，從木，土聲”，本義是植物名{甘棠}，與{閉塞}無關。但由於“杜”和“敷”古音聲韻相同（均為定母魚部），所以“杜”可以假借表示“敷”的本義{閉塞}。段玉裁《說文解字》“敷”字注：“杜門字當作此，杜行而敷廢矣”。可見這組“古今字”是本字和借字的關係。

【霸一魄】《漢書·律曆志》引《尚書·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顏師古注：“霸，古魄字，同。”句中的“霸”表{月初月光}。顏注指出在這個意義上“霸”是古字，“魄”是今字。《說文解字·月部》：“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從月，鞞聲。《周書》曰：哉生霸。”從構形和《尚書》用例看，{月初月光}是“霸”字本義。“魄”在《說文》中訓“陰神也。從鬼，白聲”，本義為{陰神}，《左傳·昭公七年》“人生始化為魄”的“魄”是其本用。而“魄”和“霸”古音相同，所以“魄”可借用為“霸”。因而在{月初月光}義上，今字“魄”是古字“霸”的通假字。

4. 古代用借字，後代用另外的借字

【率一帥】《說文解字·冫部》“旗”字段玉裁注：“樂師注曰：故書帥為率。然則許作率都者故書，鄭作帥都者今書也。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又《率部》“率”字段注：“率，捕鳥畢也。畢者，田網也。所以捕鳥。亦名率。按此篆本義不行。凡衛訓將帥也，達訓先導也，皆不用本字而用率，又或用帥。”

又《辵部》“達”字注：“達，先道也。道，今之導字。達，經典假率字爲之。……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此所謂古今字。”《巾部》“帥”字注：“帥，佩巾也。……率導、將帥字在許書作達、作衛，而不作帥與率。”段注是說，對{率領}詞項而言，“率”為秦代以前使用的古字，“帥”為漢代以後使用的今字。但這組古字和今字都是借字，因為“率”的本義訓{捕鳥網}，記錄{率領}義是假借用法；“帥”的本義是{佩巾}，記錄{率領}義也是假借用法。“達”的本義訓{先導}，當是{率領}義的本字。

【御一禦】王筠《說文釋例》卷四：“備禦之義，古第用御，漢初則借禦，故許君說禦曰‘祀也’，所以存古訓也。如《邶風·谷風》‘亦以御冬’‘以我御窮’，此古借御之證也。《毛傳》‘御，禦也。’此以漢時借字釋古借字之法也。《釋文》一本下句即作禦字，此後人以今字改古字也。”王筠是說，“御一禦”記錄備禦之義都是用的借字，毛傳用“禦”訓“御”是“以漢時借字釋古借字”。因為《說文》：“御，使馬也。从彳从卸。”“禦，祀也。从示，御聲。”其本義都與備禦抵禦義無關。所以“御一禦”記錄抵禦義屬假借字與假借字的關係。

三 “古今字”用字變化原因

一個詞項原來用甲字記錄表達，為什麼後來要換用別的字？原因應該是多方面的，有的能說清，有的可以提出猜測，有的則說不清。大致說來，影響用字變化的可能有如下一些情況。

1. 為了表達明確

古代字少，多假借用字，形義之間沒有聯繫，沒有理據，某種程度上會影響閱讀理解，所以後來有些詞項補造本字取代原借字。

【或一惑】{惑亂、疑惑}義古代借{邦域}義之“或”字記錄。段玉裁《說文解字》“死+次”字注：“亂或爲悞，或惑古今字。”“惑”字注：“亂者，治也。疑則當治之。古多段或爲惑。”“或”字注：“或，邦也。……又加心爲惑。以爲疑惑當別於或。此孳乳浸多之理也。”

有些雖不另造專字，但也會改用意義有聯繫的字。如記錄文字、疏通文意古代借用表{足}義的“疋”字，後來換用具有{疏通}義的“疏”字。

【疋一疏】《說文解字》“疋”字段玉裁注：“一曰疋記也。記下雲疋也。是爲轉注。後代改疋爲疏耳。疋疏古今字。”又“記”字注：“疋也。……疋，今字作疏，謂分疏而識之也。廣雅曰：註紀疏記學臧志，識也。”

古代本來用的就是本字，形義相關，理據明確，但如果形體或音義發生變化，或者原字用法太多，本義生僻，影響了字詞關係的透明，也可能會另造新字來用或者換用別的字。

【𠂔一逆】《說文·干部》“𠂔”字段注：“（𠂔，不順也。）後人多用逆，逆行而𠂔廢矣。（从干下口，𠂔之也。）口，口犯切。凶下云：象地穿交陷其中也。方上干而下有陷之者，是爲不順。𠂔之也當作𠂔之意也。”又《辵部》“逆”字注：“逆，迎也。……今人假以爲順𠂔之𠂔，逆行而𠂔廢矣。”在{不順}的詞項上，今字“逆”替代了古字“𠂔”。羅振玉《增訂殷墟書契考釋》：“（甲文𠂔）爲到入形。”以顛倒的人形表示{不順}之義。小篆作“𠂔”，《說文》訓爲“从干下口”已誤，从字形上也難以看出與{不順}之義的聯繫，可以說整個字符已經代號化，喪失了理據。於是換用表示{迎接}義的“逆”。“逆”本是“𠂔”的孳乳字，音義相關。迎接是逆向而行，故有不順之意，用來記錄表達{不順}義詞項比變形後的“逆”更易理解。且正好“逆”的{迎接}義另有同義詞“迎”表達，所以“逆”後來成爲順逆的通行字。

【拓一拓】《說文·衣部》“拓”字注：“拓，衣衽。……拓之引伸爲推廣之義。玄瑩曰：天地開闢，宇宙拓坦。廣雅釋詁曰：拓，大也。今字作開拓，拓行而拓廢矣。”在{開拓}的詞項上，“拓”為古字，“拓”為今字。“拓”的本義是{衣裙中分的地方}，引申爲{推廣、開拓}。但{衣裙中分的地方}是個生僻義，後代人不太容易知道。{開拓}是動詞性意義，从“手”更合人們的字感，也就是形義聯繫更容易理解，故“拓”代替了“拓”。

2. 為了避諱禁忌

古人講究避諱，可能導致用字上因禁忌某些字而換用別的字。

【皐一罪】《說文解字·辛部》：“皐，犯灋也。从辛自。辛自，言皐人蹙鼻苦辛之甚。秦曰皐侶皇字，改為罪。”段玉裁注：“此志改字之始也。古有段借而無改字。罪本訓捕魚竹網，从网非聲。始皇易形聲為會意，而漢後經典多從之，非古也。”《爾雅·釋詁》：“辜、辟、戾，皐也。”《經典釋文》卷二十九：“皐，古罪字。秦始皇以其字似皇字，改從𠂔非。”“皐”是從自從辛的會意字，秦始皇憂慮“皐”與“皇”字形相似有辱君威，所以下令廢除“皐”，改用從网從非亦聲的“罪”字並強制推行¹⁾。這樣，先秦典籍中使用的古字“皐”和秦以後行用的今字“罪”便在{罪行}上形成古今同用關係。

【雒一洛】今河南洛陽因地處雒水之北，戰國時稱作“雒陽”。秦時盛行五行學說，秦始皇按“五德始終”推理認為周朝屬火德，秦滅周當屬水德，於是改“雒陽”作“洛陽”，該“洛”字與《說文》所釋陝西北部河名用字“洛”同形。東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後，認為漢尚火德，應忌“水”，故複用“雒”字。《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引魚豢《魏略》云：“漢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雒。”顏注：“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字也。”“雒”為鳥名，連“陽”无所取義，可謂“不辭”。到曹魏黃初元年，“雒陽”又改回“洛陽”。《三国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曰：“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雒。魏于行次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乃柔，故除‘雒’加水，變‘雒’為‘洛’。”晉張華《博物志·地理考》也有類似記載：“旧洛字作水边各，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雒。又魏于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復去雒加水，變雒為洛焉。”“洛”“雒”古音相同，漢魏統治者迷信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終始論，認為“洛”字的結構與本王朝命運攸關，因此將帝都的用字更來換去。

1. 為了簡單方便

漢字使用以書寫來實現。如果筆劃繁難，書寫不便，後來往往會被書寫簡易的字替換。如：

【瀦一淨】《說文·水部》：“瀦，無垢穢也。”段玉裁注：“此今之淨字也。古瀦今淨，是之謂古今字。古籍少見。”又《水部》：“淨，魯北城門池也。”段注：“按今俗用瀦字，釋為無垢穢，切以才性。今字非古字也。”可見在{潔淨}的詞項上，“瀦”是古字，“淨”是今俗字。“瀦”的本義是{潔淨}，字从水靜聲；“淨”的本義是{魯國北城門池名}，記錄{潔淨}義是假借用法。後世通行假借用法，應該也是因為“淨”比“瀦”簡便。

【靄一雷】《漢書》卷七十五：“夏霜冬靄。”顏師古注：“靄，古雷字。”《文選》卷十八：“靄嘆頽息。”李善注：“《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靄與雷古今字，通。”“靄”和“雷”都表{雷電}義，應該屬異體字。顏師古在《漢書注》中曾九次提到，李善在《文選注》中也曾兩次提到，都認為“靄”是“古字”而“雷”是“今字”，如此反復指論，可見兩位訓詁家對於這組“古今字”的重視。《說文解字·雨部》：“靄，陰陽薄動靄雨生物者也。從雨，晶象回轉形。”在金文中，“靄”或作“𩇛”（雷甌）、“𩇛”（盞駒尊），字形除“雨”和表示閃電的“申”外尚有四“田”，象徵著陰陽雲氣的“迴轉”。《說文》正篆之外尚有籀文“𩇛”，“雨”下六個部件也都象徵著雲氣“迴轉”。可見表示雲氣“迴轉”的部件可多可省。靄一雷作為“古今字”，是“今字”減省“古字”的構件造成的，目的當然是為了書寫便利。

4. 為了區別形近字

【徧一遍】《詩經·邶風·北門》：“我入自外，市人交徧謫我。”《經典釋文》卷五：“交徧，古遍字。”《漢書》卷八十：“孝元之後，徧有天下。”顏師古注：“徧即古遍字。”陸德明和顏師古都指出在{周遍}義上“徧”是“遍”的“古字”。“徧”字見於《說文》，訓“巾也。從彳，扁聲”，其本義即是{周遍}，用如《尚書·舜典》有“望於山川，徧於群神”。“遍”字不見於《說文》，早期用例如：《管子·中匡》：“計得地與實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徧而有者，亡矣。”《韓非子·內儲說上》：“令下未徧而火已救矣。”其功能和“徧”字相同，都表

1) 《說文·网部》云“罪，捕魚竹網。从网、非。秦以罪為皐字”。秦始皇改製的“罪”字理據為以“网（𦉳）”羅“非”，兩構件會意，其中的“非”亦是聲符。此“罪”與《說文》中訓“捕魚竹網”的“罪”是異字同形的關係。

{周遍}。不難判斷，“偏”和“遍”都是為{周遍}而造的形聲字，二者聲符均為“扁”，而意符“彳”“辵(辵)”亦相通，所以“古字”“偏”和“今字”“遍”可同用。但為什麼漢代以前多用偏，而至唐代“偏”不再流行，“遍”字更為行用？這恐怕跟漢字隸變楷定後偏、偏容易混淆有關，既然另有區別度大的“遍”字，就不再使用“偏”了。

5. 出於好古習慣

有些所謂本字是後來補造的，在此之前人們已經用慣了某些假借字，所以当新造的本字出來後，人們一方面使用後造的本字，一方面可能不自覺地沿用原來的“假借”字，甚至有意懷舊仿古而使用原來的“假借”字，但由於已經造了本字，這“假借”字實際上也就轉化成了通假字。例如

【采—彩、睬、採】後面三字先秦時還沒產生，它們所代表的語詞原都用“采”字記錄。但這些分別字產生以後，仍然有用“采”字來記錄{彩、睬、採}等語詞的，那就是習慣或仿古所致了。“彩”已見《玉篇》，而唐劉肅《大唐新語·極諫》：“太宗曰：‘善。’賜采三百疋。”仍用“采”為“綵”，指彩色絲織品。《明史·文苑傳·孫賁》：“詩文援筆立就，詞采爛然。”此用“采”為“彩”，指文采，當是彩色義的一個引申義項。“睬”字見於明代的《字匯補》，而《儒林外史》二十七回：“王太太不睬，坐着不動。”仍用“采”為“睬”，表示理睬。“采”的本義是採摘，《玉篇》已收錄義符更明確的重造本字“採”，但宋代陸遊《春晚即事》“老農愛惜行泥緩，幼婦憂蠶采葉忙”仍然用“采”，而且現代原來的古字“采”又成了規範的今字“采”。

上述“采”類用字現象很普遍，如“云—雲—云、舍—捨—舍、回—迴—回”等，都經歷“古—今—古”的用字過程。這類字後來最終選用古字，除了習慣和好古意識外，簡便也是同時起作用的重要原因。

6. 出於偶然失誤

用字失誤有聲誤和形誤。聲誤相當於今天所說寫別字。寫別字如果沒有形成通假習慣，就屬於偶然失誤，但如果形成習慣，或者被大家認可，就會變成“今字”通行。寫別字固然是造成後世通假用字的原因之一，但究竟哪個通假字是由偶然失誤的寫別字形成的卻很難斷定。大凡沒有分化關係而又說不出什麼特殊理由的通假字都可以歸入此類。例如戰國時代已有表示早晨義的本字“𠂔+日”，至少秦代已有“早”字，但文獻中常用本義為跳蚤的“蚤”記錄{早}，如《史記·項羽本紀》：“旦日不可不蚤來見項王。”這最初的起因除了誤寫外不太好解釋。

比起“聲誤”來，由“形誤”造成的“今字”可能更多，也更容易證明。古字訛誤造成的今字，其古今關係也可以看作異體字和異體字關係。例如：

【抵—抵】《說文解字·手部》：“抵，側擊也。”段玉裁注：“按抵字今多譌作抵，其音義皆殊。”《手部》“抵”字訓為“擠也。排而相拒也”，與“抵”的音義都不相同。可見在{側擊}的詞項上今字用“抵”，不是通假用法，而是形近造成的訛誤。今訛誤字“抵(zhì)”跟古“抵”字是異體字關係，而跟“抵(dì)”是同形字關係。

【貳—貳】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七：“不可以貳、不能苟貳、臣不敢貳、好學而不貳、不貳其命”，……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為貳，言好學始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貳，不貳其命”，貳亦當為貳。《廣雅》：“貳，差也。”“不貳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上帝，其命不貳”是也。古貳字多誤為貳，互見《詩》“士貳其行”。

“古今字”的本質是用字現象，溝通不同的用字，以今字釋古字，可以幫助讀者理解不同時代的文獻，具有訓詁學價值。分析古字和今字的形體關係和用字關係，可以發現漢字形體發展的規律和漢字職用演變的過程，具有文字學價值。用字的變化可以反映字詞關係的變化和語言音義的變化，因而研究“古今字”也具有語言學價值。本文對“古今字”用字現象的歸納和用字變化原因的分析，有助於對“古今字”訓詁學價值、文字學價值和語言學價值的進一步挖掘。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1日 (星期六)

16:00-17:30

语言学 分科 2-4 (205號)

主持：蕭穎(仁荷大学)

- | | |
|--|---|
| Jerry Packard(University of Illinois, USA) | Facilitating Lexical Access in Chinese L2 Students |
| Sun-A, Kim 等(香港理工大学) |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and 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iteracy Acquisition |
| 应晨锦(首都师范大学) | 语义背景视角下的固定语块教学 |
| 金椿姬(延世大学) | 以韩国汉语学习者为中心的汉语语用教学 韩国学生对于汉语礼貌语使用分析 |
| 卞志源(放送通信大学) | 探讨声韵学远程教育模式 |
| 卢福波(南开大学) | 汉语二语交际能力培养及教学教材研究 |

Facilitating Lexical Access in Chinese L2 Students

Jerry Packar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troduction

The storage and retrieval of second language lexical information is relatively inefficient and unstable when compared to that of native speakers.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we improv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storage and retrieval capability? This is an especially interesting question given the fact that second language students have a limited verbal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Our goal is to determine how we might improve our students ability to encode and retrieve lexical information in a way that will make such information easier to both store and retrieve.

Our basic strategy is to try to exploit working memory as a means of making L2 vocabulary easier to store and retrieve. One way to do this is when L2 learners encode or memorize lexical items, to have them memorize them with locally-attached information that is size-limited but incorporated within the domain of working memory. In this way the locally-attached component of information that we can call its 'handles' are within the scope of working memory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is attached to the lexical item and does not take up much time or space.

Exploiting Collocation

One example of how to do this is that when vocabulary are learned, we need to include multiple exemplars of the words within which the target morphemes occur. Also it is important that when morphemes are taught they should contain local information as a 'handle' on either the left hand side or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target item. This exploi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whereby the so-called compound words can have full more teams together on one side or the other, so that for example the morpheme *dian4* 'electric' are located both on the right and left of the word.

So first of all, the lexical collocation information can be exploited, and so for the word or the morpheme 'electricity' any of the lexical collocation forms as seen in Table 1 can be taught/learned along with the single morpheme word *dian4*. This is a salie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language because most Chinese words of course consist of two morphemes with those morphemes representing mostly content words rather than derivational or inflectional grammatical morphemes as happens in English. This means that when these words are taught they can be accompanied by more pieces of collateral information occurring either on the left or on the right.

Table 1 – Lexical Collocations of *dian4*

	电	
彩	电	
	电	影
正	电	
	电	源

For example of the target morpheme as 'electricity' *dian4* that can occur as the first or second morpheme and so the target morpheme can be either on in the first position or the second position. This exploits the fact that children have been shown to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Chinese characters better when the number of morphological contexts is increased, and also exploits the fact that changing word components within the word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working memory.

So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Chinese should exploit the power of word component collocation. But what is the theory behind this exploitation of collocation? We can exploit the fact that you can use both the right side or the left side of the word, and that you can also exploit both the lexical and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ocation as well a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ocation. Some examples of syntactic context using the word *dian4* 'electricity' may be seen in Table 2. To summarize, the previous examples illustrate the power of multiple collocations of word components that provide multiple contexts for the acquisition of word and morpheme information.

Exploiting the multiple, redundant listing of lexical tones

As L2 teachers we can also promote exploiting the multiple listings of lexical tone to make the tones of the words retrieved more easily. 'Multiple listing of lexical tones' means that when words are stored in the lexicon they are redundantly listed. As seen in Figure 3, you once again have the word for 'electricity', followed by the word for 'paint' *hua4* and the word for 'study' *xue2*, including and how these target morphemes can occur either as lexical or syntactical elements either on the left or the right hand side of the word. But our focus here is not collocation, but rather on the redundant listing of morphemes in the lexicon.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exploited because it is the part of the word which falls within FA, thereby making it more easily remembered. A second factor is the fact that the target element occurs with a different, varied,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The operative point here is that the morpheme is listed twice: once as a single morpheme and once as the component of a complex word. As seen in Figure three, any given instance of the words 'electricity' *dian4*, 'paint' *hua4* and 'study' *xue2*

In this wa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f Chinese exploit the multiple redundant listing of lexical tones to get the correct tone and retrieve it via multiple access points. What is the theory behind this?

The theory is that every morpheme in the mental lexicon is multiply-entered. This means that ev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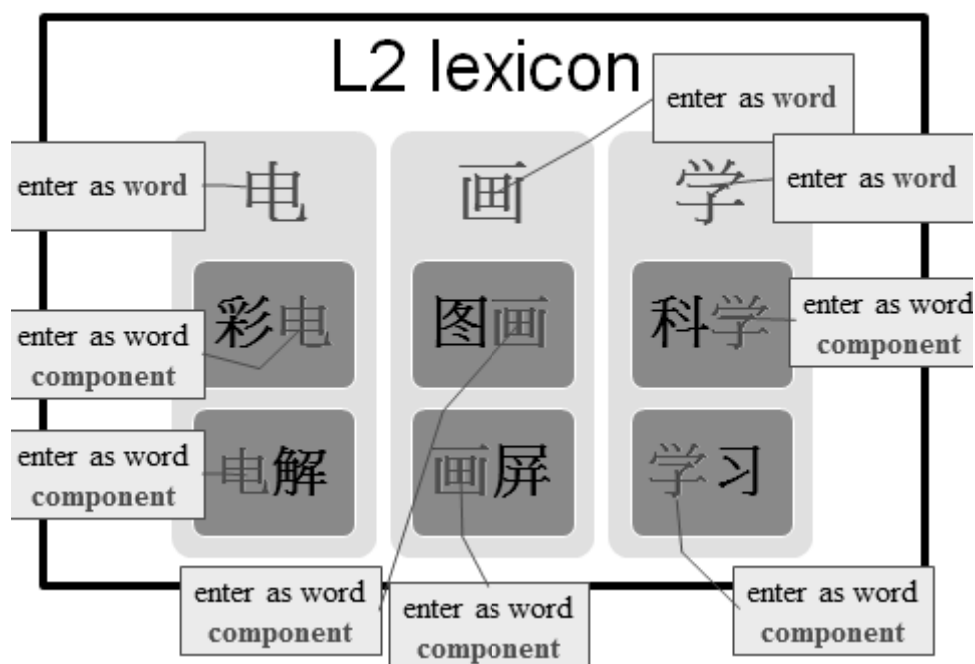


Figure 1 - The Redundant Lexical Listing of Morphemes

tone is also multiply-entered and so the learner is searching for the tone but can't retrieve it, the tone can be retrieved with relatively little effort, if not from the morpheme itself then with the help of its lexical neighbors. The idea is that single morpheme words have entries in the mental lexicon listed as a single morpheme, and by the same token, two-morpheme words also have an entry in the mental lexicon as two-morpheme words.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significant overlap between the one-morpheme words and the two-morpheme word, resulting in a good deal of redundant tonal-listing information, and so theref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morpheme words are going to be clear because they are listed including their full logical and col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that same information is represented in the single-morpheme lexical listings, meaning that it is doubly-listed. The consequence of this is that these 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represent something that we can exploit in a

students' learn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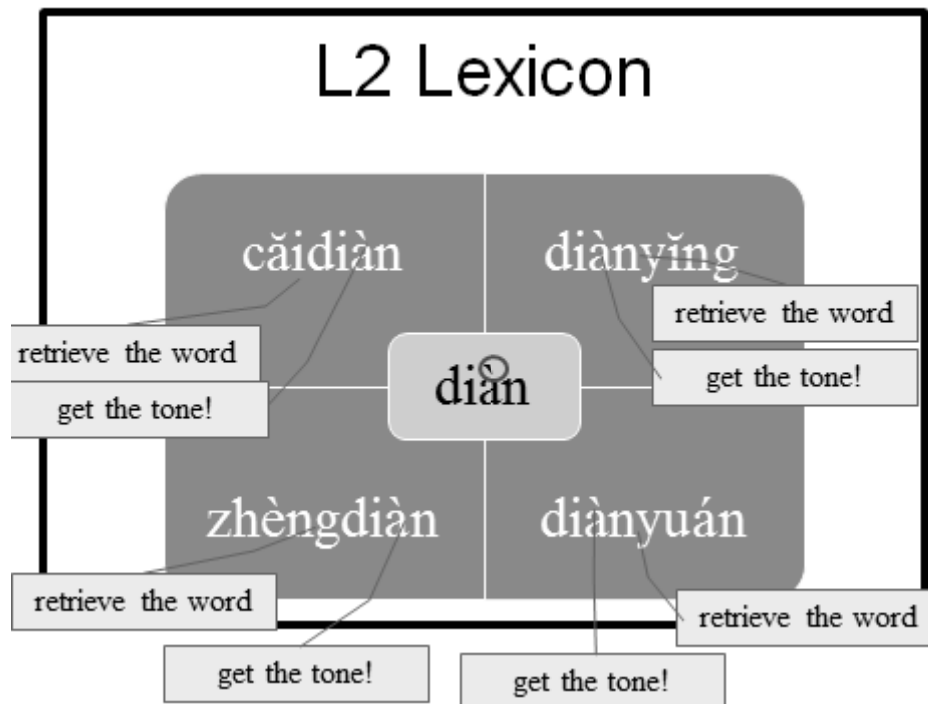


Figure 2 – A Representation of Tonal Redundancy

Summary - Facilitating Lexical Acces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that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he question is how do we facilitate lexical coding and access? The answer is when words are learned and when words are taught they should be learned, stored and used replete with the multiple handles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quipped to give them: one handle is collocation information, and another handle would be the redundancy inherent in lexical entries.

REFERENCES

- Nagy, et al. (2002); "Facets of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that Contribute to Chinese Literacy." In Li, W., Gaffney, J. S., Packard, J. L. (Eds.) (2002). Chinese Children's Reading Acquisition: Theoretical and Pedagogical Issues. Dordrecht, Holl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Packard, J.L., Chen, X., Li, W., Wu, X., Gaffney, J. S., Li, H., and Anderson, R.C. (2006). Explicit instruction in orthographic structure and word morphology helps Chinese children learn to write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19.5, 457-487.
- Packard, J.L. and Z. Qian. (2016). A working memory explanation for recency effects in Mandarin second- language sentence processing. 世界汉语教学30.1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30.1), 75-100.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and 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iteracy Acquisition*

Sun-A Kim, Jerome Packard, Kiel Christianson,
Richard C. Anderson, & Jeong-Ah Shin**

1. Introduction

The literature on Chinese character reading suggest that phonetic regularity and consistency knowled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1 and L2 Chinese reading, and that consistency awareness might be more difficult to acquire but more critical than regularity awareness to be an efficient and successful Chinese reader. However, in L2 Chinese reading, attention to consistency has been lacking, and the sole empirical study incorporating consistency in character reading was based on offline naming accuracy data only without online naming speed. In addition, previous studies on L2 learners' utilization of phonetics were mostly examined on "reading" unfamiliar characters, rather than "learning" new characters. Furthermore, in L2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or reading, 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 were not generally included, and WM has not been yet considered. Thus, it is still unknown how consistency contributes to the accuracy and speed of learning novel characters, in addition to reading them, and how consistency interacts with individual learners' WM or L2 proficiency in terms of the accuracy and speed of learning character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two questions:

1. Does phonetic consistency contribute to the accuracy and latency of naming during the L2 learning of novel Chinese characters?
2. Does phonetic consistency interact with learners' WM and L2 proficiency?

The current study addresses these two issues, carrying out a computerized character learning experiment, along with verbal and visuospatial WM tasks and an L2 vocabulary test. The experiment consisted of unfamiliar characters with a varied degree of consistency, which ensur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the phonetic and of the whole character and the degree of consistency were controlled.

2. Methods

2.1. Participants

Seventy college students (42 males; mean age: 20 years old, age range: 18-27) enrolled i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in a Midwestern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received monetary compensation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over 10 weeks, from the 3rd week to the 12th week of a semester. At the time of participation, the 43 beginning learners had undergone five weeks of Chinese instruction (around 25 hours of in-class instruction) and had been taught approximately 30 characters, while most of the 27 intermediate learners had completed about 32 weeks of Chinese instruction (around 160 in-class hours), in curricula that covered approximately 840 words and 756 characters.

2.2. Character Learning Experiment

2.2.1. Materials

Eighteen low-frequency characters were used as stimuli, which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omprehensive Chinese Character Dictionary* (漢語大字典, 1993). For manipulating the

* This paper is a summarized version of the paper with the same title, published in *Reading and Writing* in 2016 (volume 29, pp. 1409-1434; DOI 10.1007/s11145-016-9643-y).

** Sun-A Kim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erome Packard, Kiel Christianson, and Richard C. Anders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Jeong-Ah Shin (Dongguk University)

2.2.2. Procedure

2.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Measures

2.4. Data Analysis

3. Results

Figure 1 displays the proportion correct on naming accuracy in character learning depending on phonetic consistency types by tr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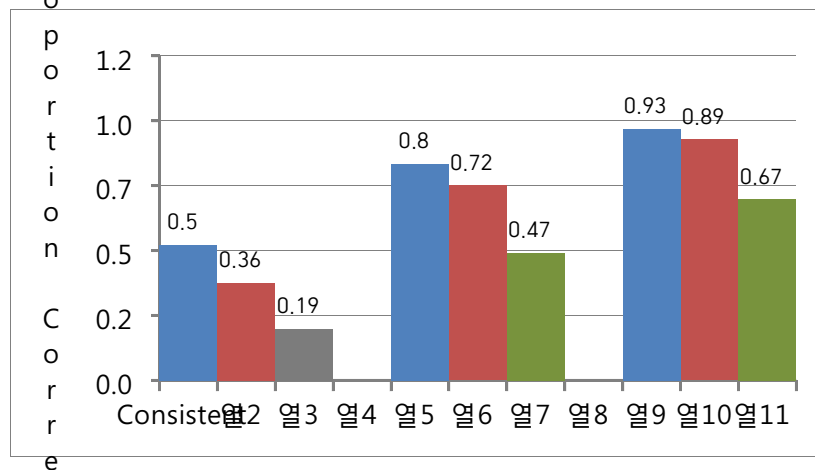


Figure 1. Proportion correct for naming accuracy on family types by trial

Table 1 shows the naming accuracy on the three study-test trials to learn the 18 clue characters with Trial 2 and the semi-consistent family as reference levels.

Table 1. Naming Accuracy in All Three Trials of the Learning Phase

Predictor	Estimate	SE	z-value	Pr(> z)
(Intercept)	0.771	0.525	1.468	0.142
Trial 1	-1.559	0.261	-5.982	< 0.001 ***
Trial 3	0.949	0.289	3.286	0.001 **
Vocab Knowledge	0.007	0.006	1.305	0.192
Consistent	0.042	0.589	0.072	0.943
Inconsistent	-1.393	0.587	-2.373	0.018 *
Vocabulary Knowledge: Trial 1	-0.006	0.004	-1.422	0.155
Vocabulary Knowledge: Trial 3	0.005	0.005	1.168	0.243
Vocabulary Knowledge: Consistent	0.001	0.004	2.339	0.019 *
Vocabulary Knowledge: Inconsistent	0.009	0.004	0.202	0.840

* $p < .05$, ** $p < .01$, *** $p < .001$. The reference levels are Trial 2 and Semi-consistent Type. Model: Accuracy $\sim 1 + \text{Trial} * \text{VocabKnowledge} + \text{FamilyType} * \text{VocabKnowledge} + (1 | \text{Item}) + (1 | \text{Subject})$

3.2. Latency

Only correct responses were used for latency analyses (2,298 out of 3,726 responses, 62%). Table 2 presents mean reaction times (RT) for each family type by trial.

Table 2. Mean Reaction Time in Milliseconds for Each Family Type by Trial

Trial	Consistent		Semi-consistent		Inconsistent	
	RT Mean	SE	RT Mean	SE	RT Mean	SE
1	4036.74	182.12	4189.76	231.15	3726.08	192.60
2	3185.99	135.93	3281.07	110.19	3893.02	199.42
3	2828.18	87.82	2917.76	80.98	3744.09	153.19

Table 3 illustrates the results of the best-fitting model for RT, which displays exactly the same pattern as the accuracy results.

Table 3. Naming Latency in All Three Trials of the Learning Phase

Predictor	Estimate	SE	t-value	Pr(> t)
(Intercept)	8.057	0.968	83.27	< 0.001 ***
Trial 1	0.240	0.028	8.60	< 0.001 ***
Trial 3	-0.106	0.018	-5.72	< 0.001 ***
Vocab Knowledge	-0.001	0.001	-0.74	0.459
Consistent	0.104	0.108	0.96	0.337

Inconsistent	0.270	0.112	2.41	0.016 *
Vocab Knowledge: Consistent	-0.002	0.001	-3.43	< 0.001 ***
Vocab Knowledge: Inconsistent	-0.001	0.001	-1.04	0.298

* $p < .05$, ** $p < .01$, *** $p < .001$. The reference levels are Trial 2 and Semi-consistent Type.
Model: $RT \sim 1 + Trial + VocabKnowledge * FamilyType + (1 | Item) + (1 + Trial | Subject)$

4. Discussion

This study addressed two issues of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and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1) whether phonetic consistency contributes to L2 learners' accuracy and latency of character learning, and (2) whether the effect of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is related to individual learner factors, such as L1, L2 proficiency, and WM level.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d that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contributes to higher accuracy and shorter latency in learning novel characters. Characters in the consistent and the semi-consistent families were learned more readily than characters in inconsistent families. These results confirm consistency effects in Chinese reading, which concur with previous findings for L1 adults (Fang et al., 1986) and children (Chen, 2004) as well as L2 adults (Lin & Collins, 2012).

As for the second issu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and learner difference factors, only L2 proficiency assessed with a vocabulary test—not visuospatial WM nor verbal WM capacity nor learners' L1 background—interacted with consistency when learning novel characters. Learners with greater L2 vocabulary knowledge c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formation in unfamiliar characters from consistent families. Thus, more experienced readers with richer Chinese vocabulary were better able to utilize consistency information for learning new characters than less experienced readers. This advantage held, at least for the proficiency levels sampled here, in the more consistent families (i.e., consistent families) to a greater extent than in the less consistent families (i.e., semi-consistent and inconsistent families). In other words, L2 learners' ability to use phonetic consistency information is affected by L2 proficiency, as measured by vocabulary knowledge.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in the course of learning Chinese, L2 learners with large vocabularies have implicitly acquired metalinguistic awareness of the mechanisms related to phonetics including consistency information, which enabled them to notice the phonetics and employ consistency information in learning to read novel characters more efficiently and faster.

The most frequent characters are generally orthographically simpler, less regular and less consistent, and are introduced into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a earlier, while less frequent characters are more complex, more regular and more consistent (Shu et al., 2003). The simple characters used in Kim et al. (2015) are similar to elementary-level characters, whereas the characters u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are more like those typically introduced at higher grade levels. The present results, along with those of Kim et al. (2015), suggest th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Chinese character learning inevitably requires rote memorization and therefore heavier reliance on WM, while the later stage of character learning is less dependent on rote learning and WM and more reliant on consistency knowledge.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lso hav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such as, for example, that Chinese educators and textbook designers should consider incorporating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information in designing and developing methods and materials to teach Chinese characters for L2 intermediate learners or above (see Kim & Shin, 2015a, 2015b, for a detailed pedagogical account of explicit teaching principles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 consistency).

References

- Chen, X. (2004).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character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 Conway, A. R. A., Kane, M. J., Bunting, M. F., Hambrick, D. Z., Wilhelm, O., & Engle, R. W. (2005). Working memory span tasks: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and user's guide.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2, 769-786.



- Dixon, P. (2008). Models of accuracy in repeated-measures design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9, 447-456.
- Fang, S. P., Horng, R. Y., & Tzeng, O. J. L. (1986). Consistency effect and pseudo-character naming task. In H. S. K. Kao and R. Hoosain (Eds.), *Linguistic, psychology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pp.11-21).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Jaeger, T. F. (2008).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Away from ANOVAs (transformation or not) and towards logit mixed model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9, 434-446.
- Kim, S. (2010). Developmental stages in read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 Kim, S., Christianson, K., & Packard, J. (2015). Working memory in L2 character processing: The case of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In Z. Wen, M. B. Mota, & A. McNeill (Eds.), *Working memory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processing* (pp. 85-104).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 Kim, S., Packard, J., Christianson, K., Anderson, R. C., & Shin, J.-A. (2015).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and individual learner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literacy acquisition. *Reading and Writing*, 29, 1409-1434.
- Kim, S., & Shin, S.-H. (2015a). Consistency of phonetic families and principle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hinese Linguistics*, 51, 19-30. (in Chinese)
- Kim, S., & Shin, S.-H. (2015b). Orthographic consistency of educational characters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93, 131-156. (in Korean)
- Lin, C.-H. & Collins, P. (2012). The effects of L1 and orthographic regularity and consistency in naming Chinese characters. *Reading and Writing*, 25, 1747-1767.
- Miyake, A., Friedman, N. P., Rettinger, D. A., Shah, P., & Hegarty, M. (2001). How are visuospatial working memory, executive functioning, and spatial abilities related? A latent-variable analy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0, 621-640.
- Shu, H., Chen, X., Anderson, R. C., Wu, N., & Xuan, Y. (2003). Properties of school Chinese: Implications for learning to read. *Child Development*, 74, 27-47.

一. 引言

汉语中的“对了、好了、有一套、真有你的、可不是”等日渐凝固，其整体意义不能从组成成分和语法关系推导出来，在功能上兼有词汇和语法点的特点，我们称之为“固定语块”。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特别是口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一直受到对外汉语教师的重视，如周健（2007）、元文香（2008）等。有些固定语块意思比较虚灵，甚至是作为话语标记如“对了”，这些固定语块目前还没有引起对外汉语学界足够的重视，在教材中往往不是作为生词，也不是语言点，而是作为课后注释或者不作任何注释说明。

语义背景这个概念是马真先生在研究虚词时提出的。马真（2004/2016）、马真（2008）指出“要重视虚词运用的语义背景分析”，“在汉语教学中要重视词语使用的语义背景”。“所谓虚词运用的语义背景，就是指某个虚词能在什么样的情况或上下文中出现，不能在什么样的情况或上下文中出现；或者说，某个虚词适宜于什么场合或什么样的上下文中使用，不适宜于什么场合或什么样的上下文中使用。”并以“好了、反而、表示加强否定语气的‘并’和‘又’、‘常常’、‘往往’、按说”等为例具体说明虚词运用的语义背景。

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在固定语块的教学运用语义背景分析法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就结合教学案例，着重讨论语义背景分析法在对外汉语固定语块教学中的运用，并指出教学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二. 实例1：别提了

《发展汉语·初级口语（Ⅱ）》第9课有这么一个对话：

大中：汉娜，昨天休息得怎么样？

汉娜：别提了，我本来想睡个懒觉，没想到邻居7点就开始弹钢琴。

生词表中收了“提”：

提 tí v. mention, bring up

笔者第一次教这篇课文时，对“提”的本义（拎）和引申义（说）进行了充分的举例、解释、操练，课堂上学生都表示已经掌握。没想到后来有个英国学生在对话中这样说：

（1）A：谢谢。

B：*别提了。

因为在这样的场景下，英文可以说“Don't mention it”。学生出现这样的偏误，原因在于笔者作为教师没有在课堂上详细解释、强调固定语块“别提了”的语义背景。“别提了”有两个意思：（1）作为短语，意思是“别说了”，可以扩展，如“别提他了，别提这件事了，那件事咱们别提了”等；（2）作为固定语块，一般用在句子前头，不能扩展，后边往往是说话人觉得不如意的情况。例如：

（2）我说：“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好看没？”

“别提了，”他说，“我小时候，在幼儿园，因为他们把我因当女孩，没少打架。”（缪娟《翻译官》）

（3）田青河已经动了手术，他拄着拐焦急地在拿手机在与李春良通话。“李春良！李营长吗？怎么样？”

“

“参谋长！别提了，他们搞突然袭击，没出门就把我们打了个晕头转向！装步一营已经退出战斗了！”

（邵钧林、黄国荣、郑方南《沙场点兵》）

笔者在后来的教学中把“别提了”作为语言点教学，引导学生发现、概括其语义背景，从作业反馈

情况看，学生基本都能掌握“别提了”的用法。

三. 实例2：好吧

再如作为应答语的“好吧”，在初级教材就会出现，但没有引起汉语教师和教材编写者的注意。下面是笔者跟留学生的手机短信对话：

(4) 笔者：你明天下午有时间的话来找我，咱们谈一下论文。

留学生：好吧。

笔者看到短信时很困惑。见面交谈时，笔者才了解到学生以为“好吧”就是OK的意思。显然这位本科四年级的留学生根本没有掌握应答语“好吧”的用法。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5) 陈瑞涵把车开到医院门口，那里的灯已经关了，刚好有个人在锁门。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抱着将近50斤重的小米就冲上台阶，对着锁门的人大叫：“医生，不要关门！我的狗狗受伤了，你快帮它看看。”

那人回过头来上下打量着我，又看一眼趴在我肩膀上的小米。

“你看它在流血！”我看那人半天没反应，突然大喊，“你愣着干吗？还不赶紧救人吗？！”

“是救狗。”陈瑞涵已经停好车，走上台阶来。他对我刚才发疯的样子还很介意，语气里透出鄙视。

我把小米往他怀里一塞，上前拉住哑着口的兽医，要他看小米的伤口，又很可怜地继续请求他。

“我不是……”那人推推他的金丝边眼镜，无奈地看着我说，“好吧。”（天使角落《相亲以后》）

(6) 一阵急促尖利的电话铃声，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吵醒。他下意识地看看桌上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到1点钟。是3月23日凌晨了。

他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

秘书答应着，赶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林正德《非常十年》第2部）

从上面的例(5)、(6)可以看出，“好吧”有勉强、不太乐意、妥协的意思。其语义背景是：说话人在上文中先是不同意或有别的意见，后来在对方劝说下才勉强同意。跟“好”相关的应答语有“好”、“好的”、“好滴”、“好啊”、“好吧”等，其传达的语气和情感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就一个“好啊”，说话人用不同的语气说，其表达的情感程度都是不同的。

四. 实例3：那倒也是

“可不是”与“那倒也是”都可以用来表示同意对方的看法。我们看一下《汉语口语速成·基础篇》中的注释：

“可不是（吗）”，是一种反问句，用在对话里，表示同意对方说的话。也可以说成“可不”、“可不吗”，句末不用问号。

“那倒也是”表示同意对方的看法。

(7) A: 小明做的菜好吃极了。

如果把“那倒也是”换成“可不是”就是合格的句子了。

B：可不是，他真厉害！

“可不是”由“可不是吗？”演化而成，可以不再用问号，还可以说成“可不”。表示认同或确认对方的看法。例如：

“可不是，”可晴说，“他的女朋友一定很幸福。”（亦舒《邻室的音乐》）

“可不是，”朱翊钧自鸣得意地说，“这回把他家一抄，可见咱的怀疑有道理。”

这里的“可不是”都不能换成“那倒也是”。我们看一下课文中例子：

张英：可是票全卖完了，咱们进不去呀。除非有人退票。

黄勇：那就在门口等会儿吧，说不定真有退票的。

张英：离开赛还有三四个小时，要不回去看电视转播吧。

黄勇：看电视哪有现场的气氛呀！

张英：到时候要是等不着票，再想回去看电视也来不及了。

黄勇：那倒也是，要是白等半天，还不如回去看电视呢。回去吧！

黄勇起先是想就在门口等人退票、不同意回去看电视转播，接着听张英说“到时候要是等不着票，再想回去看电视也来不及了”，最后黄勇改变主意了，同意回去看电视了。再如：

(12) “您说美国和伊拉克能打起来么？”马锐问他爸。

“难说。”马林生皱着眉头盯着电视，认真地思索，“目前局势复杂，我一下还不好妄下判断。”

“您希望他们打起来么？”

“打仗总不是好事，不管什么原因，战端一启，万死千伤，外国人也是人呵……”

“我倒希望他们打起来。”马锐说。

“为什么？”马林生奇怪地看儿子。

“电视好看了。”马锐说，“每天起码半小时战况报道吧？都是真枪真炮最现代化的战斗——多带劲！”

马林生想了想，点头道：“那倒也是，有的说了——你觉得美国能打赢么？”他征询儿子的意思。

可见,“那倒也是”表示同意对方的看法,但有其特定的语义背景:说话人先表达了某种看法,然后对方提出自己与之不同常常是相反的看法,最后说话人表示赞同对方的看法。“那倒也是”也可以说成“那倒是、倒也是、这倒是、这倒也是”。

五. 实例4：有的是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有的是”的解释是：

强调有很多(有时含不怕没有意)：立功的机会～|我们老家那里～煤炭。

但是没有理解“有的是”的语义背景，只当做“强调有很多”来理解，留学生就会出现这样的偏误：

(13) a. 大学里外国学生很多。

b. ? 大学里外国学生有的是。

(14) a. 紫竹院公园里有很多鸽子。

b. ? 紫竹院公园里有的是鸽子。

上面的例(13)b和(14)b是语义不自足的句子，一般需要上文。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

(15)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

(16) 这年头，要别的没有，要工人不有的是吗？”(萧军《羊·初秋的风一》)

例(15)、(16)都是对举格式，上半句说某事物数量少或没有，下半句说另一事物数量很多。

(17) A：我去哪儿找外国人练英语呢？

B：外国人？大学里外国学生有的是啊。

(18) A：我发现北京没有鸽子。

B：哪儿啊，紫竹院公园里有的是鸽子。

(19) 我边走边留意着路两边的摊位，看看哪些摊位的生意比较红火。就在百无聊赖轻松闲逛的时候，

忽然听到前面一阵的吵闹声：“别急，别急，慢慢来，我这里有的是。”“有刘德华吗？”“有”有张学友吗？”“有”有没有周慧敏啊！”“有，什么都有！” (我的精神世界《五笔人生》)

例(17)-(19)“有的是”句上文都有其他人觉得某事物数量少或担心数量不够，说话人用“有的是”强调该事物数量多，有劝慰对方不用担心之意。可见，“有的是”不会作为始发句出现，而是要依赖一定的上文。

六. 结论

上面我们结合几个案例，着重讨论了语义背景分析法在对外汉语固定语块教学中的运用。如果运用得当，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不费力地攻克很多教学难点，取得优良的教学效果。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运用语义背景分析法，需要注意下面几点：

第一，教师要设身处地了解学生的学习难点，讲清教学内容的语义背景、使用条件。换个角度说，语义背景就是语用环境，这个语言点在什么语用环境下使用，不在什么语用环境下使用。

第二，讲解语言点时，教师设置的语义背景必须是典型的语境，而且是完整自足的语境，让学生在典型自足的语境中理解其意义和用法。因为有些语言点的语义背景不是一个简单的句子能交代的，需要上下文，有些甚至需要几个话轮。例如《汉语口语速成·基础篇》在注释“那倒也是”的例子：

①A：骑车带人，要是让警察看见就麻烦了。

B：那倒也是，我不带你了。

②A：大家都去旅行，你一个人留在宿舍多没意思呀。

B：那倒也是，我也去吧。

“那倒也是”的语义背景是：说话人先表达了某种看法，然后对方提出自己与之不同常常是相反的看法，最后说话人表示赞同对方的看法。可是上面两个例子都没有提供“说话人B先表达了某种看法”的部分，显然不是完整自足的语境，非常不利于学生理解。

以韩国汉语学习者为中心的汉语语用教学

韩国学生对于汉语礼貌语使用分析

金椿姬(延世大学)

1. 引子

在韩国电视剧、文学作品中，在现实与韩国人接触中，我们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相对于中国人，那就是韩国人很讲礼貌。社会风气是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师道尊严。这一文化特征体现在韩国人的言行中。这样的文化特征带来韩中两国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在语言和非语言，或者是肢体语言上的差异，从而带来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例如1，老师请学生吃饭，饭菜上桌开始用餐时，韩国学生，特别是初级学生总会问：“这时韩国语说‘잘 먹겠습니다’汉语怎么说？吃完饭韩国语说‘잘 먹었습니다’汉语有没有对长辈用餐前和用餐后说的话？”

例2，经常看到韩国人告别的场景是，嘴里念念叨叨着：“안녕히 가세요”，身形的形状是一个鞠躬连着一个鞠躬；年长的那位挥挥手，或点点头念叨几句：“응, 그래, 잘가”。

目前对于跨文化交际中语言规则的对比研究比较丰富，而对韩国学生掌握汉语礼貌语语用的教学研究目前还很少；其次，对韩国语与汉语礼貌语语用的教学研究，有助于韩国汉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同时对韩国本土汉语教材编写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汉语礼貌语教学，是韩国语境下汉语教学的特点之一。这一点有必要引起汉语教学界的重视。

2. 言语文化差异与礼貌语使用

和汉语言文化相比较，韩国语言文化有着比较完整的表达体系。从词汇、语法形式、语用规则，以及肢体语言、态度等有一套表示礼貌的符号。

我们认为汉语与韩国语的这种差异，源自言语行为的文化差异。同时这样的差异也会带来跨文化交际上的障碍。

韩国文化是单一民族的文化，韩国语是韩民族使用的共同语。汉语是中国56各民族中的汉民族使用的共同语。韩国语和汉语都承载有着各自民族深远的历史文化，同时，也都融合进了外族的语言文化。

不过发展至今，相对于汉语，韩国语保持着良好的传统文化精髓，比如在语法形式上有敬语格式，在词汇系统上也有一套敬语词，在使用语境中有一套敬语标示。

相对于此，汉语敬语仅仅体现在词汇的选择和使用上，而这种选择和使用更多的是体现在书面语中，而口语里的敬语表达，十分少见。即便有，使用多了也是酸气十足，与交际手段的目的相去甚远。

有研究认为，韩国语和汉语的敬语，相同之处是“敬语表现功能”，即与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有关，体现着对语言礼节的规则遵守，是社会阶层、亲疏关系、人品与教养等的体现。不同之处在于，韩国语的敬语最主要通过用助词、词尾等语法规则手段。而汉语是通过词汇的方式表现敬语¹⁾。

1) 崔守景(2014)韩汉语言中敬语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也有学者指出,人们在交际中使用各种各样的言语行为,比如问候、告别、致谢、答谢、道歉、恭维、请求、同意、批准、拒绝、建议、劝告、警告、邀请、介绍、承诺、批评、祝贺、说服、命令、指示、推荐、威胁、禁止等,究竟有多少种类,还需要进一步界定。不同社会,不同社会群体的语用规范存在着差异,个社会或社会群体在实施诸多言语行为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规则可循。即使相似的交际情境、相同的社会功能,所实施的语句也可能截然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可能相去甚远²⁾。在本文中,我们将对汉语言语行为中没有的,而韩国学习者言语行为中存在语用规范;韩国语和汉语相似的交际情境,而所实施的不同语句等两个方面做阐述。

2.1 韩国汉语学习者独有的言语行为

语言交际能力不仅表现在对语法知识的掌握上,也体现在对语言的概念意义、文化内涵的理解与运用上,不仅是语言使用的正确性,也体现在具体语境中具体交际的得体上。

韩国学习者在培养汉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过程中,每提高一步都是建构在原有认知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韩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能力是从韩国语交际能力中诞生的。随着汉语交际能力的提高,逐步摆脱韩国语的影响,建立起完整的对汉语言的认知与运用能力。

因此,培养韩国学习者的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总是在与韩国言语行为的对比中积累的。当遇到韩国语境下有,而汉语语境中没有的言语行为时,学习者必然会产生疑问,而我们的汉语教材中又不能为学生解惑,这就需要汉语教师提供及时的帮助。例如前面的示例1。再比如:

例2,在韩国乘坐公交车、出租车时,往往乘客都会跟驾驶员说上一句“수고했습니다”“안녕하세요”。而相同的语境下,汉语没有这样的使用规范。因此,当韩国学生到中国旅行,乘坐公交车或出租车,如法说出一句“您好”或“辛苦了”,无疑表露出“此人非老外也”的标签。

例3,韩国与中国都有教师节,而教师节上韩国学生再送上一张感谢卡后,常常会唱上一首《老师的恩泽》以表达感谢之情。这首歌似乎是韩国学生都会唱,从小学生到大学院生。常常有韩国学生问汉语老师,中国教师节学生们怎么办呢?

例4,韩国每五年有一次总统竞选,竞选活动期间全名参与,各种场景热闹非凡,有些有汉语表达,更多的是没有汉语可以概括。

上述列示的实例中,有些场景是汉语言文化中的有,但是没有言语行为,有些是汉语言中没有的场景,如何使用汉语实现交际目的,就目前看,我们往往依赖韩语中的汉语词汇,或者日语或台湾国语中的词语及语用规则。

本土汉语教学,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才会有生命力。韩国汉语教学需要立足于韩国文化,韩国人的言语行为,才能激发学习者的汉语学习动机,保持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

2.2 相似的交际情境,不同的言语行为

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语言在相似的交际情景中,会有不同的言语行为。当学习者照搬母语中的言语行为时,就有可能产生一些尴尬。比如例2。

其实告别的场景中,根据双方的不同身份,韩国人会有不同的言语行为表达。这里我们关注的

孙贞恩(2013) 汉韩敬语对比研究,黑龙江大学,国际教育硕士学位论文。

吕承英(2007) 汉韩礼貌语对比研究,吉林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论文。

2) 吴为善 严慧仙, P.143

例5, 有学生拜访老师, 拜访结束, 韩国学生会一边起身鞠躬一边这样说: “안녕히 계세요. 먼저 가겠습니다”。这句告别词一方面是表示: “老师您在这里安好, 我告辞了。”一个是祝愿, 一个是告别行动。而汉语语境下, 学生会一边起身一边说: “老师, 那您忙着吧, 我告辞了。”一个意思是表示“打搅您了”, 另一个意思是告别。

3. 教学对策

在教学中,对如何使用汉语表示敬语意义,我们要从话语内容,交际对象,话语者与听话者的社会地位,亲疏关系等方面做思考,设计与这些因素相关的交际活动,让学生承担不同的角色,在具体的情境中完成对话。或者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书面语的练习。

4. 总结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与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是有所不同的。在韩国本土上的汉语教学,是非目的语下的外语教学。非目的语环境中的汉语教学,对于言语行为,即语言与非语言的汉语与韩国语的异同要有所关注,并付诸教学实践中。在教材编写体现汉语语用规则的意义,体现出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以提高韩国的汉语教学的时效性,让课堂汉语更接近汉语语用真实。

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年。

探讨声韵学远程教育模式

(중국어 음운학 원격교육 모델 모색)

卞志源 (韩国放送通信大学)

[目次]

- 一. 들어가며
- 二. 중국어 음운학 강의 현황
- 三. 중국어 음운학 강의의 새로운 방법 모색
- 四. 중국어 음운학 연구자들의 인식
- 五. 마치며
- <參考文獻>

一 章 들어가며

본고는 중국어 음운학 과목 관련 원격 강의 가능성에 대하여 조사해 보고, 이에 대한 모델을 제시하는 것을 목표로 한다. 기존의 오프라인 강의에 대한 보완재 또는 대체재로서의 필요성 여부에 대한 연구자들의 설문 답변과, 과목 운영의 권한과 책임을 지고 있는 대학의 상황을 각각 조사를 통하여 알아보고, 새로운 강의의 가능성을 탐색해 보고자 한다. 아울러 전공 연구자들의 답변을 바탕으로, 새로운 강의의 모델은 어떤 식이어야 하는지를 제안해 보도록 하겠다. 우선 각 대학별로 중국어 음운학 강의를 진행하고 있는지의 여부를 비롯한 강의 현황부터 살펴보겠다.

二章 중국어 음운학 강의 현황

중국어 음운학은 일반적으로 중국에서는 ‘声韵学’로 지칭한다. 중국어 음운을 다룬 학문이 역대로 존재하였으므로, 전통적인 명칭을 따르지 않을 수 없기 때문이다¹⁾. 한편 전통적인 ‘声韵学’은 ‘역사음운학’과 같은 명칭으로 다루기도 하는 것이 한국의 상황이다. 때문에 현대 중국어의 음운에 대해서 음운학으로 국한하여 칭하는 것은 서구의 ‘phonology’를 일반적으로 음운학으로 명명한 것과 같은 맥락이라 볼 수 있다. 이처럼 동일한 내용에 대해서도 명칭에는 차이가 있을 수 있다는 점에 주의할 필요가 있다. 본고에서는 중국어 음운학이라는 명칭을 사용하고 있으나, 현대 중국어 음운을 비롯, 전통적인 ‘声韵学’까지 다루는 대학 내 고등 교육에 대해서 언급한 것이다.

1) 声韵学은 중국 내에서도 역사적으로 声音学, 音韵学, 韵学, 音学 등으로도 불린 적이 있는데, 이는 韵, 声, 音에 대한 개념이 학자들마다 혼동이 있었기 때문이다 (成元慶, 1972: 98).



필자는 2017년 4월 중에 전국의 중국어문학 및 문화 관련 학과를 두고 있는 136개 대학에 전화로 음운학 강의 개설 관련 설문조사를 실시하였다²⁾. 설문조사에서 발견된 몇 가지 유의미한 내용은 아래와 같다.

- 조사 대상 가운데 음운학 관련 과목이 개설되어 있는 대학: 총 16 개
- 대학원에 개설이 되어 있는 대학: 총 7 개
- 학부에 개설이 되어 있는 대학: 총 10 개
- 매 학기 개설되는 대학: 총 3 개
- 예전에는 개설되어 있었으나 현재에는 없는 대학: 총 6 개
-

三章 중국어 음운학 강의의 새로운 방법 모색

최근 고등 교육 방면에서는 전통적인 오프라인 형식 강의에 대한 도전이 지속되고 있다. 한국에서는 블렌디드러닝(blended learning)을 실시하고 있는 한국방송통신대학교와 온라인 강의로만 진행되고 있는 사이버 대학들이 있다. 2009년을 기준으로 했을 때 한국 대학의 중국어문학 관련 이러닝 강의 현황은 당시 조사대상의 약 20% 가량이 개설해 본 경험이 있거나 개설 중인 것으로 드러났다³⁾. 이 밖에도 컨소시엄 사이버 캠퍼스인 OCU나 한국 대학 가상 교육 연합인 KCU는 물론이고, 2015년부터는 한국형 온라인 공개강좌인 K-Mooc이 소개되었으며, Riss 통합검색 가운데에도 공개강의가 꾸준히 제공되고 있다. 현재 OCU나 KCU에서는 중국어 음운학 관련 강의가 없으며, K-Mooc에서도 사정은 마찬가지이다. Riss에서는 중국어 관련 공개강의가 현재 146개 개설되어 있으나, 이 가운데 음운학을 다루고 있는 것은 ‘중국어학’이라는 보다 광의의 이름으로 개설된 단 한 강의에 불과하다⁴⁾.

이러닝 방식의 강의는 고등 교육 단계에서 ‘하나의 대학, 한 명의 교수, 대학 내 학생들에게만’ 지식을 전달한다는 전통적인 모델에 대한 새로운 각도에서의 도전이라 볼 수 있다. 이러닝 강좌는 기존의 방식을 부인하기보다는, 이를 대체하고 보완할 수 있는 방안으로 꾸준히 거론되어 왔다.

그런데 이들 온라인 방식의 강의는 적어도 지금까지는 대형(Massive) 강의에 초점을 두고 있는 것으로 진단해 볼 수 있다. 대학 내에서 제작되고 있는 이러닝 강좌마저도 역시 기초 중국어 강의 또는 문화 관련 강의가 절대적인 비율을 차지하고 있어, 마찬가지로 맥락임을 알 수 있다 (오문의, 변지원, 2009).

이런 맥락에서 현재 중국어 음운학은 대형 강의에는 결코 어울리지 않고 오히려 사라지고 있는 추세에 처하고 있다. 그러나 음운학 관련 강의의 이러닝 강좌 개설은 현재 한국적 상황에서 이러닝 강의로서의 개설 타당성을 갖고 있다고 볼 수 있는데, 아래 장에서 중국어 음운학 연구자들의 답변을 근거로 살펴보도록 하겠다.

²⁾ 이 중 46 개 대학이 통화가 제대로 되지 않았고 24 개 대학은 전화응답자가 음운학에 관한 지식 자체가 없어 모른다고만 응답을 해 제대로 된 설문조사가 진행되지 않았다.

³⁾ 총 119 개 대학 가운데 24 개 대학. 오문의, 변지원, 2009

⁴⁾ OCU: <http://cons.ocu.ac.kr/>, KCU: <http://www.kcucon.or.kr/>, K-MOOC: goo.gl/XuqyDd, Riss: goo.gl/TVUV96 (검색일: 2017.10.06)

四章 중국어 음운학 연구자들의 인식

필자는 현재 한국의 대학에서 중국어 음운학을 연구하고 있는 학자들을 대상으로 3차에 걸쳐 중국어 음운학 가운데에서도 가장 난이도가 있다고 할 수 있는 상고음 관련 강의 개설에 대하여 총 10개 항목으로 된 설문조사를 실시하였다. 질문과 답변 사항의 분석 결과는 아래와 같다⁵⁾.

1. 중국어 상고음 강의가 대학에서 반드시 필요하다고 보십니까? (예/아니오): 예 41.7%, 아니오 58.3%
2. 중국어 상고음 강의가 대학원에서 반드시 필요하다고 보십니까? (예/아니오): 예 66.7%, 아니오 33.3%
3. 사정이 허락한다면 대학 또는 대학원에서 중국어 상고음 강의를 몇 년 주기로 개설하는 것이 좋다고 보십니까? 매학기/매년/2 년마다/3 년마다/4 년마다): 매학기 0%, 매년 25%, 2 년마다 50%, 3 년마다 16.7%, 4 년마다 8.3%
4. 중국어 전공 학과 이외에 중국어 상고음 강의를 반드시 수강(또는 청강)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보시는 분야는 어디입니까? (중복 답안 가능. 국어/한국사/인류학/기타는 수기표기): 국어 81.9%, 한국사 36.4%, 인류학 18.9%, 기타 18.9%⁶⁾
5. 전공자가 줄고 있는 상황에서 몇 개 대학이 연합하여 중국어 상고음 과목을 개설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보십니까? (대단히 필요하다/있는 것도 괜찮겠다/필요없다/모르겠다): 대단히 필요하다 41.7%, 있는 것도 괜찮겠다 33.3%, 필요없다 16.7%, 모르겠다 8.3%
6. 미국은 현재 인문학계의 소수 과목을 인터넷 강의를 통하여 제공하는 추세로 바뀌고 있는 중입니다. 국내에서도 인터넷 강의(유료)로 중국어 상고음 과목을 개설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보십니까? (대단히 필요하다/있는 것도 괜찮겠다/필요없다/모르겠다): 대단히 필요하다 16.7%, 있는 것도 괜찮겠다 50%, 필요없다 8.3%, 모르겠다 25%
7. Youtube 나 K-Mooc 과 같은 채널을 이용하여 인터넷 강의(무료)로 중국어 상고음 과목을 개설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보십니까? (대단히 필요하다/있는 것도 괜찮겠다/필요없다/모르겠다): 대단히 필요하다 25%, 있는 것도 괜찮겠다 25%, 필요없다 33.3%, 모르겠다 16.7%
8. 중국어 상고음 인터넷 강의의 수준은 어때야 한다고 보십니까? (고급 수준의 전문 강의/타 분야와의 융합 강의/기초적인 수준): 고급 수준의 전문 강의 0%, 타 분야와의 융합 강의 27.3%, 기초적인 수준 72.7%
9. 중국어 상고음 인터넷 강의를 제작한다면 참여하실 의사가 있으십니까? (대단히 있다/약간 있다/별로 없다/절대 참여하지 않을 것이다): 대단히 있다 16.7%, 약간 있다 16.7%, 별로 없다 58.3%, 절대 참여하지 않을 것이다 8.3%
10. 중국어 상고음 강의에 대한 기타 의견을 자유로이 적어주시기 바랍니다.

설문 답변을 통하여 상고음 강의 개설은 상당히 필요하며, 만약 개설한다면 1~2년 정도의 주기로, 기초적인 수준이나 타 분야와의 융합 강의를 통하여 온라인 강좌 개설에는 긍정적이며 제작에 참여 의사는 높지 않은 편이다.

5) 설문조사는 2017.04.10-13 기간 동안 서베이몽키(<https://ko.surveymonkey.net>)에서 익명 조사로 실시되었으며, 총 12 명이 응답하였다.

6) 기타 의견으로는 동북아역사(中日), 문자학어휘학, 언어학, 사회학이 각각 제출되었다.

五章 마치며

현재 한국의 대학에서 중국어 음운학 과목은 점차 사라지고 있는 추세이다. 이에 대한 원격 강의 가능성에 대하여 연구자들은 긍정적인 생각을 갖고 있는 것으로 조사되고 있다. 사라지고 있는 음운학 강좌에 대하여 여러 대학의 연합 강의에 대하여 긍정적인 답을 하고 있고, 온라인 강좌 개설에 대해서도 역시 긍정적인 답변을 하고 있어, 중국어 음운학 분야에 있어 이러닝 강좌는 기존의 대학 오프라인 강의와 대척점에 있지 않고 이에 대한 보완재 또는 대체재가 될 수 있을 것으로 보인다. 다만, 이러닝 강좌 강의들이 현재로서는 대량 과목 중심으로 진행되고 있어, 제작에 시간 소요가 크고 경제적 부담까지 더해지는 이러닝 강좌 제작의 특성상 그 자체로 상당한 제한 요소가 될 수 있을 것이므로, 여기에 대한 획기적인 해결책이 선결되어야 할 것으로 보인다.

＜参考文献＞

成元慶, 1972. <中國 聲韻의 演變 및 學名 考究>, 《學術誌》, Vol 13. No1, pp79-102.

오문의, 변지원, 2009. <어문학부(語文學部) : 한국 대학에서의 중국어문학 관련 이러닝 강의 현황>, 《중국학보》, Vol 60, pp129-147.

语言是用来进行交际的，因此，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学习第二语言的目的也同样在于使用。因此，第二语言教学应以培养学习者目的语交际能力为终极目标，目的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也必然成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核心问题。

一、关于二语语言交际能力要素

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Verschuieren

J.) 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经常不断地、有意无意的，受语言内或语言外因素左右的语言选择过程。”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最典型的语言选择过程模式是什么？(2003)正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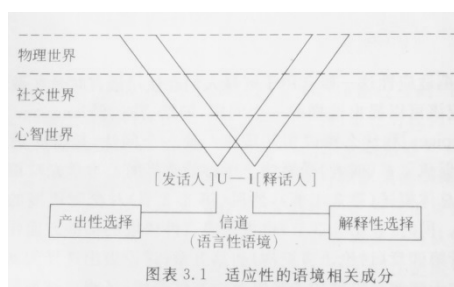


图 1

也即，一个合适、得体的交际过程必然包括这样一些因素：正确的语言规则的选择运用；准确地择用客观自然的语境条件；恰好得体地运用社会语境条件；合适巧妙地把自已的交际意图、情感态度与自然、社会条件相融合，从而实现交际预期。巴奇曼(Bachman,1990)提出的多成分语言交际能力CLA模型，全面涵盖了交际过程中所具语言能力的核心要素——语言学知识、社会语言学知识、心理语言学因素。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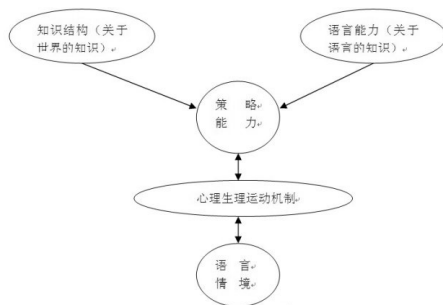


图 2

它反映出语言的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多因素左右的过程。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潜在的能力在转化为实际交际语言时，交际者需要运用策略手段，将语言知识与语言应用情境联系起来，这个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动态过程，因此，交际能力的构成也一定是多因素整合的动态关系。

第二语言交际能力培养只有顺应语言的动态交际过程，才有可能实现预期，由此就需要实现三个方面的整合。一是，不可轻视语言知识的掌握，而且该知识不是静止状态，而是转换成自如整合的运用语言的能力。这是一个潜在条件但同时也是刚性条件。如，二语习得中影响较大的语法习得问题。二语语法知识习得中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形式与意义的复杂对应关系。例如：“√教材在资料室”←→“*教材在桌子”——“在”与匹配项下位类别的差异造成结构关系的复杂；“√把那碗米饭吃了”←→“*把那篇课文读了”——“把”字句处置义对成分构成的复杂影响；“√小偷被我

发现了“ $\longleftrightarrow$ ”“我把小偷发现了”——“被”字句、“把”字句的施受关系影响了对谓语动词下位类别的选择；“ $\sqrt{\text{跳起来}} \longleftrightarrow \sqrt{\text{吃起来}}$ ”——动词下位类别不同，影响了结构构成意义的差异。显然，习得这些语法知识时，单一地了解某词某句是什么，是难以掌握其构成形式与表义的复杂对应关系的，需要了解的是它们的具体匹配条件、构成意义及其功能。二是，要清楚某个话语它的语境适用条件（社会、文化、自然）是什么，选择使用时受到哪些制约。如：“（对老师）你怎么才来？”这句话孤立地看，语法上没有问题，词语匹配、结构构成也都正确，但放到与师长直言交际的语用条件下就有问题了。这是因为“才”在此表示了量的增值，含有主观消极评价意义。也就是，说话人表示的比预期晚、慢是往大里说的，这样就带出了不满的消极情绪，可是此句说话人指向的交际对象是老师，对师长直言不满，显然不够客气，这在中国应尊重师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就显得不得体、不合适了。三是，解决如何运用策略把语言的知识与语境的条件加以整合。如：请求句是用来表达请求的，但是并不是需要请求帮助的条件下只能用请求句。例如：你和另一个朋友一起去复印，到复印室发现还有两三个人正在复印，你马上还要上课没时间等，此时你可能有两种表达方式可以选择。一是用请求句——你帮我印一下吧，我等不了，得马上去上课；一是不用请求句——哎呀，糟糕！我等不了了，得马上去上课啊。相较而言，非请求句的表达反倒更利于双方的面子——没有指使性，没有去求人，听话人主动承担，显示了双方的友好融洽关系，因此这个动态交际过程会显得更加完美和谐一些。

可见，要培养二语语言交际能力，语言能力、语用能力、策略能力三方面要素缺一不可。语言能力可以保证语言成分、语言结构选择提取时的准确、迅速，语用能力可以保证语言在交际情境中恰如其分地被选择运用，策略能力则是语言知识和语言应用情境的纽带，可以使语言在交际情境中发挥足够的效力，更好地、更有效地实现交际预期

二、学习者习得汉语思维模式及交际过程的问题表现

在第二语言习得中，学习者所习得的目的语总是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偏误或问题，我们通过以下事例能够看到，学习者习得汉语过程中汉语思维模式与汉语母语者的差异，从差异中我们可以具体领悟和明确汉语交际能力培养的切口、角度、侧面等问题。

1、 汉语知识的习得与交际能力的转化问题

我们知道，人们通常是通过自己和外界的上下前后、里外远近、中心边缘等关系的这种空间隐喻来表达对事物的认识，这种认知直接反映在语言系统中，这是语言的共性。当汉语的这种认知与学习者母语的认知有所不同时，所建立的类别范畴、结构模式就会不同，这就是语言的个性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学习者对汉语词语意义的理解和结构模式及关系的建构。以汉语表示动作趋向的“上”、“下”、“起”为例，通过几个偏误用例，基本可以了解学习者在认知上以及在思维模式上的问题。

(1) 小伙子急忙扔**起**车子，跑过来把我扶了**上来**。

(2) 他举**上手**，朝我大喊。

(3) 她不敢停**起来**，因为一旦停**起来**，身体就会胖**上来**。

由于学习者母语与汉语对空间特征认知的不同，致使他们容易忽略非显著特征，而把注意力放到与母语接近的“向上方向”这一显性特征上。实际上，汉语的“上”、“起”虽然都有共同的“向上方向”，但只是向上——“起”，还是向上后到达某点——“上”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因此，当“扶”、“举”与终点点位无关时，就不能与表示有终点点位的“上”类趋向动词相结合。同理，

2. 静态语句习得与动态语句运用的转化问题

(4)*把杯子在桌子上放。

例(4)属于没有掌握好“把”字句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意义的类型，跟语法知识的习得有更加直接的关系，但例(5)就不同了。例(5)孤立地看，“把”字句本身是一个合语法的句子，但是用在这个语境条件下却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这个语境条件下的“作业”已被老师处理成话题，而学生则把“我”处理为话题；老师的问话焦点只在作业完成的结果，学生答话的焦点却在处置“作业”所形成的结果，这与老师问话的话题、焦点显然都不一致。这种现象说明，即使学习者习得了某一语法形式的意义、特征，有时也很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正确使用其表现形式，像“把”字句这样的句子，在表达目的、焦点、语境条件方面等都受到篇章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结构及篇章意义都较复杂，教学时单纯从语法上讲结构、练结构是很难解决学生习得过程中的难点的，这也是“把”字句为何教与学都难的原因所在。

(6)你看(指着手里的照片),我上周在北京八达岭照了照片。

3、语言相关知识与社会文化的转化

(7)你最近马马虎虎吗?

(8)他(手指向老师)没告诉我。

(9)我家里有我、妈妈、爸爸、妹妹和奶奶、狗6口人。

“马马虎虎”在汉语里可以表示情况一般般的意思，所以，当别人问候你的情况时，你可以回答“马马虎虎”。可是，为什么问者用来寒暄就不恰当了呢？这就是汉语里卑己尊人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表示“一般般”的“马马虎虎”在情感态度的表达倾向上偏于消极，不是一种积极的、如意的情况，说话人说自己没关系，但是用于他人就太消极了，问候他人不能往不好里说，因此不合适。例(8)属于第三人称选用问题。汉语中尤其现场直指，第三人称选用一定受到被指人地位、等级等的限制，对尊长用第三人称直指是有失礼貌的交际行为。例(9)的宾语属于多项并列组合，从语法上说，并列组合，顺序可以不受限制，但是受到中华文化中等级、辈分甚至性别等因素的影响，交际中的顺序排列就一定受到制约。如：先长后幼、先尊后卑、先男后女等。这些都是特定的文化价值在汉语中的折射，制约着汉语的选择使用。

上文谈到的语言知识、语用知识、社会文化知识主要来自于语言使用者的母语、中介语规则系统或外语规则系统及文化习俗问题。在实际交际中，人们出于目的、效果考虑，不是请求别人做事就要用请求句，欲获取信息就要用疑问句，而往往是要进行交际设计的，设计中要有情感态度的融入，手段策略的选择。例如：

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有些草，你看不太懂。这时候你可能有多种表达上的选择：

- 老师，您写得太乱了，我看不懂。
- 老师，请您写整齐一些，我看不懂。
- 老师，对不起，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来着？

三种句子体现了三种不同的交际功能，实现交际目的的途径手段完全不同。a 句直接批评，显得对师长很不客气，会让老师感到难为情，因此虽然说得对，但是不得体；b 句是请求句，整个请求表达很礼貌，语气也舒缓，但毕竟含有指使性，对师长进行指使，还是有些不够得体；c 句既没有批评，也没有指使，而是把看不懂算作自己的责任，用问句去达到获取答案的目的，表达显得既和缓，又得体。这就是语言交际表达时的设计，为了使学习者将所学语言为交际服务，语言能力培养必须包含这种交际设计，使之能在交际时实现策略应用的转化。

学习者在课堂所学汉语与学习者为实现交际目的的汉语实际应用, 往往存在较大距离, 这是汉语教学中普遍性的大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应是力求使汉语作为二语的培养过程与真实环境中语言的使用之间保持最大的一致性, 这包括汉语在适宜的语境中的选择、情感态度(肯定、否定、观点倾向等)表达的选择、设计完成任务的表达策略(话怎么说合适、得体、有效)等。我们在我们所设计编写的《会通汉语》教材中, 就在尝试实现汉语的培养过程与真实环境中语言的使用保持一致性的问题。我们的作法是: 以功能性的语块、固定结构、经常性的搭配组合在语

境中反复重组再创、功能性运用, 以实现快速提取、有效记忆、认知应用语境、准确选择提取的目的; 通过建构更多的具体汉语运用环境, 使学习者有目的地模拟做事, 通过做事, 了解该语境常用词语的意义, 记住常用基本句型的用法, 再用它们来描述事情、阐发道理, 谈论感受, 从而实现交际能力的培养。

我们以《读写1》教材第十二课《我想去南方旅游》为例。这一课的主题是策划旅游, 做出游准备。那么作为初级一的学习者, 要培养他们在这样一个水平层次中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交际表达能力, 需要学会并掌握哪些最基本的与真实环境中语言的使用最贴近的词语、语块、句型呢? 我们设计了如下的语境及相应的基本表达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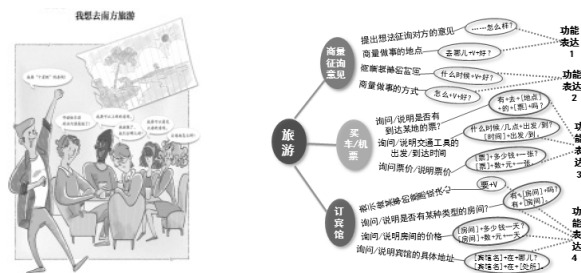


图 2

我们将主题式的情景与句型的功能应用有机结合起来, 将结构中最鲜明的功能特点和各功能最适切的表达格式融为一体, 为每个语言项目的展示和操练营造仿真语境, 借助大大小小的交际情景、大量图片和交际任务的设计, 充分理解和应用这些功能项, 拉近课堂内语言仿真应用与课堂外语言真实应用的距离。我们在教材中还特别重视模拟完成交际任务, 在完成任务的设计中, 突出“信息差”和“意见差”的设计。如在计划旅游的任务设计中, 设计了你计划去哪儿旅游, 你的理由是什么? 大家对于各自所选择的旅游地点、路线、交通工具、宾馆等进行讨论, 谈看法, 我们也设计了你帮助别人设计一条旅游路线的任务, 这些任务如同真正的旅游选择的讨论一样。由于讨论中充满了“信息差”、“意见差”, 学习者就要进行必要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互动活动, 通过活动来缩短调整意见差距, 用得得体适宜的情感态度表达使之达到意见沟通统一、信息调整平衡。

语言的应用是一个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综合体, 为此我们的教学应该更加关注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所表达的意义; 交际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可变化的、未知过程, 为此, 要让学习者充分了解交际语境, 功能性语块与句型的功能作用, 某交际意图、表达要素促成的特定语境条件; 通过话语适应的选择、交际策略的选择, 使交际表达向最佳方向发展, 最终实现成功交际, 从而提高汉语语言的交际能力。

四、结语

总之, 本文从语言交际能力培养的三大模块、语言的记忆、运用需要借助一定的语块、句型才能提高效率、语言能力的培养要适应语言交际的动态性、社会性等特性, 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等为基本理念和思想, 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语言现象来发现学习者学得汉语时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和对汉语承载的文化的理解, 分析其存在的问题, 讨论语言能力的培养问题。通过具体一课实例, 展示《会通汉语》教材全面体现与渗透的功能·情景·任务三位一体的汉语教学模式与理念, 希望对学习者的汉语学习有帮助, 对汉语国际教学及发展有启迪, 对语言能力的培养这一第二语言教学的核心问题给予更多关注, 引起更多重视, 促其更好更快、更加科学化地进步与发展。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1日 (星期六)

16:00-17:45

语言学 分科 2-5 (209號)

主持：李英月(慶熙大学)

竺家寧(國立政治大学)

元代兩種文獻反映的南北官話語音

张树铮(山东大学)

普通話口語詞的性質

李玉珠(梨花女大)

普通话母音的类型特征分析

金俊秀(韓國教員大学)

上古聲母構擬三則

李鐘九(白石大学)

桓歡韻的流變

韓炅濤(放送通信大学)

Study on sound changes of Old Chinese You Rhyme Group
and Jue Rhyme Group characters in Chu bamboo slips

韩瑞英(国立韩巴大学)

A stochastic Optimality Theoretic study of the adaptation
of Korean syllable fin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一、前言

中國自古以來的語言使用，是雙軌並行的，一個是漢民族共同語，是大家共有的語言，另一個是各地的方言，這是人們在家人、同鄉相聚的時候，所使用的語言。這種雙軌現象，在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當中，是十分特殊的現象。

漢民族共同語從孔子時代的雅言，到漢代的通語、凡語，明清的官話，到現代的國語、普通話，留下了比較完整的語言紀錄。但是，中國的幅員廣大，各地使用的共同語，雖然彼此相通，可以交談無礙，然而，在語音和詞彙上，免不了會帶有地方性的特色。古代的共同語，只要求彼此能懂，就達到目的了，不像現在要求高度的規範化，例如，「伯伯」唸做[puo puo]、[pei pei]、[pai pai]都可以，古代並沒有標準化的概念。除非在科舉考試的讀書音裡頭，會用韻書來規範，否則一般社會的口語使用上，地區性的特色，是十分顯明的。在今天講求規範與標準的時代，我們所用的國語或普通話，尚且會帶著各種不同的腔調，所謂的「廣東國語」、「上海國語」、「台灣國語」、「北京國語」等等。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共同語的這種差異性，必然更為明顯。

在歷史上，從南北朝開始，就逐漸形成了南北兩個共同語的局面，到了南宋，文化重心南移，南方官話的地位和影響力更加提升，南北兩個官話的格局，更加明顯。從南宋到元朝，便形成了代表北方官話或北方共同語的《中原音韻》，以關鄭馬白的元曲作品為代表。以及代表南方官話或南方共同語的《韻會》。這兩部韻書，分別描寫了宋元之間南北的兩個官話系統。

元代滅亡之後的明代，南方官話的影響力跟普及度，事實上是超過北方官話的，南方官話的最大特徵就是，有濁音、有入聲。因此，明代的韻書，從《洪武正韻》開始就具有這樣的特色，整個明代的韻書大多如此。這種以南方官話為主導的共同語，到了清代，才發生了轉變，北方官話逐漸取得優勢。

本文分別觀察了《中原音韻》和《韻會》兩部韻書當中的音系，從對比中，找出當時南北兩個官話系統的差異點，以及共同點，藉以了解漢民族共同語的發展歷史當中，所產生的分合變化。

二、元代的早期官話——北曲與《中原音韻》

早期官話的資料中，時期最早，且與戲曲文學有密切關係的是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中原音韻》專為唱曲作曲之人審音辨字而設，其標準為北曲作家「關鄭馬白」的作品，而彼之作品皆「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故《中原音韻》實為早期官話的語音實錄。

1. 《中原音韻》的聲調

《中原音韻》共收錄韻腳字五、六千個，分為十九韻類。

與傳統韻書之不同：(1)傳統韻書，一個韻只包含一種聲調。(2)《中原音韻》每韻類包含四種聲

調。換句話說，傳統韻書先分聲調；後分韻類。《中原音韻》先分韻類；後分聲調。(3) 《中原音韻》的聲調系統，不是傳統韻書的平、上、去、入，而是平聲陰、平聲陽、上聲、去聲。(4) 《中原音韻》的九個陰聲韻，有所謂「入聲作平聲」（只作陽平）、「入聲作上聲」、「入聲作去聲」。(5) 說明了《中原音韻》「入聲」在北曲語言中已經消失，變入平上去中，因此無需分列。不過周德清為江西人，江西話是有入聲的，不免受自己方言的影響，認為作曲者和他一樣「呼吸言語間，還有入聲之別」。只是作曲時為「廣其押韻」而派入三聲。(6) 《中原音韻》各聲調之下，同音字列在一起，用圈隔開，且「以易識字為頭，不另立切腳」。如此則在同韻類同聲調之下，字音再有不同，便有三種可能：(a)聲母不同，韻母同。(b)聲母同，韻母不同（介音）。(c)聲母韻母皆不同。(7)現代國語的聲調調值可以憑具體的音感，記錄下來(例如國語第一聲是55調)，《中原音韻》各字的調類雖然分得很清楚，調值怎麼發音，就無法重現了。這一點，和聲母、韻母可以擬訂音值，情況不同。(8)中古入聲字，至北曲時代，輔音韻尾[-p]、[-t]、[-k]消失，成為開尾(沒有韻尾)或元音韻尾之陰聲字，故入聲字散見於九個陰聲韻之平上去當中，而不在陽聲韻類出現。

2. 《中原音韻》的聲母系統

《中原音韻》的聲母有下面幾個特徵，和國語不同：《中原音韻》有唇齒濁擦音[v-]聲母。我們如何證明V-母的存在呢？從《中原音韻》的歸字排列上可以顯示出來。忙○亡○王（江陽、平）
梅○微○圍（齊微、平陽）

模○無○吾（魚模、平陽）

《中原音韻》聲母是否發生顎化？江陽韻「姜○漿」，再看齊微韻「奇○齊」：

再看魚模韻「虛○須」：

《中原音韻》知照系字是否發生捲舌化？

《中原音韻》這類字的排列狀況，和現代方言的念法如下：

梳○書○蘇(魚模)	抄○超○操(蕭豪)	鄒○周(尤侯)	
s- ʃ- s-	ts'- tʃ'-	ts- tʃ-	(閩廣)
s- ts- s-	ts'- ts'-	ts- ts-	(太原、西安、開封)

攷之方言，《中原音韻》(北曲)前後隔開的二字，皆聲母之不同。假定北曲「梳」為su，則與全國方言音讀一致的「蘇」su衝突。假定北曲「梳」擬為為siu，無方言為佐認，「書」才有唸細音者。假定北曲兩者的不同是「梳」su，「書」siu，但是，s無配細音者，捲舌音一般是不適於配細音的。故北曲前後兩字不同，應屬韻母之不同，非聲母不同，魚模韻之韻母只有-u，-iu二類，又只有舌尖面的 ʃ 可配洪細兩類韻母，故假定北曲「梳」ju，「書」jiu。音值上，「梳」ju一讀不帶舌面的i，所以舌尖成分多些，發音近似s。 「書」jiu則舌面成分多些，發音近似近c。不分別擬訂為su與ciu，為音系的經濟性原則，避免聲母系統太過繁瑣。

《中原音韻》有否舌根鼻音[ŋ-]聲母的問題

國語沒有舌根鼻音[ŋ-]聲母。《中原音韻》某些排列現象，顯示有少數的[ŋ-]聲母存在。《中原音韻》的排列如下：

仰○釀○樣（江陽去）	傲○奧（蕭豪去）
相鄰	不相鄰
業○拽○聶捏（車遮入作去）	我○珂（歌戈上）
相鄰	不相鄰

董同龢認為：1.「仰、釀」之間，「業、拽」之間的圈是後人誤加的。2.「我、珂」是韻母的不同。3.「傲」是唯一有ŋ-母者，單單存在於一個韻母之前，是受周德清自己方言影響，未與「奧」合併者。因而董同龢不承認北曲有ŋ-母的存在。但是許詩英師認為：謂傳抄之誤，應據版本的校堪證明，今可見之最早《中原音韻》為元刻鐵琴銅劍樓本，其間仍有圈隔開。董同龢自己把「仰、業、我」的ŋ-都取消了，要不然ŋ-不是也可出現在-iaŋ，-ie，-o和-au韻母之前，而不是「單單存在於一個韻母之前」了。因此北曲可能還有少數舌根鼻音作聲母的事實，只不過漸趨消

失而已，不如現在南方之方言，很多方言的ŋ-母都在消失中，吳語ŋ-母較閩南語少，閩南語又較客語少。

3. 《中原音韻》的韻母系統

東鍾 uŋ iuŋ 江陽 aŋ iaŋ uaŋ 支思 ɿ 齊微 i ei uei
 魚模 u iu 皆來 ai iai uai 真文 ən iən uən yən
 寒山 an ian uan 桓歡 on 先天 ien yen
 蕭豪 au au iau (uau) 歌戈 o io uo 家麻 a (ia) ua
 車遮 ie ye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yəŋ 尤侯 ou iou
 侵尋 əm iəm 監咸 am iam 廉纖 iem

三、《古今韻會舉要》的形成

從南北朝的文化中心、經濟中心，都在南方的吳地。南方所使用的語言，不僅僅是吳方言，知識份子還使用一個受吳方言影響的共同語。到了南宋，南方的影響力更為明顯，這時的南方官話已經涵蓋整個吳閩地區，福建的理學、書院、印刷業都領先全國。明代的共同語，更是以南方官話為代表，通行全國，所以明代的韻書都帶有入聲、帶有濁音等等南方音的特色。明太祖在南京建都，也反映了南方文化、南方官話在當時的主導地位。元代北音的《中原音韻》，和南方官話的《古今韻會舉要》（以下簡稱《韻會》），正是南北兩個官話系統的代表。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是元代熊忠依據南宋黃公紹的《古今韻會》改編的。黃氏的原本現已散佚。黃公紹，字直翁，號在軒，南宋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進士，不久南宋亡（1279），入元不仕。黃氏《韻會》作於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之前，因為今本《韻會》前有廬陵劉辰翁於「壬辰十月望日」寫的序，壬辰正當1292年。其書「編帙浩瀚，四方學士不能偏覽」，因此熊忠「取禮部韻略，增以毛、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為《韻會舉要》一編。」黃、熊二人都是福建邵武人（閩北），很可能《韻會》的「字母韻」正是反映了當時的閩北通行的南方官話系統。我們可以由幾個跡象看出來：1.《古今韻會舉要》成書於1297年，比中原音韻（代表當時的北方大都音，書成於泰定甲子1324年，到至正元年1341刊行）只早二十多年，兩者無論在聲、韻、調各方面都不太相同。是否《韻會》反映了較古的音呢？應該不是，因為《韻會》的外表雖然沿襲了平水韻，而內裏卻完全設計了一套新的系統，在聲母方面有新的三十六字母系統（和傳統的三十六母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在韻母方面有完全和舊韻不同的「字母韻」。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韻會》的作者目的在描寫一個和舊韻不同的語音系統，它和《中原音韻》的差異是南、北語音的不同，不是傳統和當時實際語音的不同。2.《韻會》的韻母和現代的閩北音有許多類似的地方，入聲-p -t -k韻尾的混而為一，也和現代閩北音一致。由此，我們推測《韻會》所表現的語音，正是反映了作者黃、熊二人生長區域的語音。

《韻會》為什麼要以「舊瓶新酒」的方式來表現這個迥異於《切韻》的語音系統呢？如果黃、熊二人不拿當時流行的「平水韻」作為外衣，而直接按他們設計的「字母韻」編排，我們可以想像，在保守性很強的古代學術界，這部書必然很難被接受，最後很可能免不了亡佚的命運。這就是熊忠還得在序中和《禮部韻略》拉點關係的理由。

《韻會》卷首有廬陵劉辰翁序文：「...江閩相絕，望全書如不得見。...」此所謂「江」即江西廬陵，是劉氏自己的籍貫，「閩」指福建邵武，是《韻會》作者的籍貫。

代表元代北方通行語音的《中原音韻》，其聲母已完全清化，而時間只早二十多年的《韻會》（1297年，《中原音韻》1324年）卻完整的保留了濁音聲母（例如群、定、並、奉、從、澄、邪、禪、匣都還保留在《韻會》中），而《韻會》的性質是反映現實語音的，不是因襲傳統的。這樣看來，《韻會》所反映的是南方音的可能性要大些。

熊氏書表面上雖然依照傳統的分韻（平水韻），實際上卻隱藏著元代南方的語音系統。其凡

公、空、東、通...稱為「公字母韻」
弓、穹、窮、嵩...稱為「弓字母韻」
雄稱為「雄字母韻」

東韻	公、空、東、通...
登韻	肱、朋、弘...
庚韻	觥、盲、橫...

普通話口語詞的性質

張樹錚 中國 山東大學

○ 緣起

2007至2008兩年，筆者在日本松山大學任教。有一次跟同事增野仁教授談到一個問題：中國南方人所說的普通話好懂還是北方人所說的普通話好懂？在我的直覺——相信也是多數中國人的直覺中，肯定是南方人所說的普通話難懂。想想看，“南蠻缺舌之人”所說的普通話雖然不再是“鳥語”了，但那味道、那發音肯定是讓人難受的（以上為笑談，非語言歧視也），更不要說外國人來聽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增野先生卻認為：“北方人說的普通話難懂。”當時未及細詢原因。過了些日子的一件事使我明白了增野先生看法的道理所在。暑假開學後，在教員休息室遇到了在松大任非常勤教師的兩位教漢語的日本女老師，相互打招呼後，她們問：“張老師最近忙嗎？”這種問候是很中國化的。我也來了個很中國化的回答：“噓，瞎忙活！”立時，兩位口語很不錯的女老師便愣住了：“瞎——忙——活？”我想，問題出在哪裡呢？肯定是出在詞彙上。可是，我說的是普通話呀。請看《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詞典》”。無特別說明者為第六版）：

瞎②：[副]沒有根据地；沒有來由地；沒有效果地：～說|～吵|～花錢|～操心。”

忙活：〈口〉[動]忙碌地做：他們倆已經～了一早上了。”

但是，顯然是這兩個對北方人來說很常用的普通話詞並不在她們的詞庫之內。於是，我明白了：北方人說的普通話真的是對外國人來說很難懂啊！其原因並不在於發音是否準確，而是在於詞彙方面：北方人口中的普通話口語詞使用頻繁，而這些口語詞儘管也屬於普通話的範圍（收入《現代漢語詞典》為證），但卻很少見於通常的書面文本（口語性比較強的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對話除外），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就很少接觸得到，甚至東南方言的人學習普通話時也很少接觸到或者不習慣於用這些詞。於是，東南方言的人所說的普通話中，詞語與普通的書面語詞一致性很強，外國人自然容易聽懂；而北方人所說的普通話中，口語詞則成了外國人理解的障礙。將心比心，我們自己在學習外國語的時候不是也經常為一些口語詞犯愁嗎？

由此看來，普通話的口語詞確實是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從實用的角度說，學習漢語的外國人需要注意掌握一些常用的口語詞，而說漢語的中國人（特別是北方人）則需要注意在與外國人交流時盡量避免口語詞的過多使用。其實，就是在中國的中小學語文教學中，也應該注意口語詞和書面語詞的區分問題。不過，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是確定什麼是口語詞。而據筆者所見，詞彙學界對此尚欠深入討論。因此，本文不揣譾陋，提出一些淺見以期對口語詞的研究和教學有所幫助。

一、普通話的口語詞和方言的口語詞

口語詞一般定義為一般用於口語、帶有口語色彩的詞，而書面語詞則是一般用與書面語、帶有書面語色彩的詞。這在一般的方言中並無問題，但在普通話這樣的共同語中就沒有那麼簡單了。在一個方言中，其日常交際中使用的詞絕大部分屬於口語詞，當然也有部分受書面語或共同語影響的“文詞兒”。在筆者的方言中，一般稱父親為“爺”，“我父親”為“俺爺”，但在比較莊重的場合、表達比較莊重的意思時也會稱“我父親”，——這可以算書面語的影響；一般稱饅頭為“饅頭”，但在做喪事時別人送的“饅頭”負責登記的人（“櫃上”）記為“神饅饅”——這可以算共同語（或影響大的權威方言）的影響。其實，口語詞和書面語詞的區分還是比較明顯的。它們之間只牽涉到一個通用語詞的問題，比如“人”“牛”“犁”既是口語常用的，也是書面語中使用的，這些詞算口語詞還是書面語詞？看來，在口語詞和書面語詞之間需要加一個中間地帶：口語和書面語通用詞，我們把它叫作“文白通用詞”。相應地，位於兩端的是“純口語詞”和“純書面語詞”。口語出自於“口”，自然應該是基於活的方言的，而普通話與方言的不同在於，普通話並非建立在活的個別方言的基礎之上，其詞彙系統具有較之方言更多的復合性，其中又主要來自白話的書面語。下面僅舉一例。

表示“說話時的這一天”的意思，《現代漢語詞典》共收有四個詞：

【今天】時間詞。①說話時的這一天。②現在；目前。

【今日】時間詞。今天。

【今兒】〈口〉時間詞。今天。

【今朝】①〈方〉今天。②〈書〉今天。

其中，“今天”和“今日”為無標記項，而“今兒”（“也說今兒個”）則標為“〈口〉”，“今朝”一標“〈方〉”，一標“〈書〉”。注意，“今天”和“今日”仍有區別：“今天”是最基本的說法，“今日”“今兒”“今朝”均用“今天”來解釋。這與我們的語感也是相同的：一說普通話中的today，大家想到的肯定是、教留學生甚至教方言區的人學普通話肯定也是“今天”而不是“今日”；如果把“今日”標註成“〈書〉”（自古以來的文言文說法，《漢語大詞典》首引例為《孟子》，最晚的例子是《兒女英雄傳》），甚至是“〈方〉”（現代也有不少方言說“今日”）大約也爭議不大。筆者的方言中是說“今日”（以及其音變形式“今們兒”）不說“今天”的，但如果要說普通話或寫文章時除了特殊的需要外（如“今日說法”之類）是萬萬不說“今日”的，因為連自己都覺得“今日”不是普通話詞，頂多是混在書面語中的。那麼，為什麼“今天”能夠一家獨大呢？有何依據或來源呢？據《普通話基礎方言基本詞彙集》，“今天”這一條目在北方話中共有三種說法，一是“今天”，一是“今日”（包括各種變體如“今兒”“今兒個”“真兒”等，下同），另外就是“今朝”了。其收錄的93個地點中，只說“今天”的只有22個點，只說“今日”的有13個點，既有“今天”也有“今日”的有51個點，說“今朝”或既說“今朝”也說“今天”的有7個點。單從數量上看，說“今天”的點（22+51）略多於說“今日”的點（13+51），但也不排除有些點是把方言中受普通話影響而新產生的“今天”的說法也記錄進來了（比如青島和濟南），所以兩種說法的數量大致是旗鼓相當。再從地理分佈來看，只說“今天”的地方主要是西南地區（西南地區也有既說“今天”也說“今日”的如昆明等地）和東北以及西北的歷史比較晚的城市，因此，說“今日”是北方地區更為通行的方言詞而“今天”是西南地區的方言詞是大體可以成立的。至於“今朝（真朝）”主要見於安徽、湖北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蘇的南通，這種說法與蘇州、上海、廣州、績溪等地相同，在北方話裏算是“小眾”，所以《詞典》標為“〈方〉”倒也得其所。而“今兒（個）”之類的說法，據上述材料的統計是包括北京在內的53點，可能因為書面上多寫作其原型“今日”而被視為“〈口〉”了。抽查近代白話作品，《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中均用“今兒”或“今日”，無一例用“今天”。《水滸傳》中除一例用“今天”（第六十七回）外，其餘均用“今日”。《西遊記》、《儒林外史》、《醒世姻緣傳》、《聊齋俚曲集》中均用“今日”，無一例用“今天”。但是，《說岳全傳》中用“今天”，《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駱駝祥子》中既用“今天”也用“今日”（《官場現形記》和《駱駝祥子》中還使用“今兒”，前者可能與作者李伯元自出生至25歲以前生活在山東西面有關，後者作者老舍是北京人，用“今兒”自不足為奇）。《漢語大詞典》“今天”引例則全為現代。以上說明“今天”的說法在清代後期的白話文中已經比較普通。到了民國時期，連老舍這樣的北京人在書面上也用“今天”了。再以後，相沿成習，人們就習慣於說“今天”而很少用“今日”了。由此來看，所謂普通話的詞語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通行於現代書面語里的詞語，與文言語詞固然不同，但要與白話書面語詞的界線卻不是那麼容易厘清。儘管白話文以“我手寫我口”相標榜，但從詞彙的角度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名不副實的。人們的“口”中是各地不同的方言詞，而在“手寫”的白話文中卻是經過了大大過濾了的詞語，它與任何一處方言的“口”都不盡相同。普通話詞語的優點在於它的“普通”性質，即在北方方言中比較通行，但是這也造成了普通話的詞語實際上是脫離具體的方言的，沒有哪一處北方方言的詞彙是與普通話完全相同的，哪怕是北京話。一部分詞與普通話相同，另一部分與普通話不同，這才是處於不同方言區的人們所面對的現實。當大家在說普通話的時候，實際上都是在改說另一種“方言”。換句話說，對於絕大部分不以標準的普通話為母語的人來說，只要使用了普通話的詞語，便離開了自己母語的實際，便不是真正的口語而夾雜許多書面語了。日本松山大學的孟子敏兄開玩笑說，“普通話不是人話”。雖然似乎有些尖刻，卻是十分深刻。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對於一般的人來說，普通話的詞語，哪怕是看起來比較普通的、常見的詞語，很多也是要經過學習（閱讀書面語或接受廣播、電視的影響）而獲得的，這些詞語實際上也就帶有了書面語的性質（如“今天”一詞在不說“今天”的方言區的人來看就屬於書面語，儘管是白話文性質的書面語）。對於與普通話差異較大

的東南方言區的人來說如此，就是對於一般認為與普通話差異較小的北方方言區的人來說也是如此，只是程度有差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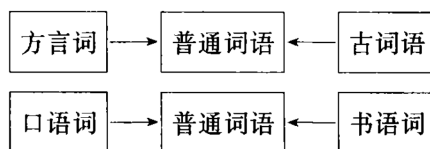
現在被視為普通話“口語詞”的數量（《詞典》標為“〈口〉”），比一般方言中的口語詞要少得多。據筆者對《詞典》第五版的統計，《詞典》標“〈口〉”的詞（或義項）只有880條。如果除去其中只是語音形式不同的（如“血”讀xiě、“[相]片兒”讀piānr），數量還要少。在一部收詞達65000條的詞典中，口語詞只占1.35%（880 / 65000），顯然是十分不正常的比例。這當然有多個方面的原因，下面還有後續的討論。我們也可以說《詞典》對口語詞的標註實際上採用的是嚴苛的標準，但普通話的口語詞與白話書面語詞的關係確實是過於密切，這或許正是《詞典》的編者為何採用嚴苛標準來認定口語詞的原因。

如果我們不涉及方言、不涉及方言區的人習得普通話的問題，單純就普通話的範圍來討論口語詞的話，普通話的口語詞應該是與書面語詞相對待的詞彙成分。大致說來，普通話的詞語除了從古代繼承下來的文言或近現代產生的新詞語之外，還有大量的北方方言乃至全國各方言通用的一些詞語，這些通用詞語既見於口語、也見於書面，所以通常也不是典型的口語詞。《詞典》所標註的口語詞，實際上主要是見於北方方言、尤其是見於北京話但通用性相對較弱的口語詞。正因為其通用性弱，所以編者對這類詞的收入便十分謹慎，故而數量較少。而與書面語詞相對待的口語詞，大部分並沒有標出。請看下文的討論。參照一般把《詞典》所標的方言詞（“〈方〉”）稱為狹義方言詞的做法，我們把《詞典》所標的口語詞（“〈口〉”）視為狹義口語詞。

二、口語詞和方言詞

如上所述，普通話中的口語詞與白話書面語詞的區分界限並不是十分清晰。可能是由於這個原因，《詞典》第三版（1996年）曾經取消了“〈口〉”的標註。蘇新春、顧江萍2004總結了《詞典》第二版中標“〈口〉”的844例（其中131例為部分義項標“〈口〉”）在第三版中的去向：（一）詞目刪除，41例；（二）改標“〈方〉”，視為方言詞，42例；（三）未做任何標註，760例。未做任何標註的詞又可分為三種情形：1. 已成為普通詞語，263例；2. 仍保留口語色彩，379例；3. 表現出方言詞的特點，118例。換言之，這些原標“〈口〉”而實際帶有方言色彩的詞例有42+118=160例，占比為160 / 844 = 18.96%。因此，狹義口語詞與狹義方言詞（即《詞典》所收、被視為已經進入普通話但仍帶有方言色彩的詞）有著密切的關聯。從第四版開始，《詞典》又恢復了“〈口〉”的標註，可見，對口語詞的標註儘管有些實際困難，但仍然是有其必要性的。正如蘇新春、顧江萍2004所說，“口語詞是普通話詞彙系統中一種重要的色彩分類，與‘〈方〉’、‘〈文〉’、‘〈書〉’一起與普通話詞彙有著對稱的存在價值，取消口語詞的標註，會導致詞彙分類的缺損。”蘇、顧認為，標註“〈口〉”的主要困難在於兩點：“一是口語詞與方言詞的糾纏，二是口語詞自身在歷史的遷移中的變化。”本節我們先討論一下口語詞與方言詞“糾纏”的問題。

關於口語詞和方言詞的性質和地位，蘇、顧用下圖來表示：



具體來說，“上行表示空間和時間的分類”，“下行表示語言使用環境的分類”。根據此圖，方言詞和口語詞可謂涇渭分明，但問題在於，在共時的使用中，方言詞和古詞語都會參加到“語言使用環境”當中來，那時候上下兩行的關係是怎樣的？如果“古詞語”可以歸併到“書語詞”中的話，“方言詞”歸併到“口語詞”中來恐怕就不一定都合適了，因為前者是根據來源所劃出的類別，而“口語詞”是根據語體色彩所作出的、與“書語詞”相對的類別。從實際使用來看，“方言詞”多用於口語，與“口語詞”有相似之處，但是它們在普通話中畢竟屬於帶有方言特色的另類，還不算是“正牌”的普通話詞，所以才單獨標出是“〈方〉”，如果歸入“〈口〉”就跟標“〈方〉”的初衷不合了。比如，“垃圾”和“尷尬”來自吳方言，但因為已經為普通話深度接收，《詞典》中就不

標“〈方〉”。我們的看法是：“方言詞”與其他詞並不在一個層級上，它只是一隻腳買進普通話門檻而已，地位還不能與其他詞類平列。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口語詞”和“方言詞”的“糾纏”，因為這些“口語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帶有一些方言特色的，正如《詞典》第三版把一些標“〈口〉”的詞改成標“〈方〉”所體現出來的那種觀念。

據我們的觀察，狹義的口語詞有不同的情況，有些是相對於正式的、甚至是術語而言的，如“打鐵”釋為“〈口〉鍛造鋼鐵工件”⁷⁾；有些是相對於書面文言成分而言的，如“爸”“爸爸”；有些是因其形象化而口語色彩濃厚，如“八字沒一撇”、“白眼狼”；還有些恐怕就是帶有方言色彩的了，如“蛛蛛”（蜘蛛）、“奔命”（拼命趕路或做事）、“叨登”（翻騰）、“刺撓”（癢）。前面幾種本文沒有加括弧釋義，是因為這些詞現在很通用，無需解釋，而後一種帶有方言色彩的詞，很少使用，如果不加解釋的話起碼是給讀者增添麻煩的。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沒有具體分析《詞典》第六版中所有狹義口語詞的分類，但上述蘇、顧2004對第二版的統計可以做個參考，那就是帶有方言色彩的詞要佔到接近五分之一。

這樣一來，明明帶有方言色彩而不標“〈方〉”而標“〈口〉”的詞與標“〈方〉”不標“〈口〉”的詞就有一個劃界的問題了。也是因為時間關係，我們沒有具體分析狹義口語詞的方言來源和分佈。但是大致可以說，就分佈地區而言，標“〈方〉”的一般不是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除了只有北京附近很小的範圍說的詞；標“〈口〉”的一般都是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除了只有北京附近很小的範圍說的詞。來自東南方言的詞不用說標“〈方〉”，就是來自北方方言區的一些詞，如果分佈區域不大的話，也會標“〈方〉”。如上面舉到的“今朝”，再如主要分佈在山東的“腚”（臀部，北京說“屁股”）。北京話有但標為“〈方〉”的詞如“嘚啵”，《詞典》釋為“〈方〉絮叨；嘚叨：沒工夫听他瞎～。”陳剛《北京方言詞典》：“嘚啵：（1）絮煩，喋喋不休。| 我媽就是愛～，～起來沒個完。| ～～且說呢。（2）數說，議論。| 她就好～別人。”由於上面說到的狹義口語詞和方言詞的糾纏，《詞典》對這類詞的收錄和標註仍有許多可議之處。綜合上面的情況可以說，在通用性為前提的情況下，北京一帶的方言詞具有進入普通話的優先地位，這與北京作為首善之區、北京方言作為普通話的音系基礎、對普通話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是分不開的。

此外，《詞典》的標註與一般人對是否普通話普通語詞的語感還是有些差異的，《詞典》標註的變化也說明了這種差異。如“蛛蛛”，《詞典》原來都解釋為“蜘蛛的通稱”，不僅不是“〈方〉”，也不是“〈口〉”，而是作為“通稱”。但一般人肯定會以“蜘蛛”為普通話詞而以“蛛蛛”為方言詞。《詞典》第六版釋為“〈口〉蜘蛛”距人們的語感近了一些，但仍不能完全吻合。再如“爸”、“爸爸”和“媽”、“媽媽”標為“〈口〉”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但是“爹”和“娘”也標為“〈口〉”恐怕就值得商榷了。比如一個人要教他的孩子從小說普通話的話，肯定是教孩子說“爸（爸爸）”、“媽（媽媽）”而不會教孩子說“爹”、“娘”的，因為後者會被一般人認作方言詞。這也可能反映了普通話詞彙的歷時變化。所以，《詞典》對這類詞的標註或者說對口語詞的把握上也有許多可議之處。

三、口語詞與書面語詞

口語詞和書面語詞的區分是就著一個共時的詞彙系統而言的。不同方言的詞彙系統中，某個詞屬於口語詞還是書面語詞可能不同。如“行（走）”“食（吃）”在粵語中屬於口語詞，而在普通話中屬於書面語詞（儘管《詞典》並未在“行”的“走”義項、“食”的“吃”義項中標示“〈書〉”）。再如在普通話中，“說話”是通用詞，而“言語”則是口語詞。實際上“言語”是更為古老的詞語，《漢語大詞典》首引例為《易經》；而“說話”《漢語大詞典》首引例為唐代的白居易詩。可見口語詞以及方言詞的性質都是以現代共時的角度來認定的。換言之，口語詞不一定不古老，通用語詞不一定歷史更悠久。

口語和書面語詞的一般區分並不困難，所以這裡不多討論。需要注意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口語詞和書面語詞的對應問題。

⁷⁾ 按：將“打鐵”標為“〈口〉”似乎有些過分。“鍛造鋼鐵工件”更像是工業用語，而“打鐵”屬於手工鍛造，自古至今流傳（《漢語大詞典》首引例為《水滸傳》），更為通用。如果“打鐵”標“〈口〉”的話，那“打槍”、“打頭”、“打點滴”“打嗝”等等不都得標“〈口〉”？事實卻是相反。

無 ———— 對應 ———— 書面語詞

四、口語詞與帶有口語色彩的詞

張樹錚 / 普通話口語詞的性質 ● 235

A Ty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Mandarin Vowels

LEE, Ok Joo

Ewha Womans University

Keywords Mandarin, vowel, language universal, typology, distribution, markedness

1. INTRODUCTION

While vowels are generally classified in terms of aperture (i.e., the degree of openness), place of articulation (i.e., front, central, back), lip position (i.e., rounded, unrounded), the phonem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ndarin vowels still remains a subject of debate. The disagreement centers primarily on how to treat the so-called apical vowels. Two types of high vowels [ɿ, ʅ], which involve the tongue tip in articulation, are written as 'i' in pinyin. [ɿ] appears only after the dental fricative and affricates in syllable-final position, and [ʅ] appears only after post-alveolar consonants (i.e., retroflex) in syllable-final position. Although they have been traditionally treated as 'apical vowels' whose distributions are limited, they are also treated as fricative vowels or syllabic approximants which are the voiced extension of the preceding consonants (Chao 1968:24, Duanmu 2000:36-7, Lin 2007:72). Since the phonemic status of these vowels is not crucial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y will be regarded as high central vowels. Table 1 presents the inventory of the Mandarin vowels. If we leave aside interjections and the controversial high central vowels, Mandarin has five vowels: three high vowels, one mid vowel, and one low vowel.¹⁾ [ɛ]/[æ] and [ɑ] are treated as phonetic variants or allophones of the phoneme /a/, and [e], [o], and [ɤ] are treated as phonetic variants of the phoneme /ə/. Therefore they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table. The pinyin letters are given along with the IPA in the square brackets.

[Table 1] Mandarin Vowels

	Front		Central	Back	
	unrounde d	Rounde d	unrounde d	unrounde d	rounded
High	i[i]	ü[y]	i[ɿ, ʅ]		u[u]
Mid			e, o[ə]		
Low		a[a]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provide a typological explan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 Mandarin vowels. The vowels in the syllabic-nucleus position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how frequently they appear in lexicon.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o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anguage-specific features in determining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the Mandarin vowels.

¹⁾ The vowels [ɿ, ʅ] are added to the vowel inventory provided by Lin (2007:82).

Implicational Universals: The presence in a language of a marked category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in it of the corresponding unmarked category (Greenberg 1966, Gamkrelidze 1978, Maddieson 1984, Whaley 1997 etc.). Given that peripheral vowels are relatively marked Crothers(1978:100), we can conjecture a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markedness and distributional frequency as follows ('<' indicates the markedness and less frequent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onent on its right.):

Unmarked diphthongs contain a high vowel

3. ANALYSIS AND RESULTS

238 ● 语言学 分科 2-5

Selected References

- LEE, Ok Joo / A Typological Account of the Mandarin Vowels • 239

上古聲母構擬三則

金俊秀（國立韓國教員大學）

一、前言

近幾年筆者以韓文發表的十多篇論文裡，主題與上古聲母有關者共三篇：〈溼字上古聲母考〉（2014）、〈色字上古聲母考〉（2016）及〈委字上古聲母考〉（2016）。今將此三篇的核心內容重新以中文撰寫，題為〈上古聲母構擬三則〉，祈請海外諸家惠予批評斧正。

二、濕

- [A]  溼 殷·合8355 [B]  溼 殷·合8356 [C]  溼 西周·史懋壺
[D]  溼 西周·伯姜鼎 [E]  溼 楚·郭店·太4 [F]  溼 楚·郭店·太3
[G]  溼 秦·石鼓文 [H]  溼 《說文》小篆

「濕」，本作「溼」，从水从茲，字見於卜辭（A、B）。季旭昇師（2004）認為「茲」从聯絲攤在架上，即潮濕之濕的最初文。「茲」所从之「茲」為「絲」，象兩糸相連之形，裘錫圭（1983）認為「聯」之初文。「溼」，从土滋聲，季師（2004）認為「隰」之本字（C）。茲旁在金文中已省訛作「茲」（D），楚簡文字則進而省作「茲」（E、F）。「濕」，石鼓文、《說文》小篆作「溼」形，其所从之「絲」，實是「茲」之訛（G、H）。

- [A]  遯 殷·翻囑 [B]  遯 西周·晉侯鞞盤 [C]  遯 西周·弢簋
[D]  遯 西周·敵簋

古文字裡止旁與辵旁互用，糸旁常作「幺」形，上列字形實屬同字，下文為行文方便，以「遯」為代表此字。馬承源（1993）讀「遯」為「原隰」（B）。據此，裘錫圭（1994）讀「遯」為「追襲」（C、D）。「隰」、「襲」均隸於緝部，中古音韻地位相同，因此裘氏認為「遯」既然可讀「隰」，亦可讀「襲」。爾後，經陳美蘭（1998）、黃德寬（1999）之研究，釋「遯」為「襲」，蓋成定論。黃氏認為「遯」才是襲擊之襲的本字，「襲」之本義為死者所穿的衣服，用為襲擊之襲當屬假借，只是後世「襲」行而「遯」廢。

「遯（襲）」所从之「茲（絲）」，應是「茲（濕）」之訛，即該字的聲旁。「遯」的結構可析為从辵从「茲」聲，其造字本義為趁人不備而攻擊。字在弢簋、敵簋銘文中當本字使用，而在晉侯鞞盤銘文中讀為「隰」，是假借無疑。相關諸字的鄭張尙芳（2003）擬音如下：

溼 (濕) *hɲwɔb (緝1部) > eiɪp (書緝入開三) > swɪp (合), shī
 濕 (溼) *ɲʰl'wɔ:b (緝1部) > *tʰwɔ:b > tʰɒp (透合入開一) > tʰap (咍), tà
 隰 *ljwɔb (緝1部) > ziɪp (邪緝入開三) > swɪp (合), xí
 隴 *l'wɔ:b (緝1部) > dɒp (定合入開一) > tap (咍), tà
 襲 *ljwɔb (緝1部) > ziɪp (邪緝入開三) > swɪp (合), xí

「濕」始見於漢代，應是從日滋聲，後世以「濕」代「溼」，南唐徐鉉已指出：「今人不知有此字（溼），以濕爲此字。」「濕」有他合切一讀，義爲水名，後世作「溼」，清儒顧藹吉說：「累即隰之省，而譌日爲田耳。」「溼（濕）」、「濕（溼）」二字，鄭張擬作*hɲwɔb、*ɲʰl'wɔ:b，可見他認爲該聲系的聲幹是舌根鼻音。他之所以如此構擬，是因爲「隰」、「隴」的中古聲母爲疑母，而「隰」、「隴」皆不見於《說文》，二字頗疑爲後起字。

現在我們知道，「濕」之最初文「茲」，古人用其爲「遡（襲）」之聲旁。「襲」，从衣隴省聲。「襲」、「隴」的上古聲母均是流音，「襲」的聲母經腭化演變成中古的邪母，「隴」的聲母經流音塞化演變成中古的定母。據此，本文認爲「溼（濕）」、「濕（溼）」二字的上古聲母亦屬流音。鄭張體系裡中古書母的上古來源大抵有三類，即*hɲj-、*hNj-、*qʰj-。鄭張原本用*hNj-，將「溼（濕）」的上古音擬測作*hɲwɔb，而本文認爲改擬作【*hɲwɔb】爲宜。又，「濕（溼）」是中古透母字，在鄭張體系裡透母的幾種上古來源中有一個流音*lh-。本文認爲「濕（溼）」的上古聲母應當是這個流音，因此將其上古音改擬作【*lʰwɔ:b】。如此改擬可以更清楚地看得出「隰*ljwɔb」與「溼（濕）【*hɲwɔb】」、「濕（溼）【*lʰwɔ:b】」二字的諧聲關係。¹⁾

三、色

[A]  黹鐘 [B]  黹鐘 [C]  信陽·第一組1 [D]  郭店·五14 [E]  郭店·成24 [F]  郭店·性44 [G]  頤 郭店·語叢一47 [H]  頤 郭店·語叢一50 [I]  頤 郭店·語叢一110 [J]  上博一·孔10 [K]  上博四·柬6 [L]  上博五·鬼8

上揭諸字爲楚系文字的「色」。李家浩（1998）釋A、B、C爲「色」，認爲在楚文字中以「印」爲「色」。隨後郭店楚簡、上博楚簡相繼面世，其中屢次出現「色」，李說從而得到證明。季師（2004）認爲「色」是「印（抑）」的假借分化字，在「印」旁下或加圓點、或加短橫，以與「印」加以區別（D-F、J-L），「頤」（G）則加義符「頁」，強調人之顏氣。「色」之《說文》古文作「𦘔」，楚簡文字「𦘔」、「頤」（H、I）皆从吳旁，季師謂：「其實此字（頤）即《說文》古文『𦘔』的源頭，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爲『從疑省聲』。案：『吳』爲『疑』的初文，『𦘔』從頁（同頁）、止、彡，吳聲。吳（疑紐之部）與色（疏紐職部）也是韻近聲稍遠，但『吳』除了做爲

1) 加【】表示本文的修改擬音。

聲符之外，無法有其它作用。」「疑」與「色」的鄭張擬音如下：

疑 *ŋw (之部) > ŋi (疑之平開三) > ɰi (ㄴᄇᆞᆯ), yí

色 *srug (職部) > ʃik (生職入開三) > sɛk (색), sè

鄭張認為上古時期的 *sr-、*sq^{hr}-、*smr-、*snr-，至中古合流為生母，其中 *snr- 為與疑母諧聲的生母之上古來源。「𩇛」、「𩇛」、「𩇛」均是「色」之異體，若吳旁起標音作用，「色」之上古音當改擬為【*snrug】。

- [A]  殷. 乙編112 [B]  殷. 佚存637 [C]  西周末期. 毛公鼎 (讀仰)
- [D]  春秋初期. 曾伯黍簠 (讀抑) [E]  楚. 上博五. 三德15 (讀仰)
- [F]  楚. 清華伍. 殷9 (讀抑) [G]  秦. 睡. 法律55 (讀印)
- [H]  秦. 睡. 效律30 (讀印) [I]  西漢. 馬. 老甲86 (讀抑)
- [J]  西漢. 馬. 遣225 (讀印) [K]  西漢. 馬. 繫32 (讀仰) [L]  西漢. 馬. 養17 (讀仰)
- [M]  西漢. 馬. 繫6 (讀仰) [N]  西漢. 銀545 (讀仰)

A-D為甲金文的「印」，而在銅器銘文中或讀「仰」，或讀「抑」。羅振玉（1915）謂：「卜辭字從爪從人踞形，象以手抑人而使之踞，其誼如許書之抑，其字形則如許書之印」。...

予意許書印抑二字，古為一字。後世之印信古者謂之璽節，初無印之名，而卜辭及古文則已有此字。曾伯黍簠云：『克狄淮夷，印變繁邑。』抑亦訓安，訓治。印變猶言安和矣。印之本訓既為安抑，後世執政以印施治，乃假按印之印字為之。」E、F為楚簡文字，其用法與金文相同，或讀「仰」，或讀「抑」。「印」用為印章之印，始見於秦文字（G、H）。「印」與其省體「𩇛」均見於漢簡，而其用法尚未完全分化（I-N）。

從字形結構來看，「印」之造字本義應當是「抑」，而「印」在古文字材料中亦可讀為「仰」。「仰」、「抑」詞義相反，而古文字卻共用一個字形。這看似奇特，但在古漢語裡不乏其例，蔣紹愚（1989）列舉「乞」、「丐」、「貸」、「稟」、「受」、「沽」、「售」、「假」、「借」等例，楊秀芳（2006）認為一詞兼有正反二義的原因，是因此類語詞語義中含有施受兩種成分，從施事的角度來認知，和從受事的對立面角度來認知，會產生「反向（converseness）」的意義。

秦漢以後「印」一般用為印章之印，故增益手旁而造「抑」（見於漢溧陽長潘乾校官碑），楷書「抑」實是「抑」之省。根據漢簡文字，「印」並非有獨立來源的字，而是「印」之省體。後世「印」專用於印章之印，「𩇛」用於「仰」、「昂」、「迎」等字的聲旁，可謂異體分工。

「色」是「印（抑）」的假借分化字，二字雖然上古韻部同屬職部，而中古聲母相

差頗遠，如下：

色 **【*sɲruŋ】**（職部）> ʃik（生職入開三）> sɛk（色），sè

印（抑）*qʷuŋ（職部）> ʔik（影職入開三）> ʌk（印），yì

本文已根據與「疑」的諧聲關係，將「色」的上古音改擬為 **【*sɲruŋ】**。既然如此，其被假借字「印（抑）」的上古聲母也應當包含舌根鼻音成分才是。鄭張認為上古時期的 *q-（> *ʔ-）、*ʔl-、*ʔr-、*ʔn-、*ʔm-、*ʔŋ-，至中古合流為影母，其中 *ʔŋ- 為與疑母諧聲的影母之上古來源。據此，本文將「印（抑）」的上古音改擬為 **【*ʔŋuŋ】**。如此改擬，可以看得出「抑」與「仰」之間的詞源關係。

抑 **【*ʔŋuŋ】**（職部）> ʔik（影職入開三）> ʌk（印），yì

仰 *ŋaŋʔ（陽部）> ɲieŋ（疑陽上開三）> aŋ（仰），yǎng

迎 *ŋaŋ（陽部）> ɲiæŋ（疑庚平開三）> jʌŋ（迎），yíng

昂 *ŋa:ŋ（陽部）> ɲaŋ（疑唐平開一）> aŋ（昂），áng

古人用一個字形「印」來表示一對反義詞 {抑 **【*ʔŋuŋ】**} 與 {仰 *ŋaŋʔ}，二詞聲母皆為舌根鼻音，而元音和韻尾不同，似是通過改變原詞的某些音位而派生新詞的構詞法。實際上在古漢語裡，通過舌根鼻音韻尾和舌根塞音韻尾的交替而產生的同源詞為數不少，茲僅舉幾例：「廣」-「擴」、「冥」-「愐」、「讀」-「誦」、「登」-「陟」、「迎」-「逆」等。（例子主要取自王力1982）至於元音 u 與 a 的交替，應該是元音變換（ablaut）現象，類似的例子有：「譚（*l'u:m）」-「談（*l'a:m）」、「嗣（*ljus）」-「緒（*ljaʔ）」、「圍（*gʷu:l）」-「衛（*gʷads）」、「滿（ma:nʔ）」-「懣（mu:ns）」。（例子主要取自蒲立本1973）

四、委

[A]  商. 合集20190 [B]  商. 合集20195 [C]  商. 合集19754 [D] 
[E]  戰國初期. 越. 越王州句劍十五 [F] 
戰國末期. 晉. 中山王譽鼎 [G]  戰國末期. 晉. 五年司馬成公權

卜辭所見「𠂔」、「𠂔」（A-D），舊不識。黃盛璋（1982）釋「𠂔」、「𠂔」（F、G）為「委」，學者才得知甲骨「𠂔」、「𠂔」實是「委」之初文，趙誠（1988）謂：「象置禾於器中之形，似即委積之委的古文，當為會意字。」施謝捷（1998）贊成黃說，並釋「𠂔」（E）為「委」。

[A]  郭店. 緇31 [B]  上博一. 孔8 [C]  上博二. 容7 [D] 
上博三. 中14 [E]  曾侯2 [F]  望山2 [G]  包山95 [H]  包山185
上揭諸字皆為楚簡文字。「𠂔」（C），原考釋者李零（2002）闕疑未釋，何琳儀（2003）釋其為「委」，大西克也（2003）、蘇建洲（2003）、季師（2004）皆從之，季師謂：「易『𠂔』旁為『𠂔』旁，取義當無不同。」「𠂔」（A），見於郭店楚簡〈緇衣〉

篇，在傳世本《禮記·緇衣》中與其相應之字爲「危」，原考釋者裘錫圭（1998）認爲「𢇛」从禾聲，由於「禾」、「危」同屬歌部，古音可通。但現在我們知道「𢇛」就是「委」，「𢇛」當析爲从心从𢇛，「𢇛」應該是聲旁。「𢇛」（B），原考釋者馬承源（2001）認爲从年从心，而未釋出。周鳳五（2002）認爲「𢇛」是「𢇛」之省，亦爲「危」。「𢇛」（D），上从爪下从女，是妥協之妥無疑，而在簡文中卻讀「委」。《上博三·中弓》第14簡所見「𢇛𢇛」一詞，周鳳五（2004）讀作「委𢇛」，史傑鵬（2005）謂：「『𢇛𢇛』應當就是古書中常見的連綿詞『委蛇』。『委』和『𢇛』都是歌部字，可以通假。從這兩個字得聲的字在古書中混用的情況很多。」「綏」（E），从糸从妥，而在簡文中讀「綏」，此亦爲「妥」、「委」互通之例。「逯」（F），从辵从𢇛，施謝捷（1998）釋其爲「逴」，在簡文中讀「綏」。「𢇛」（G、H）爲人名，劉信芳（2011）認爲有可能讀爲「危」或「委」。

根據以上所論，我們可以確定「委」與「妥」、「危」二字古音必近。相關諸字的鄭張擬音如下：

委 *qrol（歌3部）> ?ʔiuE（影支平合三b）> wi（𢇛），wēi

委 *qrolʔ（歌3部）> ?ʔiuE（影紙上合三b）> wi（𢇛），wěi

妥 *nʰo:lʔ（歌3部）> tʰua（透果上合一）> tʰa（𢇛），tuǒ

危 *ŋrol（歌3部）> ŋʔiuE（疑支平合三b）> wi（𢇛），wēi

由「委」與「妥」、「危」的通諧關係可知，「委」的聲幹亦當爲鼻音。鄭張認爲上古時期的*q-（>*ʔ-）、*ʔl-、*ʔr-、*ʔn-、*ʔm-、*ʔŋ-，至中古合流爲影母。據此，「委」之上古音應當改擬爲【*ʔnrol】、【*ʔnrolʔ】或【*ʔŋrol】、【*ʔŋrolʔ】。《說文》所收委聲系共14個字，22個音（其中有幾個是多音字）。在此22個讀音中，影母最多，共16個，其餘則泥母3個、日母2個，就是以舌尖鼻音爲聲幹者，共5個，而疑母只有1個。慮及此，「委」之聲幹應當擬作舌尖鼻音爲宜，因此本文將「委」之上古音改擬爲【*ʔnrol】、【*ʔnrolʔ】。

五、結語

本文研究的結論可列如下：溼（濕）* hŋjwɒb → 【*hljwɒb】、濕（濕）*ŋʰlʷɒb → 【*ʰlʷɒb】、色 *srug → 【*sŋrug】、印（抑）*qug → 【*ʔŋug】、委（平聲）*qrol → 【*ʔnrol】、委（上聲）*qrolʔ → 【*ʔnrolʔ】。

Study on sound changes of Old Chinese You Rhyme Group and Jue Rhyme Group characters in Chu bamboo slips

Han Kyungho 放送通信大学

1. Introduction

The Rhyme Group You (幽) was first proposed by the documental archaeologist Kong Guangsen (孔廣森, 1752-1786), and it is often partitioned into You (幽, as Yinsheng (陰聲) Rhyme Group), Jue (覺, as Rusheng (入聲) Rhyme Group), and Dong (冬, or Zhong (中 or 終), as Yangsheng (陽聲) Rhyme Group), as in Wang². The nucleus of this rhyme group had been reconstructed as single vowel down to Li². Later, it was sometimes further divided in two by some clues like Tibeto-burman cognates — Bodman reconstructed them as *-u- and *-i-, and Baxter accepted this.

Zhengzhang went further from the bipartition; incorporating the change pattern toward Middle Chinese, he divided the rhyme groups of You and Jue as three, i.e. You as “*-u, *-uw, *-iw”, Jue as “*-ug, *-uwG, *-iwG” (equivalent to *-u, *-iw, *-iw, *-uk, *-ik^w, *-ik^w respectively in this article), while leaving the Dong Rhyme Group monotonously reconstructed as *-uŋ.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such partition is that it can better explain the facts like that the characters in these rhyme groups are reflexed in three different grades in Middle Chinese (e.g. the characters having “周” as their phonetic element are reflexed in Middle Chinese as “禡” *tu^a > ㄘtaw > dāo in the First Grade, “啁” *tiw^a > ㄘtaw > zhāo in the Second Grade, “周” *tiw^b > ㄘtəu^w > zhōu in the Third Grade, “雕” *tiw^a > ㄘtew > diāo in the Fourth Gra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yllabic structures of You and Jue Rhyme Group characters written in recently found documents from the Warring State Chu (楚). It also briefly tries to verify the tripartite reconstruction of You and Jue Rhyme Groups.

2. Exemplifi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13 characters: 3 of them are in the Jue Rhyme Group and the others are in the You Rhyme Group

1.1 Characters in You Rhyme Group (幽部)

2.1.1 曹 *sdu^a > ㄘdzaw > cáo

2.1.2 由 *liw^b or lu^b > ㄘjiw > yóu

In Chu Script, “邕, 繇” ㄘjiw > yóu are corresponding to “由” yóu. The shape of these glyphs looks related to the phonetic element of characters like “謠” ㄘjεw > yáo. Among the characters with same phonetic element with “謠” ㄘjεw > yáo (as listed by Zhengzhang 2013, 519), there is no character in the Fourth Grade of Middle Chinese. If we apply the method of Han¹) to this fact, the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 characters

semantic-phonetic compound character cases in which the phonetic component is
 “蚤” *lu^b or liw^b > jiw

Hereby we can see that how the phonetic element of “逋, 餘” *liw^b or lu^b > ɟiw > yóu are related with the Xiao-1 Rhyme Group.

2.1.6 擾 *mluʔ^b > ɕ_ɲjɛw > rǎo

宵 $\epsilon_{-}\varpi_{\text{EW}}$	小 $\epsilon_{-}\varpi_{\text{EW}}$	笑 $-\varpi_{\text{EW}}^{\circ}$
窠 $\epsilon_{\text{p}}^{\text{h}}\varpi_{\text{EW}}$, 陶 j_{EW} , 旆 j_{EW} , 莠 $\epsilon_{\text{g}}\varpi_{\text{EW}}$, 懷 $\epsilon_{\text{p}}\varpi_{\text{EW}}$, 髟 $\epsilon_{\text{p}}\varpi_{\text{EW}}$, 露 $\epsilon_{\text{p}}\varpi_{\text{EW}}$	擾 $\epsilon_{\text{p}}\varpi_{\text{EW}}$, 𩇛 j_{EW} , 嫵 $\epsilon_{\text{k}}\varpi_{\text{EW}}$	None

2.1.7 好 *hmuʔ^a > ʰhɥw > hǎo、hmus^a > hɥw^ɔ > hào

1) Han, *Chu di wenxian yuyin yanjiu*.



2.1.8 務 *mus^b > mɯu^ɿ > wù

2.1.9 羞 *smu^b > ɕsɯiɿw > xiū

2.1.10 酉 *lu^ɿ > ɕjiɿw > yǒu

2.2 Characters in Jue Rhyme Group (覺部)

2.2.1 毒 *duk^a > dwoɰ > dú

2.2.2 淑 *ɬlik^w > zuɰɰ > shū

Cases of the characters with “敷” *kek^{ws}a > kew^ɿ > jiǎo phonetic component

Second Grade	燉 *k ^h rek ^w a > k ^h œkɿ, 敷繳 *g ^h rek ^(w) a > fiekɿ
Third Grade	邀 *glew ^ɿ > ɕʔjɛw, 敷 *lek ^w > jakɿ, 繁 *k ^h lek ^w > tɕwɰkɿ
Fourth Grade	傲邀微 *kew ^a > ɕkew, 傲敷繳繳 *kew ^ɿ a > ɕkew, 微敷警邀傲驚 *kek ^{ws} a > kew ^ɿ , 敷 *k ^h ew ^a > ɕk ^h ew, 繁 *k ^h ek ^{ws} a > k ^h ew ^ɿ , 邀敷驚 *kek ^w a > kekɿ, 燉 *k ^h ek ^w a > k ^h ekɿ, 敷敷驚邀 *gek ^w a > fiekɿ

Thus, I suggest the phonetic value of “弔” tew^ɿ > diào, tɛɰ > dì to be *klek^w(s)^a (or, based on Zhengzhang’s Jue-3 Rhyme Group (覺3部) *-iw_G, *klik^w(s)^a). This syllable may be also interchangeable with “淑” *ɬlik^w > zuɰɰ > shū, leading to the correspondence in the Chu Script.

2.2.3 戚 *ɬɲik^wa > *st^hik^wa > ts^hekɰ > qī

3. Conclusion

The following table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sound changes of the characters examined above, from Old Chinese to Middle Chinese (focusing on segmental phoneme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about the change of Yōu and Jué Rhyme Groups into Middle Chinese can be deduced from the discussion above.

First, in You-1 Rhyme Group (幽1部 ; *-u)’s First and Third Grade, when the initial is [Lab] (especially [+nasal] in this article), the nucleic vowel can show the similar pattern as Hou Rhyme Group (侯部; *-o): First Grade > “Hou Rhyme(侯韻)” -ow; Third Grade > “Yu Rhyme(虞韻)” -ɯu.

Second, You Rhyme Groups (*-u, *-i_w, *-i_w) and Jue Rhyme Groups (*-uk, *-ik^w, *-ik^w) were probably phonetically similar to Xiao Rhyme Groups (宵部; reconstructed as *-ow and *-ew in this article) and Yao Rhyme Groups (藥部; *-ok^w, *-ek^w). Such relationship is apparent in the examples of “擾” *mlu^ɿb > ɕnjɛw > rǎo, “由” *liw^b or lu^b > ɕjiw > yóu, and “淑” shū.

Old Chinese

Middle Chinese

Han Kyungho / Study on sound changes of Old Chinese You Rhyme Group and Jue Rhyme Group characters in Chu bamboo slips ● 249

A Stochastic Optimality Theoretic Study of the Adaptation of Korean Syllable Fin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Seoyoung Han (Hanbat National University)

{ Table of Contents }

-
- 1. Introduction
 - 2. Phonological Corpora
 - 3.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 <References>
-

1. Introduction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variable repair strategies in loanword phonology based on a stochastic Optimality Theo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adaptation of Korean syllable final consonants in Chinese.

Illicit surface structures are handled in various way in Chinese loanword adaptation than in the native Chinese phonology. In native Chinese phonology, such structures are avoided by phonotactic restriction against coda conditions like ‘*/_p#, */_t#, */_k#, */_l#, */_m#/. Since Chinese allows more segments in onsets than in final codas, a set of ‘/p, t, k, l, m/’ consonants is permitted only in syllable onsets.

(1) Phonotactic asymmetries and coda condition constraint in native Chinese phonology

a. CODA COND: */_p#, */_t#, */_k#, */_l#, */_m#

<u>onset</u>		<u>coda</u>
pa	爸	*ap
ta	大	*at
ka	嘎	*ak
la	拉	*al
ma	妈	*am

The avoidance of the consonants ‘/p, t, k, l, m/’ in syllable final position is due to a synchronic change of Chinese. The Rusheng (入声) ‘/p, t, k/’ has been deleted and changed to other tonal features as illustrated in 《中原音韵》 by 周德清 in 14th century (‘‘音韵无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 The Yangsheng (扬声) ‘/m/’ is considered to be merged into ‘/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late Tang (唐) dynasty as can be seen in the poetry of 胡曾(840(?)-?). (李思敬 2001:96) Let us look at the highlighted section in (2).

(2) 胡曾 <戏妻族语不正>

呼士却为石，唤针将作真。
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

Thus, as it is unattested in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there is no obvious direction from the native phonology as to how such illicit forms should be modified. Accordingly, the adapted Korean coda consonants ‘/p, t, k, l, m/’ in Chinese exhibit a wide range of repair patterns. They can show up with epenthesis, deletion, change or adoption.

(3) various strategies to repair Korean coda consonant /m/ in the syllable ‘/kam/ (감)’

- a. adoption: m → m / _____ #

Korean

kam.ssa.a.na. 감싸 안아

Chinese

k^ham.sa.a.na

卡m撒 啊那

- b. epenthesis: Ø → V / m # _____

Korean

kam.sa.ham.ni.ta. 감사합니다

Chinese

k^ha.mu.sa.xa.mi.ta

卡穆萨哈密大

- c. deletion: m → Ø / _____ #

Korean

kam.sa.ham.ni.ta. 감사합니다

Chinese

k^ha.sa.xa.mi.ta

卡撒哈密达

- d. change: m → ŋ / _____ #

Korean

kam.sa.ham.ni.ta. 감사합니다

Chinese

k^han.sarj.xa.mi.ta

康桑哈密大

The crucial questions then are what kind of factors contribute to the choice among these repair strategies and what kind of grammar can formalize these variable phenomena adequatel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 will collect data from Baidu Zhidao (百度知道) and Baidu Tieba(百度贴吧), using them as phonological corpora. The adaptation pattern in this data will be generalized and formalized with weighted constraints based on Maximum Entropy Model. Results from this work will be used to establish typological viewpoint in loanword phonology.

2. Phonological Corpora

Native phonological studies have provided us with insights into the range of syllable structures available in native languages, but we do not yet have explanations for its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all the possible syllable structures available, particular phonotactics selects particular syllable structures and not others.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more evidence to contradict the account that native speakers just memorize the sound of syllable without acquiring any phonotactic grammar. A loanword phonological viewpoint may provide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When native speakers are asked to phonetically borrow the foreign sound which is banned in their native phonotactics, the adaptation results will tell us whether they possess implicit knowledge of native phonotactics or not. This is why we call loanword phonology as a real life ‘Wug test (Berko 1958)’ of a native phonology. (Kang 2011:2258)

In this regard, Baidu Zhidao (百度知道) and Baidu Tieba(百度贴吧) are rich repository of raw data, which contains the authentic phonetic adaptation. Baidu users are carrying out the wug test in a real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by answering questions like in (4).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Korean Wave increases, there is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sound of Korean pops in China so that Chinese have made the internet group to share the adaptation of K-pop lyrics at Baidu Tieba. As a pilot study, 49 syllable tokens are collected from these spaces.

(4) Questions in Baidu Zhidao to request Chinese adaptation of Korean expressions

- 给一些韩语中的一些日常用语，要音译成中文的！
- 韩语日常用语汉语音译，知道的写几条...
- 韩语常用语 500 句中文谐音
- 日常韩语中文发音



Figure 1. 百度音译歌词吧 : the internet group to share phonetic adaptation of K-pop lyrics

3.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In a pilot study, Chinese employed different strategies for each consonant. To militate against /t, k/ as coda plosives, deletion has been chosen as a single resolution of potential violation of a phonotactic constraint, CODA COND. When it comes to /p/, however, it shows more various strategies. To satisfy the native phonotactics, the syllable final consonant had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deletion and vowel insertion. There are two adoption cases also, violating the native phonotactics. For the adaptation of syllable final /m/, a number of repair strategies have been employed: vowel insertion, deletion, consonant insertion, change, change + consonant insertion and adop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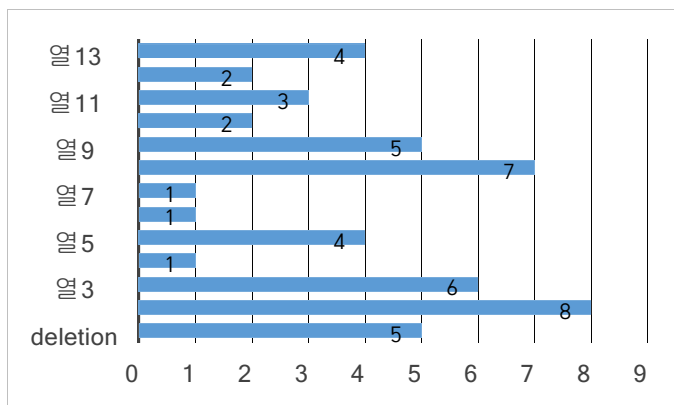


Figure 2. Repair strategies of Korean coda consonants (pilot study)

To describe each strategy to satisfy CODA COND, a series of faithful constraints are needed.

(5) Faithful constraints

- a. MAX-C
Input consonants must have output correspondents. (No deletion of consonants)
- b. DEP-V
Output vowels must have input correspondents. (No epenthesis of vowels)
- c. IDENT-place
Correspondent segments are identical in their specification for place. (No changes in place feature of segments)

Abstracting away from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faithfulness constraints in the hierarchy, we arrive at the following typology of CODA COND effects in Chinese loanword phonology:

(6) A typology of CODA COND effects



- a. Deletion: CODA COND $\gg$ MAX-C
- b. Epenthesis: CODA COND $\gg$ DEP-V
- c. Change: CODA COND $\gg$ IDENT-place
- d. Adoption: IDENT-place, DEP-V, MAX-C $\gg$ CODA COND

Each constraints has been assigned with numerical weight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Maximum Entropy Model in Praat, following Hayes, B., & Wilson, C. (2008). The weight of constraints will be discussed cross-linguistically.

The final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create systems that can represent all and only possible adaptation results found in phonetic borrowings in the world. The way that we can do is by creating a theory of universal grammar and by generating grammatical systems that can either represent a type of adaptation or not. After testing these grammatical predictions against the adaptations that we find cross-linguistically, we can establish a legitimate typology in loanword phonology.

<References>

- 李思敬. (2001). 《音韻》. 北京：商務印書館.
- Berko, J. (1958). The child's learning of English morphology. *Word*, 14(2-3), 150-177.
- Boersma, P. & Weenink, D. (2017). Praat: doing phonetics by computer [Computer program]. Version 6.0.33, retrieved 26 September 2017 from <http://www.praat.org/>
- Hayes, B., & Wilson, C. (2008). A maximum entropy model of phonotactics and phonotactic learning. *Linguistic inquiry*, 39(3), 379-440.
- Kang, Y. (2011). Loanword phonology. In van Oostendorp, M., Ewen, C. J., Rice, K., & Hume, E. V.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onology*, 4, John Wiley & Sons, 1003-1026.
- Miao, R. (2005). Loanword adapt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erceptual, phonological and sociolinguistic factors. Doctoral dissertation, Stony Brook University.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2日 (星期日)

10:00-11:30

语言学 分科 3-1 (201號)

主持：赵吉(协成大学)

李雪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格与汉语介词体系
黄后男(韩国外国语大学)	指人宾语与动量词的位置关系探讨
张娜(首尔大学)	“或X或Y”的构式义考察
李阿衡(梨花女大)	对“A+着+N”的语义结构研究
刘亚菲(首尔大学)	关于“会”的一种特殊用法的考察

格与汉语介词体系

李雪莲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指人宾语与动量词的位置关系探讨

黄后男（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师）

1. 引言

朱德熙（1982[2007]: 116-120）认为动量宾语，时量宾语和数量宾语属于准宾语，并在分析真宾语与准宾语的位置时指出，如果真宾语是指人的，不管是名词还是代词，往往真宾语在前，准宾语在后；虽然有两可的情形，不过如果真宾语是人称代词，那么仍然是前置占优势。现实语言中，我们不难发现准宾语和真宾语的位置关系有时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的现象现整理如下：

- (1) a. 等了小王三个小时 → 等了三个小时小王 → 等了三个小时的小王
b. 等了那个人三个小时 → * 等了三个小时那个人 → * 等了三个小时的那个人¹⁾
c. 等了他三个小时 → * 等了三个小时他 → * 等了三个小时的他
- (2) a. 找了小王三次 → 找了三次小王 → * 找了三次的小王
b. 找了那个人三次 → ? 找了三次那个人 → * 找了三次的那个人
c. 找了他三次 → * 找了三次他 → * 找了三次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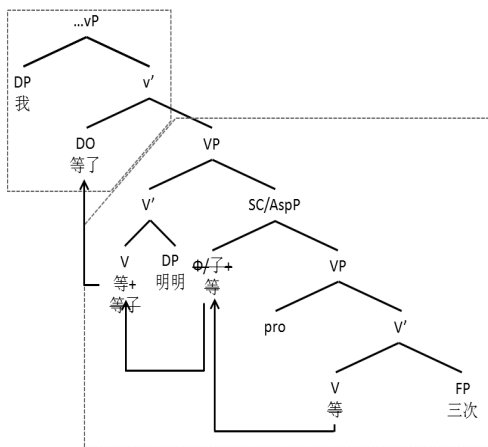
如上，指人宾语与动量词的位置关系不对称，即：宾语为一般人名时，时量词可以置于其后；动量词只能置于其后；宾语为指人的限定词短语和人称代词时，无论是时量词还是动量词只能位于其后。除了时量词与一般人名之间可以插入“的”之外，其他均不能插入“的”字。本文拟利用生成语法理论探究这些不对称的现象。本文研究的动量词为广义的，包括时量词与次数词；指人宾语包括一般人名、由指人名词构成的限定词短语以及人称代词。动量词与指人名词的位置可以有“动量词+指人名词”和“指人名词+动量词”两种结构。

2. “指人名词+动量词”

张斌（2008:283）、黄伯荣·廖旭东下，1999[2003]: 97）把表示动量和时量的数量词看作补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007: 321）看作宾语；朱德熙（1982[2007]: 116-120）、房玉清（2001[2006]:103）看作准宾语。先分析下面的例子：

- (3) a. 我等了明明三个小时。→ 我等明明（我）等了三个小时。
b. 我等了他三个小时。→ 我等他（我）等了三个小时。
c. 我找了那个人三次。→ 我找那个人（我）找了三次。

如上，左侧的例子可以转换为右侧例子，而且语义没有变化，因此可以假设左侧的结构都是从“动词+宾语+动词+动量词”结构中心词移位进化来的。
[树形图-1] 我等了明明三个小时



“V+NP”述宾结构中，动词表达的动作行为没有终结点，即无界；但是“V+动量词”为没有终点的动作行为提供作用的范围和到达的终点。这一点与Rint Sybesma. 沈阳（2006）提出的小句理论相符合，这个小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汉语结果补语结构中的主句谓语动词表达一个非状态性的动作行为，这个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没有作用的范围和到达的终点。但同时这个动词又带有一个由简单主谓结构构成的小句性补语，这个结果补语小句则为没有终点的动作行为提供作用的范围和到达的终点。据此理论，把上述例句的推导过程可以描写如树形图-1。

1) 当“等了三个小时的那个人”解读为定中偏正结构时是可以成立的。

如上，在基础词汇层次，“明明”是主句的补足语，“三个小时”为小句的补足语。根据 Rint Sybesma. 沈阳 (2006) “小句理论”，我们认为小句谓语“等”首先移位至体投射中心语“了²⁾”的位置，然后为了获得 Infl 管辖³⁾，再位移与主句谓语合并，由于小句的谓语和主句的谓语为同音，因此省略掉一个“等”字，到了事件意义层次，“等”移位与轻动词 DO 合并，并指派给“我”施事题元角色。“我等了明明三个小时”可以解释为：我做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等明明的事情，而且进行了三个小时。由于宾语由主句谓语管辖，动量补语由小句谓语管辖，因此其宾语不受限定与非限定制约。

总之，“指人名词+动量词”结构中，无论是时量词还是次数词，动量词均为小句的补足语，表示整个述宾表达的事件的时量和次数。

3. “动量词 + 指人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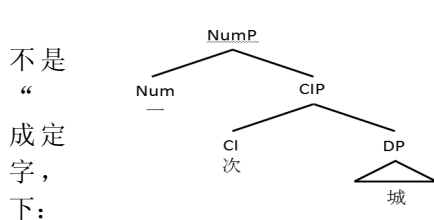
3.1 “次数词+指人名词”

朱德熙 (2007[1982]: 116) 指出，如果述语是及物动词，动量宾语和时量宾语后头还可以有名词出现，并指出，如下左侧例子的数量词可以跟名词一起移到动词前头去。

- (4) a. 进一次城 → 一次城也没进
b. 看一回电影 → 一回电影也没看

并解释道：“一次城也没进”和“一碗饭也没吃”在结构上是平行的，“一次”应该看成是“城”的定语；作为实体，“城”是论“座”的，“一座城”说明“城”的数量；“一次城”不是说明“城”的数量，而是说明“进城”的次数的，可是“一次”在结构上还是“城”的定语。熊仲儒 (2013: 124) 根据朱德熙先生的如上理论把“一次城”用树形图描述为如下结构。

[树形图-2] “一次城”



据熊仲儒分析，“一次城”为定中结构，但本文认为这定中结构，其原因为次数词与指人名词之间不能插入的”字。而领属助词“的”为限定词，其功能为可以构中偏正结构。时量词与一般名词之间可以插入“的”而次数词语一般名词之间是不可插入的，举例说明如下：

- (5) a. 看一个小时电影 → 看一个小时的电影
b. 看一回电影 → * 看一回的电影

本文认为上例a) 可以有两种格式，应该有两种解释（参照本文3.2）；可是b) 只有一种格式，即“次数词+名词”的次数词为所谓的状语。如下分析也证明“次数词+名词”不是定中结构：

- (6) a. 一杯 (的) 咖啡 → 表示杯子里的咖啡量
b. 做了三次饭 → 不表示饭量，而表示做饭行为的次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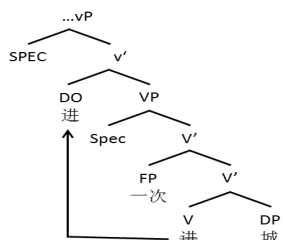
黄正德 (2008) 指出，传统汉语语法把回数、期间、结果和情状短语都视为补语，其实不很妥当。回数与期间短语只是修饰，不是补足语，所有的动量短语都属状语⁴⁾，本文根据黄正德的

²⁾ Rint Sybesma · 沈阳 (2006) 据 Sybesma 理论，把“了”看作是包含在小句中“体投射 (aspectual projection)”的中心词，认为“时 (tense)”成分处于 VP 之外 (高于 VP)，而“体 (aspect)”处于 VP 之内 (低于 VP)。

³⁾ Rint Sybesma · 沈阳 (2006) 指出，由于补语小句没有时态，不是完整的句子结构，因此小句中的各种成分都需要分别移出以便获得句法允准，小句的主语，需要前移到句子的大主语位置以获得“格 (Case)”指派。他们引用 Stowell 的“谓语指称条件 PRC (Predicate Reference Condition)”理论，认为一个谓语的的中心成分必须被一个指称范围所管辖，语言中的指称范围有 D (冠词成分) 和 Infl (屈折成分)。小句的谓语没有被 Infl 管辖，那么这个谓语成分就必须发生移位，也就是要与受管辖的主要动词“合并”，以便能接受指称范围 Infl 的管辖。

此理论，把这里的次数词看作表示整个事件的次数，即状语，生成在VP内状语位置，用树形图描写如下：[树形图-3]“进一次城”

开头



如图，“一次”修饰进行整个“进城”事件。下面分析本文所举的例子中所不成立的句子。

- (7) a. * 找了三次的小王
b. * 找了三次的那个人
c. * 找了三次他
d. * 找了三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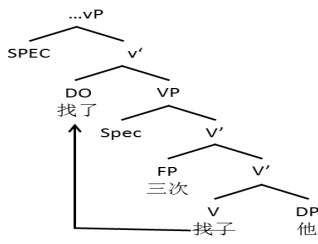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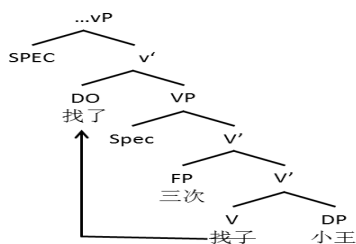
例(7)都是“次数词+名词”结构，由于这个结构为状中结构，因此中间不能加入“的”字，因此上例a-c)不能成立的原因自然明了了，关键是如何解释如下不对称的现象。

- (8) a. 找了三次小王 b. * 找了三次他 c. ? 找了三次那个人

根据黄正德(2008)理论，把上述例子a-b)用树形图描述如下：

[树形图-4] 找了三次小王。

[树形图-5] * 找了三次他。



如左侧树形图，次数词在VP内的状语位置，说明“找了小王”的次数，“找了”移出VP辖域，VP内留有状语和V的补足语，由于状语C-command DP，由此最终在FP和LP层面上，构成定中偏正结构。最终，树形图VP内，左侧树形图形成“三次小王”，而右侧形成“三次他”。在名词性词组内限定词选择一个数词短语做自己的补足语；数词选择一个量词短语做自己的补足语；量词选择一个名词短语做自己的补足语。从句法的层次面上看，限定词处于最高的位置，而名词位于最低的位置，即，限定词c-command数词、量词及名词。因此右侧例子“三次他”是不成立的。至于例句c)可接受性较差是因为限定词短语（三次那个人）的限定系数比代词“他”低的缘由。总之，“数量词+指人名词”结构的数量词为所谓的状语。

3.2 “时量词+指人名词”

根据“时量词+指人名词”之间是否可插入“的”字，会有不同的解释。

A: “时量词+指人名词”之间可插入“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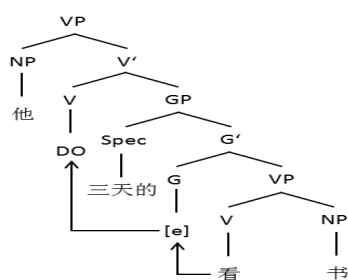
黄正德(2008)认为“动量+名词”为短语，这里的动量只不过原来的状语却成了个体名词的定语，动量、时量却成了名量了，不过，就语义而言，仍然是指涉动量，只不过在句法上处于定语、名量的位置罢了。又指出，在词义分解与核心移位的分析之下，这些结构都是核心动词上移所得到的表面结构，并以“他看了三天的书”为例用如下树形图推导了其结构的生成。

[树形图-6] “他看了三天的书”

并解释说“看书”因为动名化⁵⁾置于动名短语GP (Gerundive Phrase) 之下，因此动量词“三天的”处于定语位置。动词词根经过核心移位就得到了“他看了三天的书”的表面词序。并指出，

⁴⁾ 黄正德(2008)附加说明道：动量短语仍得跟传统上的状语有所区别，因为指涉时间、地点、方式、情态与原因等状语都只能置于动词之前。这两种状语可以在VP壳结构上如此区别：动量短语是下层VP的状语，加接于下层V'之前，而传统状语修饰整个VP，必须加接于上层V'之上。因此，核心移位可以越过动量短语，却不能越过传统上的状语。

⁵⁾ 关于动名化，请参阅黄正德(2008)，《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



依次分析，这个句子的原义是说他进行了三天的看书（的事），“三天的”是动名短语的真定语，不是伪定语⁶⁾；虽然在句法上以名量的形式出现，在语义上仍是描述动名短语的动量。本文把“时量词+指人名词”之间有“的”字和能插入“的”字的结构看作定中偏正结构，先看例子：

- (9) a. 等了三个小时小王 → 等了三个小时的小王
b. ? 等了三个小时那个人 → * 等了三个小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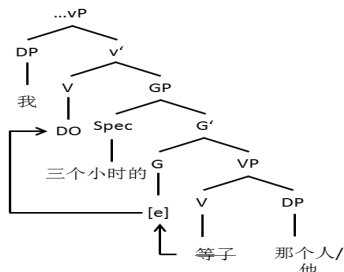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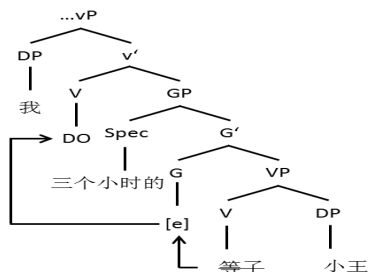
的那个人

- c. * 等了三个小时他 → * 等了三个小时的他

据黄正德（2008）动名词理论，本文把上例的时量看作定语，并把上例描述为如下树形图：

[树形图-7] 我等了三个小时的小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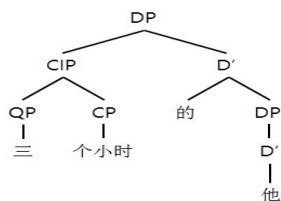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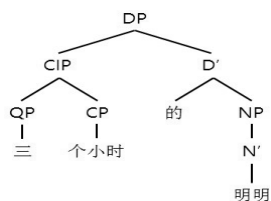
[树形图-8] *我等了三个小时的那个人/他。



如左侧树形图，V“等了”移位与G合并构成动名短语，不再表示行为而表示事件，整个GP表示等小王的事件进行了三个小时，然后“等了”再次移位，GP层次内Spec位置的“三个小时”C-command位于V补足语位置的“小王”，两者构成定中结构。由于代词及限定词短语不能接受其他成分的修饰，因此右侧树形图得不到诠释，分析两个树形图V移位后的GP内部结构如下：

[树形图-9] 三个小时的明明

[树形图-10] * 三个小时的他



如上树形图9，名词“明明”为NP，可以受数量短语的修饰，因此可以成立；树形图10，“他”是限定词，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因此不能成立。

B: “时量词+指人名词”之间不可插入“的”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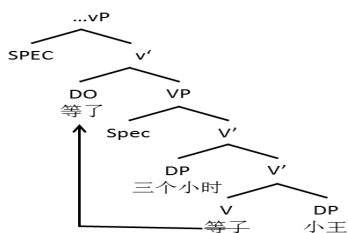
本文认为无“的”字的“时量词+指人名词”可以看做定中结构和状中结构，定中结构的分析，如同A的“时量词+指人名词”之间有“的”字的情况，下面具体分析状中结构。

- (10) a. 等了三个小时小王 b. ? 等了三个小时那个人 c. * 等了三个小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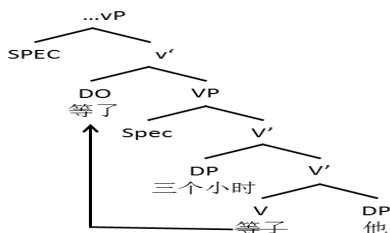
根据黄正德（2008）的理论，如上句子可以用如下树形图描述。

⁶⁾ 黄正德（2008）指出，汉语句法结构常呈现与语义对应失称的现象，造成了许多所谓“伪定语”句式，“他的老师当得好。”的“NP的”则是一种“伪定语”。并指出，“伪定语”只是一个假象，并没有造成形义对应的困难，这个伪定语在语义上并不修饰紧跟其后的名词短语所指称的个体，而是修饰跟该个体有关的事件（event）。

[树形图-11] 等了三个小时小王



[树形图-12] * 等了三个小时他



如左侧树形图，时量词在VP内的状语位置，表示“等了小王”的时量，“等了”移出VP辖域，VP内存有状语和V的补足语，由于状语C-command DP，由此构成定中偏正结构。至于左侧树形图成立，而右侧树形图不成立，以及例子10-b)可接受性较差的原因，均参照树形图4-5)的解释。

4. 结论： 本文研究涉及的动量词包括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时期段和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次数。指人宾语与动量词的位置关系不对称，为了解释这种不对称的语言现象，本文做了较详细的分析，概括如下：第一，“指人名词+动量词”结构是从“动词+宾语+动词+动量词”结构中心词移位进化来的，这时的动量词为小句谓语的补足语，由于宾语由主句谓语带着，动量补语又小句主语带着，因此其宾语不受限定与非限定制约。

第二，“次数词+指人名词”结构的动量词，是VP内的状语，形成Frequency Phrase，表示述宾表示的行为的次数，两者结构关系为状中结构，因此两者之间不能插入“的”字。

第三，“时量词+指人名词”结构，根据能否插入“的”字，可分为状中结构和定中结构。能插入“的”字的可以视为定中短语。述宾结构因为动名化置于动名短语GP之下，因此时量词处于定语位置。

第四，动量词无论是VP内的状语，还是GP内的定语，等V移位与轻动词合并后，VP内和GP内只存留“动量+指人名词”，而且动量词C-command 指人名词。根据限定语词特征，代词只能c-command数量词短语（NumP），而数量词短语不能c-command代词，因此时量词不能位于代词之前。

'或X或Y'의 구문 의미 고찰

장 나 (서울대학교)

1. '或X或Y' 구문 의미의 확인

현대중국어에서 '或'은 '或者'에 해당하여 주로 선택의미를 나타낸다. 그렇다면 선택의미인 '或X或Y' 구문은 구문의미를 가지고 있을까? 아래 예문을 통해 살펴보자.

- (1) a 请新闻媒体关注发言人代表的是背后的一个组织或单位或团体。
b 请新闻媒体关注发言人代表的是背后的一个组织/一个单位/一个团体。
- (2) a 我无非只是你生命里或有或无的小插曲。
b ?我无非只是你生命里有的小插曲。 c ?我无非只是你生命里没有的小插曲。
- (3) a 暴雨或大或小, 每年都会降临到深圳头上。
b 暴雨很大。 c ?暴雨很小。

예문(1)에서는 '或'은 단순히 선택의미를 나타내지만 예문(2)와 예문(3)에서는 그렇지 않은 것 같다. 두 예문 중의 '或X或Y' 구문은 형식과 '或'의 의미를 통해 측정될 수 없는 의미를 갖고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Goldberg(1995)에 따르면, C가 형식과 의미의 짝 (Fi, Si)이고 그 Fi의 어떤 양상과 또는 Si의 어떤 양상이 C의 성분이나 이미 확립된 다른 구문으로부터 엄밀하게 예측할 수 없는 경우, C를 구문이라고 한다. 위 예문을 보면, 선택 의미인 '或X或Y' 구조가 구문으로 볼 수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그렇다면 '或X或Y' 구문은 어떠한 예측 불가능한 의미와 기능을 내포하고 있을까? 다음 의미론적, 통사론적과 화용론적 세 방면으로 '或X或Y' 구문을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본고에서 인용된 예문은 특별한 설명이 없으면 BCC 코퍼스에서 발췌하였다.

2. '或X或Y' 구문의 의미론적 의미

bcc 코퍼스를 검색한 결과에 따르면, 'X, Y'는 형용사, 명사, 동사가 모두 가능하다. 다음 사용빈도에 따라 이 세 가지 품사를 분석하겠다.

1) 'X, Y' 형용사일 경우

- (4) 政治环境对中外古今作家创作产生了或微妙或重大的影响。
- (5) 尽管历史学或多或少地具有其他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

예문(4)를 보면, '微妙, 重大'는 이음절이고 '或'의 선택대상이 되는 성분이다. 예문(5)를 보면, '多, 少'는 단음절이고 '或'의 선택범주가 되는 성분이다. '或A或A' 구문에서 A의 음절수와 '或'의 배열 수를 조사하고자 bcc 코퍼스에서 순서대로 100개의 예문을 고찰했는데 그 결과는 아래와 같다.

A의 음절 수		'或'의 개수	
단음절	2음절(2음절이상 포함)	2개	2개 이상
84 (84%)	16 (16%)	97 (97%)	3 (3%)

검색 결과에 따르면, '或A或A' 구문에서의 A는 거의 단음절이고, '或'은 거의 두 개 연속사용 형식으로 쓰인다. 바꾸어 말하면, '或V或V'는 거의 4자어 구조가 된 것이다. 이것은 '或A或A' 구문의 통합 정도가 '或N或N' 구문과 '或V或V' 구문에 비하면, 훨씬 높은 것을 보여준 것이다. 또한 '或A或A' 구문 중의 'A'는 거의 선택 범주를 나타낸다. 그렇다면 선택대상과 선택 범주를 구분하는 이유가 무엇인가? 다음 예문을 보자.

- (6) a 台风、暴雨或大或小, 每年都会降临到深圳头上。
b 暴雨很大 c ?暴雨很小



예문(6)에서 본 바와 같이 '暴雨'는 '小'와 같이 쓰이면 어색하지만 '或大或小' 구문과 같이 쓰일 수 있다. 단독으로 '小'가 쓰이는 경우는 '大'와 상반된 절대적인 명제이지만, '或大或小' 구문은 어떤 범주를 나타낸다. 즉 '暴雨'이라면 '小'라고 할 수 없지만 그 자체도 1등급 폭우, 2 등급 폭우처럼 강도가 달라질 수 있다.

예문을 보면, 선택범주와 선택대상의 차이가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선택대상은 둘 중의 하나를 선택해야 되는데 선택범주는 그렇게 할 필요가 없고 어떤 추상적인 범주를 나타낼 다름이다. 다음에 '或X或Y' 구문 중의 'X, Y'는 선택대상에서 선택범주로 발전된 이후에 '或X或Y' 구문은 어떠한 새로운 의미가 생기는지를 살펴보고자 한다. 다음 예문을 보자.

- (7) 你或多或少都要给他一些。
(8) 孩子或早或晚地都会经历一段和父亲或母亲求同的过程。

예문(7)을 보면 '或多或少'는 상대방에게 많이 주는 것과 적게 주는 것 사이에 하나를 선택하라는 의미가 아니고 극한 많음과 극한 적음 범주에서 선택하는 것이다. 즉, 많은지 적은지 상관없이 원하는 대로 주면 되는 의미이다. 또한 '或多或少'는 원하는 대로 주면 되지만 화자 입장에서 반드시 주면 좋겠다는 의미를 내포되고 있다. 예문(8)도 마찬가지로 '或早或晚'은 이른지 늦은지 주요하지 않고 반드시 그렇게 될 거라는 의미를 나타낸다.

선택 범주는 선택 대상에 비하여 선택 공간이 넓어지고, 상대방에게 자유 선택권을 더욱 많이 주는 것이다. 이러한 전제에서 더 나아가 '或X或Y' 구문은 '어찌되었든 간에', '이렇거나 저렇거나 상관없다'는 의미를 갖게 된다. 다음과 같은 예문도 이러한 구문의 의미를 갖고 있다.

- (9) 回望过去, 只是一个逗号, 或得或失都不重要了。
(10) 宝贝儿难过的东西或人或事就不要去想了。

예문(9)을 보면 '得'과 '失'은 의미가 상반된 동사이고, '或得或失'은 '언든지 잃든지 상관없다'는 의미를 나타낸다. 예문(10)을 보면 '人'과 '事'는 명사인데 상반 관계로 보기 힘들지만 선택범주를 나타낸다. '人'에 '事'를 부가하면 모든 것을 나타낼 수 있다. 즉 '或人或事'는 '사람이든 일이든 상관없이 전부'라는 의미를 나타낸다.

2) 'X, Y' 동사일 경우

- (11) 我奉行自己的想法, 或结束或开始都一样, 一样让人无可奈何。
(12) 明年或去或留, 一切都是个未知数。

예문(11)을 보면, '结束, 开始'는 이음절이고 '或'의 선택대상이 되는 성분이다. 예문(12)을 보면, '去, 留'는 단음절이고 '或'의 선택대상이 되는 성분이다. '或V或V' 구문에서 V의 음절수와 '或'의 배열 수를 조사하고자 bcc 코퍼스에서 순서대로 100개의 예문을 고찰했는데 그 결과는 아래와 같다.

V의 음절 수		'或'의 개수	
단음절	2음절(2음절이상 포함)	2개	2개 이상
69(71.9%)	27(28.1%)	78(81.2%)	18(18.8%)

위 '或N或N' 구문의 분석결과와 비교하면, '或V或V' 구문에서는 'V'의 단음절수가 대폭 증가하였고, '或'의 개수도 점차 두 개 연속사용 형식이 된 것으로 보인다. 간단하게 말하면, '或V或V'는 4자어 구조가 될 추세가 있다. 이것은 '或V或V' 구문의 통합 정도가 높아진 것을 보여준 것이다. '或V或V' 구문은 '或N或N' 구문에 비하면, 다른 차이도 나타난다. 다음을 보자.

- (13) 他们的声誉地位, 仍会有或升或降, 忽沉忽浮的变动。
(14) 人生是一个赌场, 我们随时都在下注, 或输或赢, ……

예문 (13)과 (14)에서의 '升', '降'과 '输', '赢'은 두 쌍의 반대어인데 일정한 정도를 갖고 있는 동사이고, '或'의 선택 범주를 나타낸다. '声誉地位'는 올라가고 내려감에 있어 유동성이 있다. 많이 올라갈 수

3) 'X, Y' 명사일 경우

- 장 나 / '或 X 或 Y'의 구문 의미 고찰 ● 265



문장의 단독성분이라 하고, '或X或Y' 구문은 문장의 단독 성분으로 쓰일 수 있다. 다음을 보자.

- (17) 它赤裸裸地将你的一切展示在众人眼前，(或好或坏)，无法隐私起来。
 (18) 公司的股票价格便会发生变动，(或涨或跌)，从而来反映证券市场对这种消息的感受与反应
 (19) 曾新民平时穿着打扮很朴素，(或警服或中山装)，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

예문(17-19)에서는 '或好或壞', '或漲或跌', '或警服或中山裝'이 각각 앞에 '너의 모든 것', '변동이 일어나다', '차림새가 아주 소박하다'는 것에 대해 보충 설명하는 성분이고, 생략해도 문장이해에 전혀 지장 되지 않는다. 본 바와 같이 '或X或Y' 구문 중 'X'와 'Y'가 형용사인지 동사인지 명사인지 상관없이 '或X或Y' 구문은 모두 문장의 단독 성분으로 쓰이고, 앞의 문장에 보충 설명 역할을 하는 것이다. 이때 '或X或Y' 구문은 문장의 주요 성분이 아니고, 다른 문장 성분과 구조상의 관계도 없다.

예문을 살펴보면, '或X或Y' 구문은 문장 단독 성분으로 쓰일 경우 세 가지 특징이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구조상으로 볼 때, 'X'와 'Y'는 단음절을 취하는 경향이 있고, '或'은 두 번 연속 쓰이는 경향이 있다. 위치상으로 볼 때, 두 문장 사이에 쓰이며, 앞뒤에 선표로 띄어야 하는 성격이 있다. 의미상으로 볼 때에는 앞 문장에 대한 설명 보충 역할을 해준다.

2) '或X或Y' 구문 중 'X, Y'의 통사적 기능 확장

앞에 분석했듯이 '或X或Y' 구문에서의 'X, Y'는 명사와 동사, 형용사가 모두 가능하다. 명사와 동사, 형용사는 3대 품사로서 통사적으로 각각의 역할이 있다. 예문을 고찰하면서, '或X或Y' 구문이 'X, Y'의 통사적 기능을 확장시키는 경우가 종종 나타나는 것을 볼 수 있다. 특히 '或A或A' 구문이다. 다음 예문을 보자.

- (20) a 尽管我们的心头或深或浅地留下过伤痕。
 b *尽管我们的心头深地/浅地留下过伤痕。
 c 尽管我们的心头留下过深深的/浅浅的伤痕。

예문(20) a에서 보듯이 '或深或淺'은 부사어로 쓰이며 '留下'를 수식하는 것이다. 그러나 '深'과 '淺'은 단독으로 모두 '留下'를 수식할 수 없고, 예문 (20) c처럼 '傷痕'의 관형어로만 쓰일 수 있다. 이렇게 보니, '或A或A' 구문의 부사성은 일반 형용사에 비하여 더욱 뛰어난 것을 알 수 있다. 다음 '或V或V' 구문의 통사적 특징을 아래 예문을 통해 살펴보겠다.

- (21) a 一边不停地在欧洲以及东南亚和非洲或捐或助。
 b *一边不停地在欧洲以及东南亚和非洲捐/助。
 c 一边不停地在欧洲以及东南亚和非洲进行募捐，进行帮助。

예문 (21) a를 보면 '或捐或助'는 문장의 술어로 쓰인다. 그러나 예문(21) b에서 보듯이 '捐'助'는 대부분 문장의 술어로 단독 사용되지 않고, 주로 '募捐'나 '帮助'처럼 이음절 어휘로 많이 쓰인다. 이렇게 보니, '或V或V' 구문은 'V'에 비하여 음절이 늘어나기 때문에 술어로 더욱 자유롭게 쓰일 수 있다. 다음 '或N或N' 구문의 통사적 특징을 아래 예문을 통해 살펴보겠다.

- (22) a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边喝着酥油茶，饮着青稞酒，一边聊天，或歌或舞，其乐融融。
 b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边喝着酥油茶，饮着青稞酒，一边聊天，歌/舞，其乐融融。
 c 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边喝着酥油茶，饮着青稞酒，一边聊天、唱歌、跳舞，其乐融融。

예문 (22)에서 본 바와 같이 '或歌或舞'는 단독으로 문장이 된다. '歌'와 '舞'는 명사로서 대부분 단독으로 문장이 될 수 없고, '唱歌', '跳舞'처럼 쓰여야 한다. 이렇게 보니, '或N或N' 구문은 'N'에게 새로운 기능을 부여해 준다. 즉 단독으로 문장이 될 수 있는 것이다.

4. '或X或Y' 구문의 화용론적 의미



코퍼스에서의 예문을 고찰하면서, '或X或Y' 구문은 소극적인 태도를 나타낼 수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23) 我无非只是你生命里或有或无的小插曲。

(24) a 在这里晨夕踱步，或多或少有点首长的感觉。

b *在这里晨夕踱步，或多或少很有首长的感觉。

예문(23)을 보면, '或有或无'는 단순히 '有'와 '无' 사이에 하나를 선택하는 의미가 아니라 중요하지 않다는 의미이다. 화자가 이러한 문장으로 상대방에게 원망하는 마음을 표현하고 싶은 것이다. 예문(24)을 보면, '或多或少'는 '有点'과 같이 쓰일 수 있지만 '很'과 같이 쓰이지 못한다. '有点'만과 같이 쓰일 수 있으니, '或多或少'가 나타내는 의미는 '多'에 비하여 '少'에 더 가까운 것을 알 수 있다. 코퍼스 예문을 보면 '或X或Y' 구문은 항상 '有點' '一點' '有些' '一些' '有一定的' 등 소수 표현과 같이 쓰이고, 다수 표현과 잘 쓰이지 않은 결과가 보인다.

본고에서는 다른 선택 의미 구문에 관련된 연구를 살펴봤는데, 선택 의미 구문은 대부분 소극적인 태도를 나타내는 성향이 있다.李文浩(2009)에 따르면, '爰V不V'는 단순히 '爰V'와 '不V' 두 가지 의미를 합치는 것이 아니다. '爰V不V' 구문은 화자가 상대방에게 '爰V'와 '不V' 두 가지 행위 사이에 하나를 임의로 선택하라는 의미를 나타내고, 화용상 상대방에게 불만의 정서를 전해준다. 刑福义(1987)에 따르면 '要么'는 현대한어에서 선택 의미를 나타내는 중요한 표현이고, '要么~要么~'는 상대방에게 빨리 결정하라고 재촉하는 의미를 가지고 있다.

5. 결론

본고에서는 '或X或Y'구문 의미에 대해 의미론적, 통사론적, 화용론적 세 가지 방면으로 접근하였다. '或X或Y' 구문은 통합정도에 따라 세 단계를 나눌 수 있는데 '或A或A'→'或V或V'→'或N或N' 순서대로 통합정도가 높아진다. '或X或Y' 구문의 의미론적 의미 확장은 '선택 대상을 나타냄 → 선택 범주를 나타냄 → 이러거나 저러거나 상관없다는 것을 나타냄'과 같은 세 단계를 거쳤다. 통사론적으로 볼 때, '或X或Y'구문은 문장의 단독 성분이 될 수도 있고, 'X', 'Y'의 통사적 기능을 확장시킬 수도 있다. 화용론적으로 볼 때, '或X或Y'구문과 같은 구문은 상항 소극적인 의미를 나타낼 수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A+ 着+N”의 의미 구조 고찰

이아형 (이화여대)

[目次]

一. 绪论

二. “A+ 着+N”의 3종 빈어의 의미관계 고찰

2.1 계사빈어(系事宾语)의 의미관계 고찰

2.2 간접사동빈어 (间接使动宾语) 의 의미관계 고찰

2.3 추상사동빈어 (抽象使动宾语) 의 의미관계 고찰

三. 结论

<参考文献>

一 绪论

이아형(2017)에 따르면 <현대한어실용형용사사전>의 1067개 형용사의 1441개 의미항 중 818개 형용사의 935개 의미항이 “着”와 결합할 수 있다.¹⁾ 그 중 “着”와 결합한 후 명사형 빈어를 가지는 형용사 의미항도 433개나 된다. 그러나 “A+ 着+N” 중 N은 동사의 빈어와 달리 그 사용이 일부 단어로 제한되어 있고 의미도 고정적이다. 이에 대해 “A+ 着+N”은 형용사가 “着”와 결합하여 빈어를 가지는 것이 아니고 “A+ 着+N” 중 빈어의 분류에 따라 그 의미 관계가 비교적 고정적인 것으로 판단되며 그 중 주어, 형용사, 빈어 간의 관계에 따라 그 의미 관계가 비교적 고정적인 것으로 판단된다. 따라서 본고는 이아형(2017)의 3장의 빈어 의 통사적 분류에 근거해서 빈어의 의미관계를 조금 더 연구해 보고자 한다.

본고의 연구 범위는 이아형(2017:3장)에 근거하여 “A+ 着+N” 명사형이 아닌 다른 성분은 포함하지 않는다. 또한 형용사는 <현대한어실용형용사사전>의 1441개 의미항 중 “着”와 결합하여 빈어 자리에 명사를 가지는 형용사 의미항으로 제한한다. 또한 관련 언어자료는 모두 BCC(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에서 인용하였음을 미리 밝혀 둔다.

그럼 먼저 이아형(2017)의 “A+ 着+N”의 분류표를 보기로 하자.

系事宾语	间接使动宾语	抽象使动宾语	意动宾语
① 部分类 ② 介宾类 ③ 存在类	① 部分使动类 ② 结果使动类	① 受事类	① 意动类

<表2> 句型“A+ 着+N”中宾语分类表

이 중 “의동빈어(意动宾语)”의 경우 고대에서 유래한 것으로 현대에 새로 생겨난 나머지 세 종류의 빈어와 그 유래가 다르므로 또한 연구 범위에서 제외하기로 한다.

그럼 먼저 “A+ 着+N”의 3 대분류 6 소분류의 예문부터 보기로 하자.²⁾

¹⁾ 본고는 형용사의 여러 의미항의 어법적 성질이 다르기 때문에 형용사의 의미항을 연구 단위로 설정했다.



(1)

a. 계사빈어(系事宾语)의 부분류 (部分类)

但是, 他们懊丧着脸; 但是, 他们轻叹着气。

→但是, 他们脸懊丧着; 但是, 他们轻叹着气。

b. 계사빈어(系事宾语)의 개사빈어류 (介宾语类)

他俩不生气我的嘲笑, 他俩还骄傲着他们的纯洁, 而笑我小孩气呢。

→他俩不生气我的嘲笑, 他俩还 **(为) 他们的纯洁**骄傲着, 而笑我小孩气呢。

c. 계사빈어(系事宾语)의 존재류 (存在类)

炉子上热着一壶酒。→炉子上一壶酒热着。

d. 간접사동빈어(间接使动宾语)의 부분사동류(部分使动类)

萧阳冷静着情绪, 他知道只有冷静的情绪才能让他思考透析, 分析出一点点蛛丝马迹。

→萧阳 **(使) 情绪**冷静着, 他知道只有冷静的情绪才能让他思考透析, 分析出一点点蛛丝马迹。

e. 간접사동빈어(间接使动宾语)의 결과사동류 (结果使动类)

何清的喉咙一下子变的很干。干的疼。沙哑着喉咙。

→何清的喉咙一下子变的很干。干的疼。 **(使) 喉咙**沙哑着。

f. 추상사동빈어(抽象使动宾语)의 대상류(受事类)

郭明清走到人前, 努力镇定着军心。

→郭明清走到人前, 努力 **(将) 军心**镇定着。

위의 예들은 모두 “A+ 着+N”의 구조이지만 그 내부의 의미적 관계는 모두 제각각이다. (1a)는 계사빈어의 부분류로, “A着”앞의 주어부에 전체와 부분의 두 명사 중 하나의 명사가 “A着” 뒤로 후치되어 명사 자리에 위치하지만 후치된 후 의미변화는 없는 빈어이다. (1b)는 계사빈어의 개사빈어류로, “A着” 앞의 개사의 빈어가 “A着” 뒤로 후치되면서 개사가 사라진 경우다. 이 경우에도 후치 후 의미의 변화는 없다. (1c)는 계사 빈어의 존재류로, “A着” 앞에 처소 명사와 동작주 명사가 존재하는 경우 동작주가 “A着” 뒤로 후치되어 빈어자리로 이동한 경우로 역시 의미의 변화는 없다. (1d)는 간접사동빈어의 부분류로 이 빈어의 경우 “A着” 앞의 두 명사가 전체와 부분을 나타내고 부분의 의미가 후치된 후 사동의 의미가 첨가되지만 직접적인 힘의 주체는 존재하지 않고 형용사 량의 변화만 일어난다. (1e)의 경우는 간접사동빈어의 결과류로 이는 “A着” 앞이 사건의 원인 “A着” 뒤의 명사가 결과인 경우이다. 마지막으로, (1f)의 경우는 위의 6종류 중 유일하게 빈어가 “把”자문으로 전환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이 역시도 동작주(施事)가 대상주(受事)에게 가하는 힘이 추상적이다.

따라서 위의 6종류의 의미적 특징을 자세히 고찰해 봄으로써 “A着”의 빈어와 동사의 빈어가 어떻게 다른지에 대해 알아보도록 하겠다.

二. “A+ 着+N”의 6종 빈어의 의미관계 고찰

2.1 계사빈어의 의미관계 고찰

계사빈어는 전체 빈어 예문 501개 중 340개로 67.9%를 차지하는 가장 비중이 높은 빈어 분류이다. 계사 빈어의 소 분류로는 부분류, 개사빈어류, 존재류가 있다.

2) 예문은 <현대한어실용형용사사전>을 근거로 작성되며, ‘형용사의미항 (의미항의 의미): 예문’으로 구성된다.



会。

d. 脏 [有尘土、汗渍、污垢等；不干净]：一天工作下来，更是满身污垢，无处清洗，也只好**脏着身子**回去。

위의 예(3)은 계사빈어 부분류의 전형적인 예이다. 그런데 그 중 일부는 (2b-e)처럼 환유적 표현으로 전환되기도 한다. 이런 표현은 한국어에서도 환유³⁾적 표현으로 많이 쓰이고 있는 방법이다. 임지룡(2008:233-275)은 ‘기쁨’과 ‘슬픔’의 개념화 양상에 대해 사람들은 신체의 생리적 반응으로 감정을 파악하거나 구체적인 대상으로 추상적인 감정을 파악하는 경향이 있다고 주장한다.

그 신체적인 표현 양상은 다음과 같다.

(4) a. “이거 적지만 쌀말이나 사가지고 두 집에서 갈라 묵으려.” **여자의 얼굴이 빛났다.** (박경리 1993:248, 『김약국의 딸들』, 나남.)

b. 소련 장교와 통역관을 번갈아 쳐다보는 그의 **눈동자는 생기를 띠어 왔다.**(전광용 1997: 171, 「꺼비판 리」, 『한국현대대표소설선』 9, 창작과 비평사.)

c. 무엇인가 사무치며 치밀어 올라 **목이 뜨겁다.** 그것은 희열이었다.(최명희 『혼불』 3.)

d. 이제 왔어? 두 시간이나 기다렸다. 기쁨으로 **얼굴까지 벌겍게 달아** 있었다.(KCP.)

e. “아닐세, 사람을 알아보지 못하시니까 그대로 괜찮네.” 송중원의 **얼굴이 어두워졌다.** (조정래 1994: 330, 『아리랑』 8, 해냄.)

위의 예(4)은 신체의 일부 표현이 그 사람의 감정 전체를 표현하는 환유적 표현이다. 위의 표현이 “A+ 着+N”에서도 빈번하게 일어나고 있다.

이로 볼 때 위의 부사 자리에 쓰이고 있는 “A+ 着+N”의 경우 환유의 방식이 주로 사용되고 있는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일단 기본적으로 “A+ 着+N”이 부사 자리에 사용 될 때는 기본적으로 施事が 주어, 施事の 부분이 빈어 자리에 들어가는 구조로 술어 자리에 오는 동사의 동작을 꾸며준다.

施事の 전체 + (A + 着 + 施事の 부분) + v

그런데 동작주(施事)의 부분이 “A着”의 뒤로 후치될 때, 형용사 자체가 원래 빈어를 가질 수 없기 때문에 환유의 방법으로 의미를 나타낼 수 있는 부분들이 뒤로 후치되게 되며 이렇게 의미적으로 먼저 형성된 후 “A着”의 뒤로 후치되어 빈어의 자리로 옮겨 가더라도 의미의 변화가 일어나지 않는 것이다.

또한 이들은 형용사의 기본의보다는 파생의가 주로 사용되고 있으며 기본의가 사용될 경우에는 환유의 기법이 더 적극적으로 사용됨을 볼 수 있다. 기본의가 사용된 예를 다음에서 살펴보자.

(5) a. 火红 [像火一样红]：她**火红着脸**否认。

b. 白1 [像霜雪的颜色]：王强**白着脸**色听完了小滑子的叙述。

c. 红1[像鲜血或石榴花的颜色]：鲁大掂着手里的枪，**红着一只眼睛**冷笑了两声。

(5a)는 ‘火红着脸(얼굴이 빨개진 채로)’는 화가 날 때의 신체 반응이고, (5b) ‘白着脸色(얼굴

³⁾ 환유적 개념에 대해, Lakoff & Johnson(1980:35)에서 “환유는 한 실체를 사용하여 관련된 다른 실체를 지시하는 것이다.”라고 하고, Kövecses & Radden(1998:39)에서는 환유는 동일한 영역 안에서 ‘매체(vehicle)’가 ‘목표(target)’에 정신적으로 접근하는 인지과정이라고 했다.



이 새하얘져서)’는 당황하거나 공포스러운 감정을 느낄 때의 신체 반응이며, (5c) ‘红着一只眼睛(눈이 붉게 충혈되어서)’는 냉소 할 때의 주어의 신체 반응이다. 얼굴이나 신체의 일부가 그 색깔로 변함으로써 동작주(施事)의 감정을 표현하는 것이다.

부사 자리의 계사빈어 부분류의 기본 의미 구조는 “施事+ (A+ 着+ 施事的部分) + 动作”이고 계사빈어의 부분류는 후치 되어도 “A+ 着”앞에 있을 때와 큰 차이가 없지만, 일부 특히 신체부위를 나타내는 부분류 빈어의 경우 “A+ 着”와 결합하여 환유의 방법으로 신체의 변화를 나타내는 방법으로 동작주(施事)의 감정을 표현하기도 한다.

.....

关于“会”的一种特殊用法的考察

刘亚菲（首尔大学）

〔 目次 〕

- 一. 引言
- 二. 类型学的相关研究
- 三. 相关成分出发的意义分析
- 四. “会”的性质及使用条件
- 五. 余论
- <参考文献>

一 引言

现有的关于“会”的研究大多认为它主要表达能力和可能性两种意义。可是在实际使用中却存在一部分用现有的两种意义无法解释的情况。例如：

（1）武步云瞪大了眼，真佩服孙长荣会想出这馊主意。

句中“会”后出现的是已经发生的现实性事件，与能力或者可能性意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种句子只有王晓凌（2002）和王晓凌（2007）注意到并进行了解释。两篇论文认为一些句子的谓语动词是“没想到、想不到、原以为”时“会”表示最终的结果与说话者的预期相反，把这种“会”命名为“反预期标记”。虽然这一看法可以用来解释很多相关现象，可是我们仍可以在语料中发现一部分无法解释的句子。

（2）洪毅国有些后悔自己居然会找他商量这件事，摆明了就是找错对象了。

句中的谓语动词是“后悔”，它并不表达说话者预先进行判断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考察语料中“会”这种无法简单地用能力或者可能性进行解释的句中，找出这些句子的类型并说“会”表达的意义及其性质。

二 类型学的相关研究

虽然在汉语研究学界没有足够的相关研究，可是国外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却有大量的关于这一现象的讨论，因为其他语言中也大量的存在与汉语“会”的特殊用法相对应的表达。例如：

（3）Me alegra que sepas la verdad. Lunn(1995)
me it pleases that know+2SG+SUBJ the truth
(我很高兴你会知道事实。)

（4）It is surprising that he should be a teacher.
(让人吃惊的是他竟然是个老师。)

印欧语系语言中动词根据动作描写的情况的真实性与否则有不同的屈折形态。一般来说，如果是客观的描写某一真实发生的事件采用直陈式，而不是真实事件时则采用虚拟式。可是这并不是完全绝对的。西班牙语例（3）中对方知道某事实是真实的事件，可是动词却是虚拟式而不是直陈式。英语中表达虚拟语气的手段已经大量消失，可是还存在一些类似例（4）的句子。“should”

表达的并不是它的本义“应该”。

对于这些的用法最有影响的最早研究是Kiparsky & Kiparsky(1971)。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一部分动词允许它们的宾语是一个从句，他们发现谓语动词的不同对从句的真实性有不同的要求。使用有的动词时就自然蕴含着从句表达的命题为真，而有的动词却完全相反。之后Bybee(1994)和Lunn(1995)发现从句的真实性与否并不是决定动词使用直陈式还是虚拟式的关键，他们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说话者，如果说话者对从句表达的事件进行断言则需要使用直陈式，反之则使用虚拟式。表达说话者心理态度(evaluative)的动词的宾语从句中都是使用虚拟式的。Givon(1995)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类情感(emotive)动词。主句中为情感动词时，宾语从句中直陈式和虚拟式都可以出现，可是虚拟式从句用上可以突出说话者的情感态度。

三 相关成分出发的意义分析

再来看汉语中“会”的使用与印欧语虚拟式的特殊用法非常类似。“会”后描写的事件都是已经成为既成事实的，所以说说话者不用再对其发生的可能性进行预测。那么汉语是否也能用类型学的相关分析进行解释呢？我们根据“会”出现的句子的句法环境进行了分类考察。

第一，“会”处于宾语从句中，主句的谓语是动词。主句的动词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感知动词，要求宾语从句表达的命题必须为真，如“想不到、没料到、不觉得、不懂、早明白、很难+感知动词”等；一类是表达情感评价类的动词，也要求从句必须是既成事实，如“吃惊、后悔、责备、庆幸、羡慕、感谢、佩服”等。前一类的从句中表达的命题一般与说话者或者主语的预期相反，而后一类则没有这种要求，不需要说话者和主语对其进行提前的预测，对命题也不一定持意外的态度，可以是认同等。例如：

(5) 自己回头看都佩服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耐性。

第二，“会”处于宾语从句中，主句的谓语中心是形容词。对于形容词后出现另一小句的结构和性质问题，伊藤大辅(2007)曾经有过论述。他研究了“高兴”带小句宾语的情况，把这种句子中的“高兴”称为“叙实性谓词”。即“高兴”虽然是形容词，可是可以带小句宾语，且小句宾语中描述的事件必须是既成现实。其实这些句子中是可以加入“会”的。

(6) 不过我很高兴会在这里遇上你。

如上文所述例(6)的小句宾语描写的是已经成为既成现实的“叙实性”事件，那么表达可能性意义的“会”的使用就与其产生矛盾，因此这里的“会”表达的并不是可能性。其实除了伊藤大辅(2007)的研究对象“高兴”以外，汉语中还有很多可以带小句宾语的“叙实性”形容词。如“奇怪、好奇、伤心、惭愧、抱歉、开心、满意、骄傲”等。具体用例如下：

(7) 真遗憾我们会在这样的结局下见面。

(8) 刘四爷很满意会有这么多人来给他磕头祝寿。

这些“叙实性”形容词与前面第一类句子的情感评价类动词表达的意义基本相同，都是说话者对现实性的某事件产生的某种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是一种对事件的主观性评价，而“会”的使用可以将该态度表达得更突出，起到强调的效果。

第三，句子是简单形式，“会”前有固定常出现的一些副词。这种类型的句子与印欧语典型的虚拟语气的出现条件不同，因为虚拟语气一般是出现在从句中的。可是根据类型学的调查，一些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土著语言中也存在类似于虚拟语气的用法，可是它的范围更广，只要说话者认为该句是非现实性的事件，那么就需要使用非现实的标记（如命令句）。例如：

(9) hús-ba?a-sayi-k'awih-sa?

ADM-1+BEN+IRR-name-know-PROG

(他竟会知道我的名字。)

美国土著Caddo语的例(9)中,虽然句子描述的事件是既成事实,可是因为出现了表达意外意义的前缀,所以使用的不是现实性的标记,而是非现实的。因为对于说话者来说,通过将其变为非现实的事件可以突出自己意外的态度。与其对应的汉语表达也可以做类似的分析。虽然这种句子不符合典型的虚拟语气的句法条件,可是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来看,表达的又是相同的功能。因此我们认为汉语中应该把对这种“会”的用法的考察对象扩展到非宾语从句的范围。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些句子都有一些表达类似语义的副词出现,如“竟然、居然、偏偏、怪不得、难怪”等。张谊生(2001)把这种副词从一般的语气副词细化到评注性副词的范畴,他认为评注性副词不是单纯的修饰句子的谓语,而是表达说话者对句子整体的一种评价,把它们看作是高一层的谓语。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一类型的句子与上文中谈到的第一类情况是异曲同工的。

(10) 别人不来的地方他偏偏会来,这真是不幸。

(11) 怪不得会觉得冷,原来暖气都是凉的。

第四,句子是简单形式,是一部分特殊句型。这种句子都是特指疑问句。从句子描述的事件或者状态的事实性角度看,特指疑问句表达的对象都是已经成为既成现实的,因为只有成为已经存在着的现实,说话者才能针对其中的一部分对听话者进行提问,如询问发生的原因、地点、方式等等。特制疑问句允许特殊用法的“会”的出现。例如:

(12) 你为什么会去看这些评论呢?

(13) 以萧峰的伤势,跳下去应该跑不远,为何会一下子消失了?

这种“会”的使用也能从类型学的角度找到对应的情况。如上文谈到的美国土著Caddo语中存在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区分,根据句子的现实性与否强制使用相应的标记。在该语言中,选择问句、正反问句使用的是非现实性标记,而特指问句则相反,使用现实性的标记。只是汉语中“会”并不是特指问句的强制性必有成分,可以被省略。当使用“会”时可以明显传达说话者意外、疑问的主观态度,而“会”不出现时,则是对某事件进行的客观性提问。句中使用“为什么、何以、怎么”等对原因进行提问的情况最容易加入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因此在这种类型的句子中也最常见。

四 “会”的性质及使用条件

在讨论汉语“会”之前,我们仍可以先参考一般语言学的研究成果。Bybee(1994)曾分析了不表达情态意义的,即表达虚拟语气的“should”的语法化过程。具体如下:

a1. The churches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教会之间应该互相学习。)

b1. It is essential that on this point the churches should learn from each other.

(在这一点上教会之间应该互相学习是必须的。)

c1. It is inevitable that Peter Ustinov should join the exclusive four-star club by writing, producing, directing and starring in one film.

(凭借独自编写剧本、制片、导演和主演一部电影Peter Ustinov加入四星级俱乐部是必然的。)

d1. It is funny that you should say that.

(很滑稽你会说到那个。)

“should”在英语中本来是典型的助动词,表示义务、责任,有“应当,应该”的意义,如例

(a)。可是当它在从句中使用时，因为句中有其他表达义务、责任意义的成分，所以“should”的本义变弱，如例句(b)。如果主句中出现了弱义务、责任意义的成分，“should”的本义就变得更弱，如例句(c)，这时“should”可以替换为“would”。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主句中出现了与义务、责任完全无关的成分，“should”就不再表达任何意义，只一种语法标记，表示该句为虚拟语气。

汉语“会”的使用也可以对应于这一语法化过程，本来表达可能性意义，之后出现在宾语从句中可能性意义变弱，然后主句中不表达可能性意义的成分后意义变得更弱，最后主句中的成分与“会”的可能性意义完全无关，“会”的语义完全虚化，成为一种虚拟语气的标记，不再行使其语义功能而只有语用功能。例如：

a2. 北京也会发生这事。

b2. 没想到北京也会发生这事。

c2. 很吃惊北京也会发生这事。

d2. 很高兴北京也会发生这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汉语中“会”也存在表达虚拟语气的功能，在与一部分成分共同使用时，它已经完全找不到表达可能性语义的功能了，可以看作是虚拟语气的表达手段。这种“会”的使用条件主要如下：

第一，句子的谓语动词的事实性（要求从句表达的命题必须为真）和情感评价性决定了“会”的意义和功能。当没有相关的特殊成分时，句子中的“会”一般要分析为表达具有能力或者某事有发生的可能性。而出现了上文谈到的特定的动词、形容词、副词，或者句子是疑问句时，“会”一般不表达典型的助动词意义，是一种语义虚化了的虚拟语气表达的手段，它可以突出相关成分表达的说话者的主观态度。

第二，“会”的省略与否与其表达虚拟语气的强度有关。即虚拟语气越弱，“会”就越不能被省略，在这些句子中“会”仍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表达部分可能性的意义。而虚拟语气较强时，省略“会”后句子仍然成立。只是使用“会”后说话者的态度可以表达得更清晰。

(14) 很多人没想到我*(会)拿奖。

(15) 我也惊叹?(会)有这种奇异的事情。

(16) 她恨自己怎么(会)这么笨。

第三，当句中使用“了”时，“会”不能出现。这主要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会”本来是表达可能性意义的，“了”表达的必然是现实性的事件，“会”会与其产生意义冲突。其次，“会”行使虚拟语气的功能时，句子整体是非现实性的，自然与“了”的现实性不相容。

五 余论

本文参考类型学研究的相关成果讨论了汉语中一种特殊用法的“会”。认为它与其他语言中表达虚拟语气的手段非常类似，语法化的途径也与英语的“should”基本相同。可是因为条件有限，没有从历时的语料中寻找相关的证明。在后续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展开。

2017年度韩国中语中文学秋季联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 12日 (星期日)

10:00-11:30

语言学 分科 3-2 (205號)

主持：朴应哲(延世大学)

殷寄明(复旦大学)

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刍议

曹峻冰(四川大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第5版、第4版的错误订正与存疑

劉雅芬(輔仁大学)

從認知隱喻看漢語核心詞「長」雙音節詞的語義形成

周碧香(國立臺中教育大学)

融合與新生—從Yama - rāja看佛教詞語的漢化

朱纪霞(忠北大学)

副词“简直”的词汇化及认知语义分析

引言

“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前贤所未言，故本文先述其定义，以明畛域，并揭橥其本质规定性。继之以个案分析——笔者从《同源字典》¹⁾、《古汉语反义词词典》²⁾、《汉语同源词大典》³⁾中归纳出250个单音词，它们可组合成125个合成词，据音义线索进行推源分析，断定为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根据语义标准将这些词划分为同义联合型和反义联合型两大类型。最后对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的产生原因作一浅近分析，以祈就正于方家。

一、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的定义

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是由两个出自同一语源的词根联合而成的合成词，是合成词的一部分。

传统词汇学认为，双音节合成词根据词根与词根的逻辑关系可分为主从式和并列式两类。并列式，或称联合式，两个词根的语义有相同、相近者，如“门户”、“恐惧”，亦有相反、相对着，如“黑白”、“夫妇”。从语源学的角度，联合式合成词可划分为非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和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两大类，后者的特殊性就在于两个词根出自同一语源。如：

“存”和“在”。“存”，存在。《玉篇·子部》：“存，在也。”《易·系辞下》：“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公羊传·隐公三年》：“有天子存。”何休注：“存，在。”“在”，存在，义与“存”同。《说文·土部》：“在，存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臆兵法·见威王》：“战胜，则所以杂亡国而继绝世也。”《淮南子·原道训》：“无所不充，无所不在。”高诱注：“在，存也。”二词可联合为“存在”。《礼记·仲尼燕居》：“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唐孔颖达疏：“仁犹存也。君子见上大猷四焉，知礼乐所存在也。”清顾诒禄《满庭芳·芍药》词：“廿载音尘如梦，风流散，半没荒烟，空存在，青袍未换，霜鬓杜樊川。”按：“存”之上古音从纽文部，“在”者从纽之部，双声，文之通转。二词之音为同一音节的规则性变化音。音义两方面的亲缘关系可证明“存”和“在”出自同一语源。

再如：“进”和“退”。“进”，前进。《玉篇·辵部》：“进，前也。”《周礼·夏官·大司马》：“车徒皆作，遂鼓行，徒衔枚而进。”郑玄注：“进，行也。”《诗·大雅·常武》：“进厥虎臣，阍如虓虎。”郑玄注：“进，前也。”“退”，后退，义与“进”相反。《玉篇·辵部》：“退，却也。”《易·大壮》：“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唐杜甫《塞芦子》诗：“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二词可联合为“进退”。《易·系辞上》：“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诗·大雅·桑柔》：“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按，“进”之上古音精纽真部，“退”者透纽物部，精透邻纽，真物旁对转，二词根之同源关系可以认定。

以上所述涉及语源学中的语源、同源词、上古音及语音通转问题，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此作一简略交代。

语源，一称“词源”，又有“语原”、“语根”、“词的内部形式”等别名。于其内涵，前贤时彦屡有探讨。笔者曾在《语源学概论》中作出界定：“语原是文字产生之前口头语言中语义与语音的结合体，是后世语言中的语词音义的历史渊源，是语词增殖、词汇发展的语言学内在根据。”汉字发明之前，已有汉语。有了文字才将口头语言中的语义转化为书面文献语言的语义，义—音—形是其产生顺序。语源包涵音和义两个要素，故同源词与单纯的同音词、同义词有别。词也是音与义的结合体，一个词固然有它的语源，但语源是若干同源词所共有的，因此词与语源二者亦有别。汉语语源的形成（或者说汉语语词音义的结合）有三种情况。一是约定俗成，二是同源派生。如

1) 王力著，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10 月出版。

2) 张端城 谭世勋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年 5 月出版。

3) 殷寄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出版。

“鱼”和“渔”，前者为原生词，音与义的结合是约定俗成的，它是“渔”的源词。“渔”为同源派生词，其音与义的结合受到源词“鱼”的制约。三是拟音，即模拟人类惊呼、感叹、物体碰撞等声音。

同源词即由同一语源所衍生的词，在语音上具有相同或相通之特征，在语义上则有相同、相反或相对、相通之特征。

同源词的判定必须以上古音为依据。关于上古音的声纽和韵部，各家说法不一，然属大同小异。我们采取的是依据一家、个别问题个别解决的方法。笔者在研究实践中，凡上古音声纽、韵部的分立及通转规则皆依据王力先生《同源字典·同源字论》说，唯余纽（喻四）归属问题，兼采董同龢先生“有舌根音一类”说。

二、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的类型

根据词根与词根的语义关系，同源词根联合式合成词可划分为同义联合和反义联合两大类。

（一）同义联合型

同义，也包括语义相近。现胪陈所考个案于下，限于篇幅，语义亲缘关系分析从略。限于篇幅，个案只收前20例。

- 1、柔：日幽，弱：日药⁴⁾。双声，旁对转，合成“柔弱”。
- 2、掠：来阳，夺：定月。旁纽，通转，合成“掠夺”。
- 3、倨：见鱼，傲：疑宵。旁纽，旁转，合成“倨傲”。
- 4、尝：禅阳，试：书⁵⁾职。旁纽，旁对转，合成“尝试”。
- 5、关：见元，键：群元。旁纽，叠韵，合成“关键”。
- 6、聚：从侯，积：精锡。旁纽，旁对转，合成“聚积”。
- 7、粗：清鱼，糙：清幽。双双，通转，合成“粗糙”。
- 8、偏：滂真，颇：滂歌。双声，旁对转，合成“偏颇”。
- 9、和：匣歌，谐：匣脂。双声，旁转，合成“和谐”。
- 10、伦：来文，理：来之。双声，通转，合成“伦理”。
- 11、吝：来文，嗇：山职。邻纽，通转，合成“吝嗇”。
- 12、认：日文，识：书职。旁纽，通转，合成“认识”。
- 13、琐：心歌，碎：心物。双声，旁对转，合成“琐碎”。
- 14、觉：见觉，悟：疑鱼。旁纽，旁对转，合成“觉悟”。
- 15、混：匣文，合：匣缉。双声，通转，合成“混合”。
- 16、陈：定真，列：来月。旁转，旁对转，合成“陈列”。
- 17、辗：端元，转：端元。双声，叠韵，合成“辗转”。
- 18、贪：侵透，婪：来侵。旁纽，叠韵，合成“贪婪”。
- 19、遗：余⁶⁾微，失：书质。旁纽，旁对转，合成“遗失”。
- 20、奢：书鱼，侈：昌⁷⁾歌。旁纽，通转，合成“奢侈”。

（二）反义联合式

这一类型包含语义相反、语义相对两个子类。

相反类：

- 1、出：昌物，入：日缉。旁纽，通转，合成“出入”。

⁴⁾ 依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药韵与《同源字典·同源字论·韵表》中的沃韵相对应。

⁵⁾ 书纽与王力《纽表》中的审纽相对应。

⁶⁾ 余纽即《同源字典·同源字论·纽表》中的喻纽。

⁷⁾ 昌纽与王力《纽表》中的穿纽相对应。